

陳澄之著：慈禧西幸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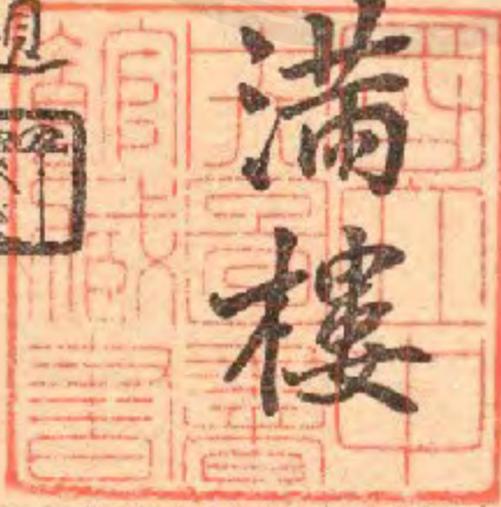
山雨欲來風滿樓

百新書店發行

陳澄之著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丁曉先題



慈禧西幸記之一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	光緒廿六年八月初一日	一	一七	私情私恨	七九
二	榮祿的來信	五	一八	聶士成之死	九一
三	「義氣干霄」	九	一九	吳縣洪第	九八
四	各安本業以靖地方	一五	二〇	北京的另一女皇	一〇四
五	直督裕祿在天津	一九	二一	沐猴而冠	一〇八
六	朝冠·補服·紅裙	二三	二二	白玉牝	一一四
七	杉山之死	二九	二三	掙扎在毀滅裏的生之追求	一二〇
八	創千古未有奇聞	三三	二四	光緒皇帝三秩萬壽的前夕	一二六
九	五月二十三日	三八	二五	昨夜歡笑今宵悲切	一三三
一〇	悲劇的掀起	四一	二六	國事如麻人事如煙	一三九
一一	閏八月的不祥	四七	二七	陰鬱中的病態	一四四
一二	假造的外交團照會	五二	二八	這是什麼世界	一四九
一三	勝利的希望	五七	二九	皇帝的小偷兒	一五四
一四	黑暗中的北京	六一	三〇	蘭兒之幸	一五九
一五	貴山和尚	六七	三一	莠言亂政之罪	一六五
一六	清末一佳人	七四	三二	兩位忠良大臣之死	一七〇



一 光緒廿六年八月初一日

初秋時分是中國西北的雨季，關中一帶全憑仗着這季節裏雨量的多寡，來斷定農收的豐歉與民生的安否。但雨量太多，傷棉；太少，二麥無望。事實上亞洲內陸如中國西北陝甘一帶，每年那裏能有恰到好處的雨量呢？結果「十年一小旱，五十年一大旱」，成了西北各地靠天吃飯的人們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定例。我們祇要稍微回憶一下，過去短短四五十年間，陝甘二省大小旱荒，又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了。

真的，也祇不過是四五十年前的一個秋天。氣節已經過了處暑，而氣候還是那麼悶熱。糧價一天天地往上漲，這一年的旱象早已形成了。從小滿以來的四個多月，始終沒有下過一滴雨；可是決沒有料到亢旱的程度這麼嚴重，因此關中各地無不人心惶惶。省城四郊不斷地發生盜案，甚至於鬧得西安城裏居然有白晝行劫的，這還了得？官廳一面加緊城防，一面調派兵勇分駐四城，檢查出入城門的宵小閒雜人等。這麼一來，地方上並不見得因此安逸，反而苦了人民，無形中爲老弱殘兵多關了好些勒索敲詐強取霸奪的門徑，我們不必過分地往壞處想，至少那班派駐在四城的兵勇每天的鴉片烟資，諒來終可以敲自出入城門的商賈行人。

這天是前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陰曆八月初一日。天色剛亮，四城洞開。這時候來往行人極少，東門值班的一兩名兵勇，抱着破爛的洋槍倚在城門洞裏，拖着兩行鼻涕正在打盹，還接二連三地打呵欠，打寒噤。一陣輕捷的脚步，走過他們的面前。他這才懶洋洋地把眼睛亂揉了一陣，睜得圓圓的，看到有兩個挑担子的鄉下人，已經進了城走下去一兩丈遠了。

「唉」，一個瘦黑得像木乃伊，天生就了滿面孔橫肉的兵勇，看見那兩個已經闖進城去的鄉下

人，這樣一聲喊住了他們。那兩個鄉下人聽到他的一聲「唉」，便趕緊歇下了担子，回轉身來呆立着。他一面拉長了脖子，咳吐出一口濃痰；一面向他們擺了擺手，喊着「回轉來！」

「老總，你開恩，」那挑了一担蘿蔔的老者，回到「木乃伊」的面前，堆下一臉孔不尷不尬的笑容道，「今早進來沒有挑什麼好吃的，所以沒敢驚動老總，便一直挑過去了，老總包涵。」

「木乃伊」的紅邊火眼翻了翻，又揉了揉，把另一個年青的鄉下人打量一陣，這才對他的夥伴扭一扭嘴說：「標爺，你看那小子木桶裏盛的是什麼？」

「好，好小子，一担鯉魚！」標爺隨手從桶裏提起一尾活躍活跳的大鯉魚，在手裏三躍四跳地便又跳滑到桶裏去了。他也不再伸手去捉，却陰陽怪氣地說，「這一担足有五六十尾，真是好利錢——好吧，咱們也不想白吃你的，賣給咱們兩條，要大一點兒的！」

「根娃，你就送老總們一尾，」老者勸那年青的鄉下人，「我們趕路要緊，別在這裏就誤了事。」

「不行！」根娃撇着嘴。

「不行？」這一下可把「木乃伊」逗火了，舉起右手惡狠狠地像煞是要打人，其實祇是舉起手來抹乾淨了自己臉上的兩行鼻涕，「這小子準是革命黨化裝的——查！」

「查！查就查，」根娃的肝火也不小，當即擺開了八字步，站立得穩穩的，雙手緊叉着腰，「反正我沒有犯法，怕什？」

「標爺你錯了，」鬼計多端的「木乃伊」真促狹，倚在城磚上獰笑着道，「何必搜查那小子的身上，你活了這麼大，就沒有聽過『魚藏劍』麼？他的秘密一定藏在魚肚子裏！把這兩桶魚的肚皮，一條條的剖開來查！」

「祇要你有種，你剖，你剖，你膽敢一尾尾地剖開……你剖，你剖……」根娃的臉都氣黃了。

「呃，小子，你倒反而比咱橫？」「木乃伊」的火眼轉了轉，「咱倒要看看你的橫勁兒——小

子，看誰拚得過誰吧。今天咱是辦你辦定了，且問你這兩桶鯉魚那裏來的？」

「怎麼？這魚是那裏來的麼？渭河裏捕來的！」根娃怒吼了起來。

「好，渭河是誰家的？」

「難樣不成是你府上的？」

「嗨，你別俏皮，——雖不是咱家的，却是皇帝家的吧？小子，沒有說的了，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現在正是皇上用着咱的時候了。這桶鯉魚既是皇帝家渭河裏的鯉魚，咱們爲皇上捉賊，小子，你說，我看你還有什麼可說的？這魚是賊贓，你小子是賊，是國賊！……」

「根娃，根娃！」那鄉下老者急了，「你又闖禍了，昨天你爹怎麼關照你的！」

「我不怕，老爹，你先走，」根娃始終硬到底，就沒有把「木乃伊」們放在眼裏。「你去告訴方太爺，就說我的一担鯉魚和我本人都被城門口兵勇們扣住了。」

「木乃伊」一聽到「方太爺」三個字，混身冷了半截，連打了兩個寒噤，呵欠却早已跑掉了。他這時似乎清醒了不少，來往的人也多了起來，剛好一輛賣蒸饅的車子由他身邊推過，他隨手拿了一只沒精打采地吃着。

「咱就想到了，已經早了這麼長久，老百姓連包谷都沒得吃的，誰還吃得起鯉魚？就知道是有緣故的。」標爺說到這裏，溫和地插問了這麼一句：「那個方太爺？」

「就是端大人公館裏的廚師，方大鼻子。」老者的聲調比先前響亮得多，這也許是剛升起來的陽光，增加了他的精神。

「走吧，快點走吧！」標爺拍了拍根娃的肩膀，笑迷迷地：「我說你老哥一清早那來還麼大的火氣，原來……哈……哈……開開頑笑的呀，你倒當了真，走吧，時候不早啦。」

就在這個當兒，東大街上湧來了一大羣奇裝異服的男女，簇擁着一乘八人大轎。穿過了東門，直

往東關外奔馳而去，沿街商號、店家無不設案，點燭，焚香，一路上的行人莫不就地膜拜。

「郭娘娘保佑！」那鄉下老者把一擔蘿蔔放在一家小店門口，趕緊跪在地上，對那去遠了的八人大轎拜迎拜送，口中念念有詞；直到那一羣人消失了，街頭恢復了常態，他老人家還一直跪在那裏，不敢抬頭，那條灰白了的細辮子由腦後溜垂在地上。

郭娘娘，就是義和團晉陝頭目郭敦源的七姨太太。這位姨太太是郭頭目半年前稅駕咸陽由當地義和團恭獻的。郭敦源便派這位新歡在關中各地設教收徒。當時護理陝西巡撫布政使端方端大人也得讓她三分，這就無怪乎西北人民對她畏之敬之，視同神明，供奉無微不至，呈獻惟恐不週了。可是這一响京裏傳來的消息不妙，甚至於說是洋兵攻打下了北京，皇太后皇上已經化裝逃到了保定。更有膽大一點的人民傳說，聖旨已下：朝廷決心杜絕義和團的邪惡，並且要淨除亂民們根株，所以各地官長不久便要嚴拿首要，解除脅從。

郭爺的七姨太太看到風頭不對，她既是女流，况又無知，一時沒了主意，祇有一走了事。這天星夜裏，她由咸陽啓程，晨初道經西安，直奔山西介休她的丈夫的巢穴義安村。沿途自有鄉愚義衆熱忱供應，這不用操心的。地方官員一則脅於義民勢衆；再則當時正式旨諭尚未傳遞到省，樂得顛預委蛇，置之不問。

當時西安城裏轟亂了一個上午，滿街滿巷人頭攢動，無非是爭看郭娘娘的慈顏。怎奈她心中有事，未便停留，實際上雖未擾民，却已騷動了全城。

根娃挑着那一担鯉魚進了城之後，在人堆子裏擠來擠去，要想走快一步都不可能，有時還要停息下來，等街頭人衆鬆散些兒再往前走。她這一担鯉魚挑送到西大街端大人府的后門口，已經是響過午砲一陣子了。

二 榮祿的來信

端方病了，已經臥病了兩三個月。過了五月端午直到目前，他還沒有下過簽押房，許多重要的公事都是在公館裏簽署的。端大人害的究竟是什麼病？外人知道的很少，而他的親信却又諱而不言，似乎他的病是一種不平凡的病。

在他得病的前夕，連夜趕辦了一樁像煞無關輕重的姦殺案件，主犯是郭敦源七姨太的乾兒子，他在西安南郊何家堡上霸佔了王姓農家的一個童養媳。日久了，引起了全村的公憤。某夜，大家一齊心便把郭娘娘的乾兒子活捉了綁送到長安縣。縣太爺沒了主意，一則怕動了衆怒，再則深知義和團不是好惹的。這件案子終於推到了護理陝西巡撫布政使衙門裏來。端大人胸有成竹，深知皇太后正要借重義和團來扶清滅洋。便不問青紅皂白，就隨隨便便地把主犯釋放了。在主犯被釋放的當天夜裏，何家堡王家的那童養媳被義和團衆砍死了。

這麼一鬧，轟動了全城，布政使衙門口擠滿了人，當時端大人正在簽押房裏，命令黃伯誠黃師爺寫一封信去天津，向一位候補道追討積欠兩三年的一筆借款。

「你在信裏告訴他，這筆款項的數目固然不大，但累年積月的利息合計起來，也就着實可觀了。告訴他：把這筆手續早清了，我才肯替他寫封介紹信給禮部尙書啓大人。」端方吩咐完了，才要站起來，黃伯誠趕緊把案上一隻大信封呈遞了過來。

「這是內閣學士那大人的一封私函。」黃伯誠接着說，「昨天寄到的京報上，那大人新近榮兼了禮部侍郎。」

「那桐的運氣不錯，祇是一直在京裏呆着，太清苦了。」端方把信封瞥了一眼，並沒有抽出信來

看，便乃舊往案上一擄，「他信裏說什麼？」

「他說，他說，……他說局勢很不好……」

「怎麼不好？快說呀！」

「他說，他說……那大人說，……同情義和團的人都被抓了起來！……京城裏一日數驚，北方各地亂民四起。……那大人的字裏行間，似乎說朝廷始終還沒有拿定主意！……」黃伯誠這時聽到遠處人聲鼎沸。這鼎沸的人聲約摸就在衙門口的廣場上，他凝了凝神。然後低低的喚了端大人一聲道：「午翁，那大人打算把家眷往上海送；並說，苟臨時萬不得已的話，也許他要讓家眷逃難到陝西來。」他說，那時候要請你老多加照拂。」

「噢，——局勢竟會一下子變到這個地步？」端午橋是多麼機警的一個脚色，他先爲這消息一驚，但臉上毫無驚異之色；終於沉靜冷淡得若無其事。微嗽了一下，望了他這年老的親信一眼，道：「我早就料到義和團是成不了大事的。伯誠，你想，以邪服正，豈能經常？興清則可，何必滅洋？清之興與不興，與夫洋之滅與不滅，根本是兩不相干的事。當今之世，果「興清」與「滅洋」相提並論，乃大不智也。天下之不智卽邪，况大不智乎？伯誠，你覺得這見解如何？」

「尊見極是。午翁，你我的想法都如此！」黃老先生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掀起門帘向外面張了一張。「即使把洋人滅了，滅得一乾二淨，而我皇朝大清未必就會復興起來。事實上，今日清之不興，其病源不在人，而在我。今日朝中那裏還有明眼智者呵，即使有些，這些人又那裏能抬得起頭來！」

「伯誠，」端午橋肅然地又往大圈椅上一坐，用手撫摸着自己的下顎，忽然微笑了起來。「話雖如此說法，可是我你還得做一天和尚撞一日鐘。朝廷說義和團好，你我祇得跟着喊好；上面翻了眼，咱們才得跟着順風倒！……你聽外面人聲越來越大了，是怎麼回事？你去問個究竟，我要進去了。等一下，伯誠，你也到後面來。剛才接到盛宣懷由上海派人送來的杭州雨前，等你閑了，我們一起嚐

嘗。住在這西北，別的倒也罷了，就是沒有好茶喝；連北京的香片，此地都拿不出上好的。」

端午橋說着便踱出了簽押房。後來的兩三個月裏他就沒有再到簽押房裏來過一次。從這天夜裏他就宣佈病了。也是從這一天起，爲了他釋放了義和團郭娘娘的乾兒子，人心不服，士紳悲恨，大家義忿之至，集聚在布政使署大門外的廣場上，足足地喧鬧了三天三夜。端大人原要調派一些兵勇到場驅散了事的，可是被黃伯誠的一句話嚇得他躲在公館裏不敢出門一步。據黃師爺說集聚在衙門口的並不是真正的老百姓，而大多是革命黨喬裝的。端方在光宣年間，原是清廷極其倚重的幹臣，他是滿洲正白旗人中官運最爲亨通的一個。此人天不怕地不怕，敢做敢爲，但一提到革命黨人，他便毛骨悚然了。幸而他自任陝西按察使以來，跟地方士紳相處得非常之好，並結識了賀瑞麟。

賀瑞麟是陝西人人敬佩的學者。他一得到消息，便由三原趕來。在布政使署大門口，他對大家曉諭了幾句，沒一會工夫，人們便各自散走了。一陣清風吹散了滿天的雲霧。

端大人在納悶，忽然聽到賀瑞麟來了，他便接了出去。他在二門上遇到了。

「賀娃」，端午橋一見到賀瑞麟便開起玩笑來，「我正想你得緊哩？」

「你想的不是我吧，陶齋（端方一字陶齋）兄，」賀貢生一面往公館裏闖，一面瞟了端大人一眼笑道：「可惜此番匆忙了，倒如路過貴相知門前，却未見到她，閣下想的是她嗎？」

「不，不，不！」端方很正經地表白道：「復齋，你不相信，可以把伯誠找來問，我這一向天天在他面前提到你。」

「也許，也許是眞想我，」賀瑞麟俏皮地說：「這兩天四鄉八鎮都知道我們的端大人病了。兄弟特地趕來探疾的，又聽說閣下在病中，每天遠是要吃兩尾大鯉魚，我就不知老兄，究竟害的是什麼病了？」這一陣話說得端方滿臉通紅。

「別瞎扯談，我們商量正經的。」端方在甬道上說着，把賀瑞麟引進了上房，在間小客座裏坐

下，自己便又趕回到內室去了。這時黃伯誠從外面進來會賀瑞麟。

「復翁，你真是敝上的一帖藥，你來了，他的病就馬上好了。」

「假使這時候衙門口還是鬧嚷嚷的，哈哈，他的病恐怕還得害下去。哎呀，你們這位大人呀，碰到一點小麻煩便裝病，將來官再做大一點兒，我看他要一年病到頭了。」這時端方挾了一束文書走了進來，賀瑞麟接着說道：「陶齋兄，正經的，我有一點要奉勸，今後你裝病也吧，不裝病也吧，多少總得像一回事，不要讓外面大家都知道，你這新任布政使，還是跟從前一樣，喜歡鬧玄虛——孰能無過？官更難免，但既知過，下不爲例，則人家還可原諒。你這人算得是敢作敢爲的了，但有一小毛病，就是有的時候遇事竟不敢當，甚至於縮起頭來裝病，這又何苦？你手裏拿來的什麼？」

「唉，無非是麻煩。這一次義和團的禍子闖大了。北方已經亂得不成說話，外國人被殺了不少，馬上又要打起來，說不定現在已經開火了。這是榮中堂秘密派人送來的一封信，你先看了，我們再商量。」端方說着把榮祿的來信，抽展了開來遞給他的好友，其中有幾句是：

……本年五月團教紛爭，外釁已開。而兵凶戰危，宜爲不虞之備。苟洋兵再薄京師，兩宮勢必他幸。長安古帝王州，山川四塞，雄據上游，宜事先審度形勢，於西安省城酌備駐蹕之所，所經地方，預爲籌備，以待萬一……

賀瑞麟看完了信，一聲也不響，祇是端起茶盅，左一口右一口地喝個不休。

「老兄你說這事怎辦？」端方在半晌的沉寂中，吐說了這麼一句。

「這決不是馬上可以拿出辦法來的。」賀瑞麟笑了笑：「你目下既在病中，現在還是請你繼續病下去。——」

「嘿，你這人老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端方急了。

「陶齋，這不是跟你說笑話。爲了辦這類事，一則要迅捷秘密；再則怕民間聞風蠢動；三則這一

着的成敗，關係你將來的前程，宜乎聚精會神，專心一志。所以你既稱病，乘此繼續稱病。外面的日常公事全部交由伯誠代行，你可以謝絕一切賓客，在大家莫測虛實中，可以布置一切，安頓一切。等到兩宮真的啓蹕來陝，你已把一切布置就緒，義和團雖然有潛伏在陝西境內，待機思動的，可是你已暗中有備，還怕什麼？」

「這話是對的，可是你從今日起就不能再回三原去了。你要幫我的忙到底！」

「我蒙館裏的一群學生怎麼辦？況且轉眼就是中秋節，我正急等收了這一節的束修，要我的婆娘到南山去販一批木炭，到西安來出賣哩。」

「老兄，娃娃們曠幾天的學事大，還是聖駕的安危事大？」端方頓一頓，轉過身來對黃伯誠說：「你明天一早就派人到三原，把賀大嫂和他們的千金接到西安來，找一處院落住下。」

二二 「義氣干霄」

賀瑞麟的妻子被接到西安來時，因為當時兵馬調動頻繁，在路上就攔了五六天，直到八月十一日酉刻才到達西安西關外的三橋鎮。這消息傳到衙門裏，黃伯誠一面吩咐轎房上派了端夫人的轎子和一乘小官轎去接，一面又覺得沒有銜牌，一路上冷冷清清的，似乎對賀先生的面子上不好看，便又忙着命令出動布政使的全付儀仗和銜牌一起去接。可是銜牌都是端大人的，又怕賀氏母女臨時礙於體制，不肯上轎。就趕緊裁了幾張紅紙，上面寫了「皇清貢生賀夫人」；「三原才子賀夫人」……想了半天，賀先生平生沒有做過官，實實在在苦無官銜可用，便又胡亂地寫了「福全德備」；「懿儀可風」……一類的鬼話，糊黏在端大人的銜牌上。等到把轎夫儀仗皂隸兵役打發走了，黃伯誠這才踱進後衙，在東花園裏找到了端午橋和賀瑞麟。

「嫂夫人和小姐已經過了三橋，適才我打發了轎子和儀仗去接。約摸亥初可到。」黃伯誠侍立在端方的身側，很宛轉地說：「公館裏的一切都預備舒齊了。」

「在什麼地方？」端方隨便地問了一句：「距離此地有多少遠？」

「很近，很近，就是錦（端方的弟弟）兄當年住的，小車家巷的一座四合院落。」

「伯誠兄，你關照他們，拙夫婦的睡坑上無需乎被褥，但鋪笈草席一張就足夠舒服的了。」賀瑞麟說着，對黃伯誠打了一躬。

「草席被褥俱備，悉聽尊便。」黃伯誠拿起旱烟袋來連呼了兩口，「復翁，還需要什么吧？但請示下。」

「呵，呵，呵，你們太客氣了。這次來西安，日子過得太舒服，一旦歸去，恐怕再吃不得辛苦，我正在發愁哩。」賀瑞麟撫弄着自己身上簇新的袍褂，仰望着初升的皓月。「哦，伯誠兄，如果方便的話，請你叫人替我買下半担馬糞。」

正在呷着一口香茗的端大人笑了起來，兩眼望着瑞麟，似乎等着他說出要買馬糞的緣故。

「曉得了，復翁這還要買麼？馬廐裏有的是。」黃伯誠轉過臉，對端大人解說道：「這是本地人的習慣，坑上不墊褥子沒有關係，但草席下不鋪上厚厚的一層馬糞，他們非但睡不着覺，反而會因此得病的。西北的地氣重，我也學着鋪用過，倒是舒服，可惜太臭了。」

「不忙，不忙，」端方手捧着茶盅道：「嫂夫人來了，先在我這裏盤桓個十天八日的。等過了中秋節，再喬遷到小車家巷去；沒有辦舒齊的服飾用具，儘管慢慢地辦起來，來得及的！」

亥正三刻，賀太太和賀小姐的轎子到了布政使署的大堂上，這時滿衙上下燈燭輝煌，後衙傳出話來，抬進後花廳下轎。

賀太太是鄉下人，還是二十幾年前，爲了挑購嫁奩刺綉用的針綫之類，來過一趟西安，就從沒有

見過這大的勢派，一路上早已嚇傻了。現在膝下祇有一女，豈但長得眉清目秀，極其標緻，而且從小讀書，能詩能文，祇是對女紅上欠下工夫，然而却不是拿不起針黹。這時轎帘子早掀起來了，賀太太軟癱在轎子裏，直到她的姑娘走過來攙扶時，她才從轎裏跳了出來，四下張望了一陣，不見自己的丈夫，但見一大堆雍容華貴的堂客，排立在階上笑迎着她們。左右兩邊有人高提着四隻宮燈。

「柳雯」，賀太太低聲地喚着自己女兒的名字。「這是那達（「那達」是陝省方言的「那裏」）？」
「賀太太，我們在此候駕多時了，」階上婦人羣裏，站在當中的一位貴婦，旗裝打扮，向前移了寸步，滿面春風的說，「一路上辛苦啦！」

賀柳雯打量着這一定是端夫人，就地拜了下去。賀太太看見自己女兒拜倒地上，也就跟着跪了下去。頭上頂的一塊玄色烏紗霍地溜在地上。端夫人忙走上去扶賀太太，賀柳雯早被另一位年輕漢裝的女子扶立了起來，賀太太還在地上檢拾烏紗，且惱恨不已地說：「這頭烏紗是新買的哩。」

在衆人的簇擁下，賀氏母女被送進使署的後西院。看茶進烟，一陣寒暄之後，端夫人領了衆人告退時，緊拉着賀太太的手說道：

「姊姊，休息一下。接風的酒席在我住的院子裏擺下了。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但賀老爺跟我們大人却是多年的至交，今夜我們要喝個暢快。預備的是滿席，不知姊姊可吃得慣？不過這倒是賀老爺的主意哩，他喜歡吃我們的滿洲飯菜。」

「這殺坯，他竟出些壞主意捉弄老娘！」賀太太的這幾聲罵，端夫人裝着沒有聽見的退了回去。賀柳雯一直送到院門口才回了進來，祇聽見她母親提高了嗓子喊道：「來了這半天，怎麼還沒見着你那死鬼老子的面？」

「媽，這是什麼地方？你也該收束點兒，爸爸大概在陪端大人說話，抽不出空來。」
「這深更半夜的還搗什麼鬼！」賀太太一肚子的別扭，沒處發洩；祇是覺得滿屋子的陳設倒有許

多是見所未見的。「孩子，怎麼這人家在這屋堂裏放上三四隻溺盆，難道就在這撒溺？要是闖來個把下人，多難爲情，……」

「我早就勸過你老人家，到了西安，對一切的一切，多看少開口；多聽少動手！」柳雲放低了聲音道：「不是溺盆，是富貴人家吐痰用的痰盂。」

賀太太走進內室一看，佈署得更華麗非凡。一眼射到坑上，，整整齊齊地放着兩大疊婦人的服飾，單夾皮棉，無不齊全；珠翠金珀，各飾皆有。

「這是端府上替我們預備的。」柳雲臉上顯了踟躕之色，埋怨着她母親道：「動身的時候，我說，買點切實的土儀；你說買兩瓶半天香（三原土釀酒，先夜用水製成的黃酒，次晨沽賣，放到午飯時份便酸得不能再飲，所以叫做「半天香」酒）就夠了，誰料路上就誤了這多天，恐怕「半天香」早變成「撲鼻臭」了！……」

「管他呢，難道我這大年紀，反不及你懂事？先把這些好穿的，好吃的受用了再說。」賀太太說着，便檢了二套夾衣換上，倒還稱身，祇是袖子嫌短了些兒；然後一本正經地對女兒說：「不是咱要來的，是端夫人接我來的。即使少禮，人家也未必見怪，再說，你那老子是個窮坯，，端大人又不知道。——哦，你老子是不是不跟我們一塊兒住在這裏？」

這時，一個女僕進來傳話道：「大人和夫人吩咐：請賀太太和小姐入席。」

「什麼？」賀太太的臉都急紫了。「跟男人家一桌吃飯？」

「這是他們旗人的規矩，男女的界限看得很輕。你老人家又怕什麼，偌大的年紀，還害臊？爸爸一定也在坐，走吧，你別害主人家老候着。」

端府這一場夜宴，沒有外人。除了黃伯誠，貴客便是賀姓一家三口；其餘便是端大人和他的妻妾子女。賀瑞麟從未見到自己的太太穿過綾，着過緞，覺得她今夜比往常至少年輕了十歲，酒過三巡，

賀太太也不再怯生了，但終歸脫不了鄉村氣，端府上下人等，看在賀老爺面子上，也沒有敢笑話她的。其實賀太太倒是典型的中原女性，心直口快，敦厚無邪。

飲宴到半酣時，瑞麟已經喝得面紅耳赤了。端夫人這時斟滿了一大碗酒，捧到賀瑞麟的面前，親自跪在地上勸飲。這是旗人的規矩，要是客人不把這碗酒飲盡了，主婦是要一直跪下去的。這可把賀太太嚇壞了，他在那裏喝一口，她在這兒打一陣顫。他喝完了，她已經是滿頭大汗。

「柳雲姊，對這滿席還吃得來吧？」柳雲鄰座的端倩芳端二小姐對她笑問着。

「很好！」賀柳雲道：「祇是用不慣『差非』（滿式調羹）和『麼樂』（滿式碗）。」

「那麼，拿『差不哈』（箸）來，」二小姐倩芳對待立着的女僕望一眼，又撫弄着柳雲的手道，「姊姊，你會說滿洲話？真是了不起呀。」

「不過畧識一些，今後還要請教。」

「好，你居然會說滿洲話，難得難得！」端方端起酒盅招呼着柳雲，「大姑娘，我敬你一盃。」

「老世伯，」賀小姐馬上從座上立了起來，「我不敢當，應該是姪女敬你老人家——請原諒我量淺，隨便喝一點吧。」

衆人看到賀柳雲端着酒盅的一隻纖細小手，雪白粉嫩，莫不嘆羨。端方隨即舉盃對着賀太太邀飲。

「賢夫婦祇此一位掌上明珠？」端方笑問賀太太，賀柳雲深怕母親聽不懂這句話，趕緊搶着回答道：

「家嚴家慈祇生了我一人。」賀太太明白過來，先對丈夫含笑地瞪了一眼，接着在端方面前訴起苦來。

「大老爺，原是哩，我們三原有句土話，甯嫁窮漢，莫嫁孩蛋。我二十二歲上嫁到賀家，賀瑞麟

那年才十五歲。不怕大老爺笑話，頭一兩年他還要我抱他上坑，清早稍微不小心便尿坑。夫妻年紀相差了一大節子，望生兒子是沒得希望的。能有這麼一個女兒，我的大老爺，已經是賀家墳上的風水，祖宗的德行了。——我們乾一盃，來！」不由分說，賀太太一仰脖子，一滿盃的酒，了了下肚。別人以為賀瑞麟聽了這一頓話，會得很不高興，而他仍然笑迷迷的毫不介意。

席間端府男女更迭起舞，這時起舞的是端倩靜端大小姐。她舞的是「莽勢」，舞得很嫵娜。一隻袖舉在額上，另一隻放在背後，在廳上盤旋漫舞。端倩芳唱着一支滿語歌曲，煞是婉轉！大家隨着舞姿歌韻輕唱「空齊——空齊——空齊」。賀太太如醉如迷地倚在南面的坑壁上，女僕忙着敬烟，她搖頭，諒來是「欠學」；跟着獻上奶子茶，她先聞了聞，接着大搖其頭，大概是嫌乳茶的腥氣。

舞停了，酒足了，這時廳坑上鋪下了「古茲」（滿人大宴時鋪用的一種油布）算是正式開宴了，每人面前有一把解手刀，第一隻美食是烤乳豬，主客各自用刀割了吃。賀太太看見一整隻小豬放在面前，有點兒駭怕，不敢動手。

「不要客氣，這是我家廚子最拿手的好菜，你嘗嘗。」端大人邀着賀太太，她仍然不敢吃。接着上來的是葱烤鯉魚，每人一尾，賀太太吃得津津有味，祇是要動刀動手，多少有點兒掃興。

「這一次你母女來西安，路上怎麼就攔了這麼多天？」黃伯誠舐着手指頭上的油膩問賀小姐。

「一路上忙着過兵，急也急不起來。」賀小姐放下刀子，擦了擦手道，「到了涇陽王家壩，官廳示告，這一天裏軍民人等，一律不得過境，爲了他們在那裏建立甚麼義民碑。」

「義民碑？」黃伯誠沉吟了一下問道：「什麼義民碑？怎麼沒聽說過？」

「不會沒有聽見說過吧，也許黃老伯忘了，那碑還是端大人題寫的呢！」賀小姐說着，瞥了端方一眼，他也正在凝神地聽着。

「噢，題的是什麼字？」端方問。

「我倒看到了。是老世伯寫的四個大字——『義氣干霄』署的是『己亥』，想是去年題的。」
「哎呀，」端方想起這回事，這字是去年題給義和團首領郭敦源的，在今年這局勢下，尤其在目前，愚民還把那題字用來刊碑碣石，這豈不是把端方端大人往火坑裏送麼？如今各處捉拿附和義和團的官員士紳惟恐不厲；涇陽人如此做法，豈不是等於要端大人的命。

「豈有此理，糊塗，糊塗！涇陽令是誰？我連夜派人去叫他們趕緊掩蹤滅跡。」黃伯誠說着便跳起來走了出去。

因此之驚，端大人當時的興緻頓減，賀小姐看明白了情勢，也就順勢告退了。

「嘿，你看你這殺坯老子！」賀太太從坑上跳下來，扶着女兒的肩，發現丈夫醉倚在坑牆上。她死命地咬着嘴唇，迸出這麼一句話：「我老遠趕來了，他却被黃湯灌癱了。」走上去便把賀瑞麟的屁股擰了把，狠狠地罵了一聲「裝死」！

四 各安本業以靖地方

自從賀家移居來西安之後，局勢一天比一天惡劣，這時確訊傳來，兩宮已在七月二十一日黎明倉猝出狩，七月底逃亡到宣化縣。八月初一日奔懷安縣。岑春煊的部下在蘭州獲訊，抄小路捷徑，趕到山西去護駕。

陝西各地蠢民，聽得京城已被洋兵攻陷，皇家流亡在外，便都無法無天地妄動起來。嚇得陝境各地傳教的洋人，在那些時候，一天到晚躲在教堂裏，不敢出門一步。許多信教的人家，時被搶劫燒燬。寶雞鬧得最厲害，地方官長無可奈何，這危勢逐漸地蔓延到省城裡來。

八月十二日深夜，西關大街教堂裏法國傳教士布羅格里夫婦被殺，教產被劫一空，兇手李羣義次

晨被捕，端方親加審訊。李義自承是郭敦源派在陝西省會行事的。

「我們是奉了皇太后的懿旨：扶清滅洋來的……」李羣義跪在大堂下，自以爲理直氣壯的咆哮着。

「我才是奉了懿旨來抓你們這一干奸宄流痞的。住嘴！不許胡說。」

當時李羣義被斬示衆。端大人隨即一面派人先且厚殮布羅格里夫婦，一面加派兵勇分駐四城所有教會，保護教士教民。

午飯時，端方會請賀瑞麟擬一安民告示。到了黃昏時分，猶未見賀先生擬了上來。他閒得無事，啣了一根長旱烟管，獨自兒踱到後西院來找賀瑞麟。進得院庭裏鴉雀無聲，便向南廂書房走去，掀起重簾，發現賀柳雯伏在書案上正寫着甚麼。賀小姐這時覺着有人進來，回頭一看，不料是端方，趕緊放下筆，站了起來要拜下去，端方一把擋住了她。

「不必拘禮，你在寫什麼呀？」說着隨手把賀柳雯剛寫的一張文稿拿在手裡，往椅子上上一坐。賀小姐就退了出來，到上房去請他父親，並預備茶水。端方從懷裏掏出一付老光眼睛架在鼻梁上，展開那張文稿看了下去：

……爲示民各安本業，以靖地方事，照得……

「好，好，這告示擬得周詳縝密之至。」端方一氣讀完，一抬頭看見賀瑞麟坐在對面椅子上，便豎着一隻大姆指：「不料你們父女皆是博學多才。並不是當面恭維，恐怕你我的手草，還趕不上令媛哩！這孩子太可愛了。」

「你剛才要我擬，我想，一張告示還用得你我傷腦筋便麼？吩咐她瞎謔起來就算了。」賀瑞麟說着，看見端茶走進來的賀柳雯，便說道，「我以爲你早弄好，送給黃老伯，吩咐他們裝繕去了。怎麼一直弄到現在？你的手筆太慢，不行，不行！——陶齋兄，你細看看，還用得嗎？替她刪改刪改。」

「你太客氣了，真合我的心意。不要難爲她，不容易，一氣呵成，確是要費些時候的。」端方把原件仍放在書案上，對賀柳雯道，「大姑娘，你趕緊坐下，——不要緊，你儘管坐下來寫。——把尾子結了，就送給黃伯誠去騰發吧。——瑞麟，不要說我的兩個女兒及不上大姑娘的一半，就是小犬也望塵莫及哩！」

「柳雯姊，柳雯姊，你快來呀，京裏來了客人！」這是端倩芳在院子裏喚賀柳雯的聲音。她一面答應着，一面趕緊結束告示的文稿，遞給她的父親，別了端方，闖了出去。這時在室內默然對坐的二老，相視一笑，便開始商談起聖駕要是果真西狩的一切問題。

由京裏來的不是別人，乃是那桐那大人的妻妾女兒四人，以及那府的近親女眷，和隨侍來陝的一羣男女僕役。

端倩芳把賀柳雯引到大廳上，叩見了那老太太之後，便邀了那府上的年青女眷，和倩靜，柳雯一齊進了西花園。這西花園裏的悅芸軒乃是端氏姊妹的住處。

「你們幾位看看，那一座小院落還整齊清靜嗎？是預備給那姊姊們住的，現在已經派人打掃了。」倩芳指悅芸軒對面，僅一荷池之隔的六七間，被丁香樹所包圍起來的房榭，對由北京逃難來的客人說着。

「柳雯，你也搬到悅芸軒來住吧。」倩靜走進了悅芸軒的正屋，笑着對賀小姐道，「姊妹們湊在一塊兒，多麼難得呀。——那姊姊，柳雯是我們陝西女大學士。剛才我到她的院子裏去，在門外聽到說，我父親的告示文稿是她擬的，就要一字不改地貼得滿街滿巷，各州各縣……」

「咱們剛才已經聽到端伯母說起了，」那丹、那勻姊妹倆齊聲說道：「家父會惟恐咱們因爲逃避洋兵荒廢了學業，這一下，今後要請賀姊姊多加指教了。」

「哎呀，二位可不能這樣客氣。家寒欠學，祇有你們指點我的……」柳雯說着站了起來，對着那

大人的愛妾久工，和丹、勻二人道：「那大人安康，目下仍留在京裏麼？」

「咱們是七月十一的清早離京的，咱們老爺和端、慶、肅三位王爺；倫、兩貝子是二十一日隨侍皇太后、皇上、皇后、大阿哥出京的。」久工站了起來說：「據昨天的官報說，兩宮聖駕已過了雁門關，諒來咱們老爺也還平安吧，多承繫念！」

「一路上辛苦嘍，」柳雯嘆息了一聲。

「當時倒也吧了，今日回想起來，真是太可怕了。」那勻的眉梢皺了一皺道：「咱們吃的苦，要是跟觀鬱姨妹比起來，咱們總然是幸運了。」

「令姨妹貴姓？尙未請教。」柳雯對另一位京裝打扮的少女問着。

「敝姓裕，」裕觀鬱立起來報了姓，便坐下道，「賀姊姊的大名，俺們一到這裏便聽說了。」

「此番跟令親一同逃難出來的？」

「不，俺是天津逃難出來的。到了延慶州，同行的家下人等被羣匪衝散了。」觀鬱說着，不斷地用帕子拭眼淚，「幸而在懷來縣碰到了家姨母、久工姨和丹、勻兩姊，這才得有今日。家母等的下落至今毫無……」接着痛哭了起來。

「吉人自有天相，令堂大人在路上也一定會碰到別家親友，我們慢慢地打聽起來，你快不要傷心！」柳雯說着，走過去在觀鬱的身邊坐下，拉着她的手問道，「裕妹妹來自津沽，莫不是裕制軍的小姐？」

「正是家父。」

大家正在說着，忽然「大人有請賀小姐」。

「大人現在那裏？」賀小姐立起身來問窗外的差役。

「正在簽押房裏。」

「大概又是找你去擬甚麼文稿吧。」大家這樣猜揣着。

五 直督裕祿在天津

軟紅塵外占清涼，萬柄芙蓉葉正芳。

池沼半教萍密掩；樓臺全被樹深藏。

高低花影堆奇石；斷續蛙聲嘆嬌陽。

今日都門正多事，惜爲女子獨徜徉。

「要是把「嬌」字改爲「夕」字，這意義就更加深長。」賀柳雯看罷，把原詩箋遞還給裕觀鬱

道，「鬱妹倒底是身出侯門，家學淵源，不同凡響。剛才讀了你這首詩，覺得格律直逼少陵，而局度

冲和，不過作危苦語，殆是元亮胸襟，兼香山義旨。……」

「雯姊，要請你隨時指教，你過獎了。久聞陝省古籍很多，此次不幸中得蒞西北，至少可以多讀一些書。」

「涇陽吳家的藏書着實不少，等到了中秋，我們求黃老伯去借些來。」柳雯看見觀鬱美俊的額角上青筋微浮，「鬱妹你的身體太瘦弱了，平日要注意些兒，內地不比沿海，在這秋天裏，關中地方一早一晚特別寒冷，你要多穿些兒，不要着了涼。」

「俺的身體原是很結實的，這幾個月才瘦下來的。」觀鬱嘆了口氣道，「從前那裏吃過這樣苦，聽都沒有聽到老人家說過哩。」

「真的，關於義和團此次在京津一帶的作爲，你倒是講些我聽聽。怎麼會闖下這大的亂子的？」
「單就天津來說吧，說起家父多少是要擔當點兒不是的。」觀鬱微嘆了一聲，整了整自己的京

裝，接着說道，「在今年端陽節以前，津沽一帶根本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拳匪出現。五月十七日那天，俺們正在用午飯，忽然有人來報告家父說，小王莊上的土棍王先軍，在城裏三義廟樹起了義和團旗，設下了神壇，招徠游民地痞，究竟官廳應該怎麼辦？來請家父的示下。」

「令尊一定是派兵前去彈壓驅散囉！」柳雯說着，望了觀鬱一眼。

「他老人家要是這樣辦就好了。俺也深知家父的心裏是不明白，可是當時義和團衆已將天聽熒惑，朝中權貴對拳民非但推崇備至，且更神其說。不怕雯姊笑話，家父是一位功名念重的一流老者，一切無不是看風使舵，順水推舟，那裏稍敢遠拂慈闈聖上王公大臣的意思。」觀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府縣請他老人家派兵圍捕，他反而把大家申斥了一頓，更吩咐保甲局派兵勇四名到小王莊去護壇。這麼一來，義和團在津沽一帶氣燄大張。不過一夜工夫，城裏立了十幾壇，城外颯風而立了三四十壇之多，每壇聚衆至少二三百人。」

「山陝一帶也有他們的爪牙，咸陽原是他們設在關中的聚衆之地。他們的作爲實在是荒謬極了，據說義和團祖師住在山東的深山裏，今日各地義和團首是祖師派下山來傳道的大師兄。山陝二省的大師兄便是郭敦源。說是入團之後，練拳三天，便可刀槍不入，又說每一大師兄有一隻玉皇大帝頒賜的銅釜，祇要放米二升，可以供千萬人的食用。」

「天津的拳民也是這樣說法，起初到是安逸無擾，到了六月中，便強令每家每戶每天供應大餅五個，富戶商家還要格外施送米麵銀錢。後來更可怕了，竟逼住家父以及司道府縣各員，一律撤廢儀仗，由他們派了團民來護衛。」

「俺的奶媽有個姑娘住在三不管。竟被義和團騙了去當『紅燈照』。她每天夜裏端一盆清水，躲在房裏念咒語，說是念久了可以凌空飛行，常常半夜裡跑了出去，一去就三五日半個月不回家。回來問她到那裡去的？」飛到外洋去燒洋房去的。現在外洋十八國，已被燒滅十六七國！」

「天津海鐵道署的黃花農觀察，這一次吃了義和團的大虧。什麼也不爲，祇是爲了海鐵道署所司的是洋房。結果海鐵道署從大門到內宅，被他們搶奪劈砍得無有一件完物。……」

「義和團原是因爲仇恨教民才形成的，他們打的是『助清滅洋』的旗號，所以見不得『洋』字。」柳雯呷了一口下人剛沏了來的清茶。

「他們頂討厭的是洋貨，如洋燈、洋磁瓶，一見到了就怒不可遏，必定要毀掉了才稱心遂意。因此一遇到衣袖窄小，跡近洋式的人就殺。」

「恐怕見有洋式洋字他們並不怒恨的要算是洋錢了吧？」柳雯揄揶揄地一笑。

「雯姊說得正是。」觀鬱伸了個懶腰，隨手掀起窗幕，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太陽已經快落山了。

「他們蓄意滅洋，惟洋錢洋烟外，還有一件事說起來，就足見今日中國全朝文武的無才無能了。」

「鬱妹此話是因誰而發？」

「俺姑舉一例，以見其大概吧。」觀鬱兩臉上忽然起了一陣紅暈，然後低聲地道：「這一次聶軍門奉令着到落堡去圍困義和團衆。他平日跟天津西門裏，永順米局的鋪掌櫃薛命權的私交很深。薛鋪掌櫃對聶軍門說，義和團的法術惟有女人的經帶可破。聶軍門便把天津各處妓院的經帶搜集了來，發給部下每一人一條，臨陣時圍繞頸子上。說是如此，拳民便不敢近身，望風潰去，誰料聶軍門的部衆一開到落堡，便全軍覆沒了」

「今日權貴之若聶軍門者比比皆是，像這一次拳民的變亂，真算得是千古奇事。縱容匪愚，擾害良民，翻開一部廿四史，也找不到半件類此的怪政。董卓的爲人，千古唾罵，然而他還能知道黃巾當勦。不談，不能談，誠如鬱妹所謂『今日都門正多事，惜爲女子獨徜徉。』國家的元氣一傷再傷，今後前途實在不可樂觀哩！」柳雯的眉額一舒，以乎不勝抑鬱地說：「談正經的，你看，義和團究竟有

什麼法術？」

「既無法，更無術，祇不過妖言惑衆。

「據說他們會念咒，一念咒便神通廣大。」

「俺也會念，却沒有發現過什麼神通，」觀鬱冷笑了一聲道：「我是從董福祥董大人的妹妹那裏學來的。……」

「董小姐是義和團麼？」柳雯驚異地問。

「她豈但是義和團，而且在團裏被尊爲董二仙姑，三仙姑便是劉永福的妹子。家父會告訴我，大仙姑的名份是爲我留着的。因此，俺家父女間鬧得很不高興，最後俺會對家父表示：『你是直隸總督，俺也不愧是你的女兒；若是俺成了義和團的大仙姑，豈不是對你老人家大不敬！』從此家父這才不急亟地逼我。」觀鬱很安詳地接着說道：「說到義和團的咒語，真是光怪陸離，荒唐不經，其中有一咒是這麼幾句：『快馬一鞭跑幾山，老君一指天門開，二指地門開，要學武技請師傅來！』又如：『義氣服人多，求老祖速降。』……」

「在俺逃出天津時，義和團跟洋兵已經打了一個多月的仗，天天吃敗仗，滿街都是死屍。義和團的曹福田和張德臣，不分日夜到衙門裏來跟家父商量大事。家父這時已經看穿了他們的詭詐，但限於懿旨，又奈何他不得。這天，曹福田來了，他是義和團裏的『曹老師』，法術最大，會得隱身法，到後來竟是一法不法，家父問他：『天天敗績，如何得了？今後宜和宜戰，俺們應該先有一個決策才是。』

「『裕帥，這事我不能作主呀。』曹福田還是老氣橫秋，大言不慚地揚言道：『玉皇大帝已經派神兵下界來了，南天門在昨天夜裏開了，天兵天將就要到了，怎麼能停戰哩！』

「『天兵天將是誰統率的？』家父問他。

「『先鋒關岳大帝，後備李天王，全軍統帥是我！』

「曹老師既然神法如此無邊，怎麼攻打紫竹林攻了一個多月，至今有退無進的呢？」家父心中早已明白過來了，這樣逼問着他。

「我的魂魄常到紫竹林一帶去察看，洋兵佈的是最難破的死骨陣。天兵一到，不攻自破。」到了這時候，家父才下了決心，叫家下女眷趕緊逃離天津，可是已經走得太晚了。俺想起來就痛心……」觀鬱說着，熱淚直滾下來。

「你是明達的人，要想得開些。」柳雯走過去，把觀鬱擁抱在懷裏道：「國事前途猶未可知，何……」

六 朝冠·補服·紅裙

一向住在京津養尊處優慣了的，那裕兩家的女眷，端府上直是竭力奉承，無微不至，猶恐供不應求。原以為她們上下人等，到了這荒蕪僻塞的西安，一定是樣樣不習慣，樁樁不遂心；誰料事實却正相反，因為她們來時在路途上嘗盡人生的至艱至苦，好容易到達了西安，煞似進了天堂，真是一切的一切，在他們痛定思痛，竟覺得無一不好，無一不善。

那家的女眷在北京原住葡萄牙天主教教堂附近的一所宅邸裏的。早就料到在這個當兒，居住在洋人教堂的旁邊，是極其危難的；正在打算搬到城裏比較安全地帶的親友家裏去，暫時避一避勢頭。閣家上下還沒有商量妥當，應該搬到誰的家裏去比較合適，比較方便呢？不料在陰曆五月十九日（西曆六月十五日）的夜裏，拳匪把那邸隔壁，北京城裏最古老的一座教堂，放了一把火，燒了起來（東西兩城的兩座大教堂，在前兩天已經被焚燬了）。大家明知道這是義和團幹下的勾當，誰敢起來救火？

這夜，那大人正在久工的房裏，他們還沒有睡。先是久工聽到外面的喧嚷，再推開窗子來一看，院子裏已經是紅了半邊天，她嚇得往那桐的懷裏一躲，哭了起來。家人等都驚醒了，從被窩裏直跳了起來，齊集到久工的院子裏。那勻的臉都嚇白了，由那丹扶着奔到久工的房裏坐定了，還是索索地抖個不休。哭的哭，嚷的嚷：有的發了楞，有的失了魂。那大人掖了一件便衣在房裏來回地踱着方步，眼看火勢就要蔓延過來，大家越發沒了主意。

「一下子就要燒過來了，難道我們都楞在這屋子裏等死呀？爸爸！」那丹很鎮靜地提醒了滿屋子裏的人。

「是呀，已經燒過來啦，就要燒過來啦，怎麼辦呢？輦轂之下，橫行滋擾到如此地步……」那老頭兒囁咕了一陣，「五天前我才奉旨：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還沒有『實心任事』呢，便已經一把野火燒到我的門上來了……」

「爸爸，請你坐下吧，先別想那些國家大事。亂民要燒的是隔壁的教堂，火已經燒到我們這邊來了……。」

「畿輔一帶業已不保，胡以家爲？」那老頭兒兩目無神地仰視着窗外的火光，抹着灰白了的鬚髯。他的內心在想：就是這樣一死，可算對得起朝廷了。

「哎呀，我的老爺子，你真是忍心呀？」久工就此哭嚷了起來，「與其坐在這裏等死，我不如跳到隔壁火堆子裏去先死了乾淨……」說着便要往門外闖，那老頭兒要拉，那裏拉得住，幸而被下人們在房門口擋住了。他這才放了心，望了望自己的兩個女兒，情不自禁地淌了幾滴老淚。

「我們祇有各自回房，趕緊收拾些細軟走吧。」那丹的聲音也有點兒顫抖了，因爲這時火光更大了起來，「到誰家去暫避一下呢？」

「到趙舒翹趙尙書家裏去吧，距離我們這裏比較近，」久工一面收拾枕頭旁邊和梳粧台上的首飾

一面興奮得滾下了幾滴熱淚道：「他家的幾位姨太太都跟我很好，我們再多去些人避難，也是不成問題的。」

「不妥，不妥，論私情趙老伯家是去得的，」那丹沉吟了一下道：「可是近些日子，外面的風聲對他很不好。爲了爸爸，我們再想想看，還有誰家可以去得？」

「到徐相國府第裏去吧？」這是一個老家人的建議。「他家大少爺徐承煜侍郎，兩個月前在馬大人胡同新買了一座大宅子，至今空着。」

「這是什麼時候？我們躲避徐蔭軒還來不及呢，小子，你，他媽的，簡直也是拳……！」那桐說到「拳」字趕緊頓住了口，思索了一下，「對啦，有個地方可以去！你們趕快收拾些要緊的東西。我們就到喜雀胡同袁爽秋袁京卿家去暫避一下吧。」

那大臣沒有甚麼可收拾的。當時在他認爲身外之物最要緊便是胡冠、朝服；還有兩份尙未奏聞的摺子，這乃是總理衙門化了三千二百兩銀子收買了來的情報——一份是英使麥克唐（Sir Claude Mc Donald）和總稅司赫德（Sir Robert Hart）向天津乞援函電譯稿，以及一位天主教女教士蘿莉的私人日記的譯文。

▲英使致英軍提督西摩爾（Sir John Seymour）（Senior Admiral）電……

西摩爾軍門鑒：使署勢已急，請備遣援（五月十三日下午六點鐘）。

西軍門鑒：遣援至少須備二千，遇急卽電告（五月十三日下午八點鐘）。

西軍門鑒：援兵請速來，刻下已恐太遲（五月十四日上午七點鐘）。

▲赫德致天津西官函電：

使署仍無恙，惟危急（十四日電）。

駐津各領事兵官鑒：旅京西人俱受困於英使署內，京中情形已十分危急，請火速發兵援救，火速

火速（此信西曆六月十八日早晨八點鐘發出）。

信到即付來人銀五百兩正。 賓，赫德啓。

▲蘿莉女士日記一頁：

星期五，六月十五日。昨夜，瘋狂了不信宗教的亂民們的吼咆嗥，聲震全城，連續了足足兩小時之久。那涵湧的怒濤，簡直有突破或衝倒我們住處對面城牆的趨勢。這聲勢之估計約有五萬之衆。「殺死洋鬼子！殺呀，殺呀，殺呀！」他們的叫喊真是地獄被衝破了，到處放肆，……有一隊拳民排隊闖過德軍所佔據的一段城牆根下新挖成的壕溝時，被槍殺了八九名，這或許可能收到一些兒予以儆戒的效力吧。

另一份是當其時日、俄、德、法四國派駐東方海軍兵力表：

日本富丸

八島丸

出雲丸

淺間丸

常盤丸

吾妻丸

八雲丸

領遠丸

俄國露西亞

彼德堡

洗覓斯德七愈

一二，六四九噸

一二，五一七

九，九〇六

九，八五五

九，八五五

九，四五六

九，四五六

七，三三五

一二，一五五

一〇，九五〇

一〇，九五〇

母愈打字阿

于立克

奈密利痕

尼哥拉第

阿慮米羅奈西模

德國布浪登布耳克（戰）

克耳希哥耳（戰）

衛審波（戰）

威爾德（戰）

希爾司德（裝）

喀述林（裝）

一〇，九五〇

一〇，九五〇

九，四七六

八，四四〇

七，七八一

一〇，一〇〇噸

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〇

一〇，一〇〇

一一，〇〇〇

六，三三一

亨石(裝)	六,〇〇一	伊兒汽斯(砲)	一,〇〇〇
海耳達(裝)	六,〇〇〇	野克亞耳(砲)	九〇一
伊立納(巡)	四,二〇〇	气格耳(砲)	九〇一
開烏希翁(巡)	四,一〇九	辣兒斯(砲)	八五〇
喀伊亞耳(巡)	一,六〇〇	法國列達布特布耳(戰)	九,二八八噸
山亞篤立兒(巡)	一,六〇〇	格伊慶(巡)	八,二七七
布希塞兒(巡)	一,六〇〇	打篤耳喀(巡)	八,一一四
秀滑兒貝(巡)	一,一二〇	簿烏彭(巡)	六,一一二
海辣(報)	二,〇〇〇	亞米辣耳西(巡)	四,七五〇
祥則(巡)	四,五〇〇	帛西其(砲)	六四六
特喀耳(巡)	四,〇〇〇	秀布利司(砲)	六二七
白司畧耳(巡)	四,〇〇〇	亞路(砲)	五八〇
雀司色喀(巡)	三,八〇〇	各末(砲)	四七三
富利亞(巡)	三,八〇〇	利翁(砲)	四七三
亞克列路兒(砲)	一,六五八	賠敗(砲)	四六三
喀布生(砲)	一,二五〇	亞斯貝克(砲)	四五三

此外若日本戰艦朝日，初瀨，敷島，一笠等一萬五六千噸以上之巨艦，俄國尙未備之萬噸以下各艦即與日本吉野，須摩，葛城相等者十餘艘而已。以是觀之，則俄人海軍豈非不及日本遠甚。(戰)戰鬥艦，(裝)裝甲巡洋艦，(巡)巡洋艦，(報)報信艦，(砲)砲艦也。

隔壁教堂的尖塔已經被大火燒塌了。那府的人紛紛地由後門往外逃走，亂成一團糟，街上的亂民蜂擁了一大堆，擠在那府的大門外。希圖衝打進院牆，乘火打劫，那大人由久工和那丹攙扶着才走出後院的甬道，忽然聽見那勻在後面狂叫了起來。

「媽媽，媽媽呢？」那勻的這一嚷，大家才發覺開了這好一會兒，竟忘懷了那夫人的動靜。真的，她莫不是還在睡夢中麼？那丹當即把父親交給久工一個人扶着，自己趕緊拉了妹子重回到東上房裏去尋找母親。偏偏那勻的混身上下，都嚇得蘇軟了，一步也動彈不得。那丹祇得吩咐一個下人跟了進去。

眼看得紅燄已經伸長了火舌，啖燒着自家的西花廳。這地方和那夫人居住的上房僅是一院之隔。這可真把那丹急壞了，急得滿頭大汗，院子裏已經濃烟密佈，噲得她透不過氣來，眼淚滾滾下淌。

她冒了濃烟闖進了東上房，母親却已經不在上房裏了。床上的被褥凌亂做一堆。那丹連喚了好幾聲，沒有人答應。母親似已警覺地離開了，可是到那裏去了呢？這時那丹失聲地痛哭了起來。

「小姐，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下人看見火勢已經燒了過來，院門被火燄擋住了去路，極度鎮靜的人也是會慌張的，他上顎扣着下顎，兩片乏了血的嘴唇，抖動得彈簧似的說道：「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一定在府邸裏……」

火舌探進了東上房的樑簾，那丹一面擦眼淚，一面發現堂屋正中的一扇窗子敞着，靈機一動，便扶着下人的肩膀跳了出去，下人也跟着跳進了東上房牆外的一座花圃。這花圃的西角上有一口井，在熊熊的火光下，他們發現有一個人懷裏挾着一隻小包袱，端端正正的坐在井邊的石欄上。

「媽」，那丹看見是自己的母親，便奔了過去把她從井欄上拉了站起來道：「你這是算什麼？」

「算完啦，」那夫人的聲音啞了。「現在不是又到了家破人亡的時候麼？」

「趕快走吧，媽，大家都在後門口等着我們哩。」

「你們逃命去吧，孩子，」那夫人說着，老淚撲簌簌地滾了下來，嗚咽着道，「容我一個人在這裏守着吧。」

「守着什麼？媽，」那丹也跟着哭了。「火就燒過來啦！」

「是的，我等着燒過來……」老太太痛哭了，竟不顧她懷裏挾着那隻小包袱，鬆落在泥地上。

「怎麼辦呢？」那丹拉了母親就要走。

「等牠燒了過來，我便往這裏面一跳！」老太太說着指指那口井。可是等她瞥見鬆丟在地上那包袱裏滾出來的物件，忽然猶豫不定了起來。這當兒，她被女兒拉了，便踉踉跄跄地離開了花圃，走向府邸的後門口，打算會齊了家下人等，一起投奔到喜雀胡同去。

下人檢起了那隻鬆散在地上的包袱趕了上來。這包袱裏別無所有；祇是一件穿舊了的補服，和一條褪了色的大紅裙子！

七 杉山之死

北京的亂事正和氣候一樣地熾熱了起來。寄住在喜雀胡同袁爽秋京卿家裏的那氏全家老小，竟爲了京城裏的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忘懷了轉眼就要穿着的夏衣，已被燒得一乾二淨，一時尚無着落，正在打主意。忽然那府派住在西莊子上的老家人溜進了城，好容易找到袁公館來，找着了主人，便跪在地上囁嚅着稟告：莊子上的糧食被搶光了。十三那一天，義和團放火，亂燒鄉間民房的時候，莊子也被波及了，燬了三座樓房和一幢茅頂的花廳。

「你是怎麼進城來的？」久工緊鎖着雙眉，吩咐張福道，「你偌大的年紀，這一趟够辛苦的了，站起來回話吧，反正這裏也跟府裏一樣，沒有外人。」

「回姨奶奶的話，」張福對久工叩了一個頭，爬起來倒退了幾步，垂手站在堂屋的下首，低着頭道：「我幾次走到西直門，都被頭上纏了紅布的團兵攔住了，不許進城，不聽他們的就是一刀！我瞥見城裏西直大街上，到處躺的是屍首，也就嚇住了不敢亂闖。」

「大前天的一清早，不知從什麼地方闖到西山一帶來一股拳兵，口口聲聲，說是要燒咱們的莊子，爲的是端王爺和咱老爺新近奉旨接管了總理衙門，今後專事反對義和團，人們告訴我這消息，便勸我趕緊溜了，免得吃眼前虧……」

「他們是不是就把咱家莊子燒了？」那丹插問了這麼一句。

「奴才該死，」張福說着便又跪了下去。「奴才從那時便逃出來，到現在還沒有回去過，一路上又找不到一個熟人，可以打聽打聽的。」

「大人祇不過奉旨行事吧了，」那夫人愁眉苦臉地說，「要是外面真的如此說法，我們就是躲匿在這裏，也終久不是辦法了。」

「媽，你且慢發愁吧，端王爺最信任義和團，怎會反對他們？謠言是聽不得的。」那丹隨即對張福道：「你還是站起來說你的。」

「二小姐，」張福重行從地上爬了起來，望着那勻說道：「你還記得那位教過你洋文的外國神父麼？……」

「你說的是法維爾，那外國老頭子麼？」久工沉沉吟了一下道，「張福，這一向你在外面可不能隨便提起，說咱家小姐曾經跟洋人學過洋文呀，這一點千萬要小心哩！」

「姨奶奶，您放心，咱那裏是當真老糊塗了，一點兒事都不懂啦！這怎好在外頭瞎聲張得的？您們日後打聽，要是奴才會瞎說過半句，姨奶奶，您儘管拿了麻錢來搨咱這嘴。」張福狠命地咳嗽了一陣，喘息着說，「正是『乏味兒』（註：這是『法維爾』音譯姓氏，在張福口中的異讀）。我溜到海

甸的街上，家家店鋪都把門關得緊緊的，一部東洋車也找不着。正在叫苦，忽然碰到了「乏味兒」的跟班小虎兒。小虎兒說他有出入城門的條子，——咱真的就毫無阻礙地跟他混進了城。

「當時也顧不得死活，闖過滿街的屍首趕到府裏，那裏想得到已經是燒成了瓦礫堆子，還在冒着一股股的濃烟哩。許多天不怕地不怕的窮人，鑽在濃烟裏檢拾着破爛。……」

「到了昨天將黑的時候，在小麻綾胡同遇着了端王府的畢二爺。這才打聽得老爺，夫人，姨奶奶，和小姐都在袁大人公館裏，夜裏不好走，全城到處有人隨便放洋槍，打死人的！所以到今日這時候才趕來。」張福說到這裏，嚥了一口吐沫，嘆了一聲說：「真沒想到，常到西山我們莊子上去玩的，去年送大人三大棵櫻花樹的那位東洋人被殺啦，……」

「就是那黑黑臉蛋兒，留着兩撇八字鬍鬚的東洋小矮子麼？」老太太腦子裏想起了那東洋人的模樣兒，長噓了一聲，「義和團如此鬧下去，真能够把洋鬼子殺盡麼？」

「這倒不是打神拳的鬧出來的亂子，現在屍首還曝在永定門外呢，不許人去收殮他。」張福頓了一頓，抹了抹自己腦殼後面拖着的，多日不梳，已經彎曲了的辮子，接着道：「是董提督大人的兵勇殺的。」

「董福祥那老兒從甘肅帶來的蝦兵蟹將，沒有一隻好東西！他們駐紮在南苑時，南苑一帶連毛丫頭都逃光。這種下作隊伍把他們調進城來幹什麼？」久工說着，把牙咬得緊緊地。

「這咱會聽到父親說道，因為京城裏太空虛了，是端王特奏請調進城來，怎樣一進城就闖禍？」那丹眉梢撓，兩眼睨視着自己的鞋尖，慢聲慢氣地道：「張福，他剛說的被董軍殺害死的，莫不就是日本使署的書記生杉山彬呵？他怎樣被殺的？」

「正是，正是，畢二爺說的就是他，咱一時說不上他的名字。」張福凝思了一下，滔滔地說道，「董大人是十二那一天由南苑拔隊向城裏開，十五進了城。據說那時洋兵也由天津快開到了，那東洋

先生是在這一天被派到城外去迎接洋兵的。

「他的車子到了永定門外的馬家埠，那地方董大人守崗的兵勇問是誰？他照實說了。這一下兵勇們嘩嘩了起來，提高了嗓子喝嚷着，『區區一名小書記，竟敢在咱們京城裏坐起紅帷的拖車，出入城門！滾下來。』便不由分說，七手八脚地提着他那東洋人的耳朵，把他從車子裏拖了出來，他一看情勢不妙，便堆下了一臉笑。

「『這是我冒失了，我願去見你們大帥謝罪。』據說他說着，還深深地鞠了躬。

「『胡說！』兵勇們更大鬧了起來，『咱們大帥是天上人，豈是你這矮子隨便見得的。』

「『那麼，就屈請大帥到敝使署去，由敝公使謝罪，怎……』東洋先生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營官就抽出了大刀，往他的肚皮上戳進去了。」張福說到這裏，向門外張望了一下，然後放低喉嚨說：「事後，董大人到端王府去了。端王爺還拍拍他的肩膀，豎起大拇指誇讚他說，『董大砲，你真是一條好漢，要是大家都有像你這樣的胆量，洋兵還有什麼可怕的！』太后知道了這件事，非但沒有責怪他，現在正派他去打洋兵哩。他們真是比打神拳的還要兇，還要厲害。——夫人，還記得鄧小赤鄧大人不？」

「怎麼不記得，就是我們家宅被燒的那天下午，他還去向大人辭行的。」老太太沉思了一下，「他不是新近簡放出去的貴州巡撫麼？」

「原是哩，鄧中丞這一次升官升得家破人亡了，」張福的臉上充滿了悽傷的神色。「這是咱親眼在西直門外瞧見的：那天鄧大人由城裏帶了他家大少爺動身，才走到西直門，就被打神拳的擋住了去路，要盤問他們。跟班的就上前去說是貴州新任撫台大人。打拳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大人由轎子裏拉出來，按跪在地上。這時打拳的二師兄點了一炷香，據說香烟直往上冒的，來的人就不是壞人。幸而那炷香烟是往上冒的，打拳的一面揮手叫他走，一面問隨從的車轎人丁『都是一起怎麼？』鄧大

人便又回過身來說。

「『是一起的。——這是小犬；那些都是我的下人。』

「『你兒子是幹什麼的？』打拳的二師兄問鄧大人。

「『一向在京供職。』

「『那麼，你爲什麼把他帶了走？』

「『因爲咱癮老了，不中用了，一路上要小犬侍奉。』

「『看你這寡老兒的精神還很好呀，那裏用得着他，滾吧！』說着吩咐打拳的剝下鄧公子和下人們的衣飾，然後押進城去。所有行李車輛馬轎都被扣住了。鄧大人一面痛哭，一面頭也不敢回地出城走了。等咱去追他時，已經不知他走到那裏去了。」

張福正在說着，外面傳說那大臣下朝回來了。他就由上房退出來，要到廳上去叩見老爺。才走下階台，久工喊住了他。

「張福，你等一下見過了大人，趕緊打個電報到天津去，」久工走到廊簷下對他道，「關照駐在那邊辦事的人，趕快辦一批夏天用的衣料來。現在全家的人，連大人急得沒有夏衣穿哩。」

「京城通天津的電綫，在十四那一天的中午就斷啦。貨物怎麼弄得到京裏來？現在的天津比這裏還要亂。據說裕大帥已經從天津退了出來。」

八 創千古未有奇聞

張福到了廳上，叩見那大人。這時候見的大小官員，一個緊接着一個來。那桐正忙得不可分交，那裏有功夫聽張福的稟報，便擺了擺手就叫他在廳上幫着侍候賓客。這時在座是督辦鐵路大臣許竹員

侍郎和順天府尹何乃瑩，那桐不待他二人開口，便先對許侍郎聲色俱厲地說：

「你這人怎麼這樣的糊塗，各處鐵路被毀壞了，上面並不是不知道，閣下雖是督辦鐵路大臣，其實那裏用得着你操心，何苦上那請撥款修理的摺子？」那桐淺嗽了一下，瞪了許竹簣一眼，微嘆了一口氣道：「上諭下來了：『着毋庸議』四個大字！你得小心些兒，端王爺和剛相國都嫌你多事呢！」

那桐送走了許侍郎。擺下了笑臉，回過身對下首座上的何府尹微揖了一下。

「恭喜，恭喜！」那桐歸了座，斜着身子虛謙地奉承着何某道：「你那拳民宜撫不宜剿的摺子，很有明見，他們已經在保你了，閣下轉眼就是副都御史。」

「這都是大人的仁德，」何乃瑩霍地跳下了座位，叩在地上，那桐並不去拉他，却由他自己站了起來，重行坐定，一臉孔的鄙笑。「有一件事要請大人的示下：吳郁生主考家藏的古玩金石不是很多麼，現在拿來了，該往那裏送？」

「人家的私藏是隨便拿得的麼？老兄！」那桐忍住了一肚子的氣，「誰拿的？」

「義和拳拿的，他們倒也是有相當的理由：請大人不要錯怪了。他們覺得古玩金石該歸公家收藏，免得在私人的手裏容易被洋鬼子騙去。……」

「老兄尊見很是，咱一時糊塗了。」那桐收斂了尷尬的笑容。

「那麼送到這邊來呢，還是送一部份到端王府上去？」

那桐才要想直率地駁他一頓，但終於以極大的努力，忍耐住了自己的性子。

「咱已經家破人亡了，那裏還有心緒弄那些無關緊要的身外零星瑣件。端王爺一向好此不倦，就請全部送到那邊王府裏去吧，我算是心領了。」那桐的語詞之間越發謙遜得過份。「老兄，還有甚麼吩咐的？」

「大人你還是這樣的口吻，簡直是要逼得卑職愧無容身之地哩，」何乃瑩的眼珠兒擺動了一陣，

若有所思，低聲下氣地說：「義和團最後的計劃，大人聽到說起過沒有？」

「沒有，這倒要領教，老兄是今日京城裏消息最靈的職員！連上面都在不斷地誇獎你能幹……」

「他們在燒毀使館，殺盡洋人之後的計劃，就是要殺盡一龍二虎三百羊！」

「這是什麼意思，敢請解釋。」那桐很入神地聽着，說了這麼一句，馬上向何乃瑩打了一恭，似乎惟恐他丟下這半句話，站起身就走，那可真就費人思索了。

「一龍指的是皇上；二虎是禮王，慶王，三百羊是在京的王公大臣……」何乃瑩很得意地說到這裏，忽然頓住了，笑嘻嘻地望着那桐。

「連皇上都該……大臣們更是該殺之列嘍！」那桐肅然地嘆了口氣道：「原來我輩都是綿羊，任人擺佈的綿羊！」

「大人說得真是，」何府尹眇了那桐一眼，自言自語地道：「三百隻綿羊當中可僥倖而不至於被殺的，祇有十八隻！」

那桐把他的幾句話玩味了一下，很懂得他的用意，却絲毫不動聲色。這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換了口吻，告訴他一旦擢升之後，順天府尹一缺將有一個姓王的接替。

「是不是王培佑？」何乃瑩眼中一亮地問。

「是呀，閣下已經預有所聞了麼？」

「倒不是預有所聞，這是卑職料到的，」何府尹欠了欠身子說，「奏請發給義和拳衆的口糧，深得太后歡心的不正是他麼？」

「你知道不？上面有一件重要的公事，立刻要派閣下出京……」

「是的，已經奉到了。」何乃瑩站起來道了謝，又坐下去接着說，「適才卑職已經到禮部叩謁了啓尙書，他老人家當面對卑職說，將來卑職回京銷差時，北京城裏一定早已沒有洋人的蹤跡，並說限

洋鬼在二十四小時裏一律離京的照會，已經用了印，由大人這邊着吏部許景澄送給各使館去！」

那桐沒有答他的詞兒，祇是約畧地點了點頭，何乃瑩覺得冷坐了一會兒，雖然那桐沒有示意送客，但也不便再不告退了，那桐起身送他到廊下時，家人飛奔進來稟報，說是慶王子載震和徐相國徐桐來了。正說着，他二人已經走了進來。何乃瑩趕即讓在一旁跪接，載震和徐桐連正眼都沒有看他一下，便被那桐迎了進去。

「爸爸叫我陪了徐相國趕來問你，」載震進了廳，既不請安，又不問好，便往上首的大圈椅上一屁股坐下，劈口說了這麼一句無頭無尾的話，便瞪着在下首坐着的徐老頭兒囔了起來，「請你先把手裏的那本太上感應篇放下，等一下坐在轎子裏再看好不好？把話交代了他，咱們也好各自去幹別的。」

「端王爺叫我們過來，就是問你，給各國使署的照會發出去了沒有？」徐桐倚老賣老地問了這麼一句，他手裏的那本太上感應篇却始終沒有捨得放下。

「發，就發！」那桐堆下了一臉的笑。

「發就發！這就是說你根本還沒有發！」載震當即毫不客氣地擺下了一付紫肝色的好像，哼了一聲道，「你倒底是什麼意思？你怕洋鬼子？還是受了洋鬼子的賄？」

「那桐，你要放明白些兒，你是聖眷頗隆的，不應該……老實告訴你：這一次義和團一定可以成事！天津紫竹林的洋兵已經被毀盡了，大沽口外的洋人兵船，被大師兄的神扇煽動了一二下，便都沉到海底下去了。……」

「兩位來得匆忙，這些話未免太言重了。義和團一定成功是決無問題的。咱剛回到家，還沒有坐定，您二位就到了。」那桐謙遜地對載震道，「請回報令尊大人，照會即刻發出。否則，那桐長有幾個腦瓜子，竟敢違旨！兩位放心好了。」

「我早就說你最明理，不用別人操心得的。」徐桐很高興地說，「好了，你等一下子就辦吧。我

爲讚揚義和拳民，近日撰得一聯：

「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孝，祇此精誠未混。

「爲斯世稍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二位覺得如何？」

那桐不待載震開口，便連聲誇讚不絕；可是臉上却佈滿了死灰色的苦笑。正在其時，甘肅提督董福祥闖了進來。

「徐老頭子又嚼什麼蛆？」那桐聽到董提督的聲音，忙立了起來迎迓讓座。

「你這土匪出身的甘涼積賊，那裏懂得風雅？當年左文襄公也真算是瞎了眼，提拔起你這蠢傢伙！」徐桐嘲罵了他一頓，他非但不怒，因爲他雖爲出身草莽，却深知徐桐的年高位重，得罪不起，反而甘心挨罵。祇聽得徐老頭兒兩眼看着書本問道：「你來幹什麼的？」

「王爺要我派人，保護這邊那大人去送照會，」董福祥轉過身來對那桐道，「我已派了二十名兵勇，常駐在這邊，聽候吩咐。」

那桐明知派兵勇來的用意，臉上顯出一付尷尬的窘相。但他祇有承情，決不敢拒絕。

「我問你，董胖子，你是最痛恨洋人的，」載震的嚴肅忽然間消失了；擺下了一付嘻皮癢笑的醜臉，對董福祥道：「你見到洋人便咬牙要殺，可是洋婆子跟咱中國娘兒們比起來要俊得多，你怎麼也是一樣地毫不留情？」

「嗨！這你們就不明白哪，不要以爲我董大砲沒有讀過書，平時也曾聽過我老把兄榮相國說過一二段聊齋。聊齋裏不是有一個妖怪，蒙了一張美人皮害人麼？洋婆子却正是一類的妖怪。你不信，改日我剝掉一個洋婆子的皮，你來看看！……」

「得嘍！你別以爲咱沒有出過北京城，是傻子！」載震談到女人是最起勁的，「那麼，你當喀什

噶爾提督的時候，爲什麼娶上好幾個喀什噶爾女人？她們不是長得跟現在京城裏的一些洋婆子一模一樣的？」

「這你就不懂了，喀什噶爾女人雖然長得跟洋婆子差不多，最是道道地地的中國種！」

「說正經的，董胖子，你的那些喀什噶爾的小老婆，味道如何？」

「連乾隆皇上都曾被喀什噶爾的香妃，迷湯灌得暈冬冬地。我的小王爺，那味道你就可想而知了！」

「那麼，你這兩天得便，活捉一個漂亮的洋婆子送來給我。麻煩你！你可千萬別嚷出去！」

九 五月二十三日

陰曆五月二十三的一清早，圍攻了東交民巷使館區整整一夜，「替天行道」的拳兵，暫時息了下來，退守在原來的陣地上。自從天亮之後，由禁城裏飛出來的砲彈也停了。在一夜工夫，大砲足足地發了一百四十七響。打中使館區裏兵營館署的不過七八發，其餘的不是落在空地裏，便是中在城牆上，所以崇文門一帶的城牆，真是被轟得千瘡百孔，焦頭爛額。

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雖然好一會再也沒有聽到有亂槍的聲音，可是路上連一個行人都沒有，却有無數的屍首，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東交民巷附近的大街小巷。還有好些摔在地上，無人過問的大小旗幟：紅色尖角旗上，寫的不是「奉旨義和團練」，便是「義和神拳」；黃色長方旗上，多半寫的是「助清滅洋」或「天兵天將」。混身黃衣黃褲的兵，背心上縫有一個「乾」字；遍體衣飾都是紅色的拳勇，胸前釘了一個「坎」字。他們的衣履刀矛裝束得跟戲台上的武兵一模一樣。這些已經被擊斃了的，生前曾揚言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勇，差不多都還死抱着一根木頭棍子。他們大概決沒有料到，這所謂的「二郎神棍」，竟然毫無神異可言。這一羣流氓土棍地痞，能够臨陣不死，樂得無惡不作；等到

既受了重傷，危急到臨死之前，這才明白過來，自己是受了神拳的騙，遭了所謂大二師兄一千人的愚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其實慈禧以下，莊、端、剛、英、徐等王公大臣，到了這個當兒也澈底明白了過來，但已造成了騎虎難下之勢，也就祇得硬着頭皮，蠻幹到底。

當時北京城裏信耶穌教的中國人相當多。姚家井一帶家家戶戶差不多全是基督教徒。所以義和拳決定在京城裏放火之後，第一處被燒的便是姚家井。這是陰曆五月十六日（西曆六月二十日）夜裏的事。拳兵發覺那一夜被燒的民宅全是空房子，原來教士們事先得到了消息，有的往東交民巷逃，有的往彰儀門外洋人辦的跑馬廳裏避難，義和團也就連夜趕到跑馬廳去放火。

第二天黎明前，他們下了總攻東交民巷的命令。攻打了一個上午，沒有一處闖得進去的。是吃午飯的時候，東交民巷裏的槍聲響了，使館區四週合起來才被槍斃了八個神兵，所有的七八千神兵却都一窩蜂地溜了，溜得無影無蹤。隨時就有人把這消息歪邪地奏稟皇太后。可是她在宮禁裏所得的情報並不是事實。她聽到的說是拳兵圍攻東交民巷節節勝利，洋兵才開了十幾槍，非但沒有打死我們一兵一勇，却反而被指揮的大師兄的一道咒語，咒得洋兵動彈不得紛紛棄槍逃回使館裏去，所以後來就沒有聽到槍聲。皇太后信以爲真，當即賚賜重賞，四處亂闖亂逃的散兵退卒，心裏正失了主意，忽見反而因爲吃敗仗倒領受着隆重賞賜，便又烏合了起來，從此更在北京城裏無所不爲，無惡不作。

爲了報復白天所遭受的恥辱，天一黑，便到處放火，先燒崇文門裏孝順胡同船板胡同一帶的教會學堂和亞斯理教堂。那一帶的人家從睡夢裏驚醒了，便沒命地往釣餌胡同以西逃，匆忙中所帶的一點細軟，半路上却被一一攔劫得乾乾淨淨；還被殺掉二百七十一位無辜的男女，便扣留了無數的少女美婦。後來單是蘇州胡同這一條巷子裏，褲子被剝脫了死在地上的女屍就有十五具之多；其中頭髮已經花白了一位，尙未成年的小姑娘兩位，其餘十位敢斷定完全是良家少女。當其時那一帶難民的慘叫悽嘯，尤其是在夜靜更深裏，禁宮未必毫無所聞吧？何況那一次夜裏有兩次大火，火光燭天，到處可

見，難道近在咫尺的紫禁城裏，就沒有一個人看見麼？這乃是皇太后縱容義和團所致的佐證之一。所以我們大可以說她對此狂妄的暴行，誠然是視若無睹！當晚另一處的火勢更大，被燒的是燈市口和勾欄胡一帶的洋房。這一次的火直到十八日的晚上，依然是烟焰滿天。

接着被燒的是順治門外的大教堂。大柵欄一帶的店鋪，因此蔓延，燒得一團糟。當時的京城成了一座火城。這一把火東邊燒到前門大街，西邊直到煤市街南河沿，並燒逾了河，直到月牆兩荷包巷爲止。正陽門的城樓子也跟着遭了殃。

自珠寶市燒了之後，大概主張放火的王公大臣也覺得不成話了，便下令關閉四城；可是義和團衆燒殺任了性，到了最後竟還放火燒了奧國使署東邊的中國銀行和銀元局，那一大座夾在中間的鐵路學堂也就跟着成了灰燼。

這時北京城裏，最可怕倒不是義和團，而是董福祥的甘軍，他們來自艱苦的西北，那裏見到過勞派，開拔到了直隸境內，已經是心羨眼饞了，何況又奉旨入部護維，便更放大了膽子胡作胡爲，加上遇着這大好難得的良機，樂得乘火打劫，隨心所欲起來。所以甘軍和拳兵在京城裏的重要任務第一是燒；第二是搶；第三是殺。至於攻使署打洋人倒反而成了幌子。在這個時候，民間盛傳着一種童謠，據說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便人唱了，這話未免有點兒神乎其神：

「這苦不算苦，

二四加一五。

紅燈照滿街，

那時才算苦！」

他們先搶洋人，再劫教徒，更掠富戶。居住在東交民巷附近的人家，有被搜擄至一二十次之多的，最後居然王公大臣的府邸公館也竟遭受到這一班軍勇的光顧。其中被搶劫得最慘的是尙書孫家鼐

的宅子，豈但搶得精光，連他兒子穿在身上的短衫都被剝去了。這事情被榮祿知道了，特地親自趕來查點，發覺連窗門都蕩然了。當即殺了幾個人頭，掛在孫宅門外示衆。還打算趕赴徐頌閣中堂家去慰問孫尙書；可是這時台基廠附近又起了火，翰林院也燒了起來，御河橋一帶發出猛烈的槍聲，榮祿已知到無可彈壓的程度，也就洩了氣，全城就更亂得成了極野蠻的世界。

那麼，爲什麼在這五月廿三日的清早，全北京城裏忽然平靜了下來呢？就在這時候吏部侍郎許景澄滿腔委曲，無可奈何地奉了懿旨，率領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堂官和他們的隨扈人員，在使館區東入口處下了轎，要往裏闖，值崗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當即擋住了他們的去路。許景澄靜立在路旁，讓堂官上前跟值崗的去交涉。

「不讓我們進去麼？」堂官對自己的翻譯說，「你告訴這小子，我們是送照會來的。要是就誤了，直是就誤他們自己！」

經過幾番解釋，堂官們雖帶有總理衙門的護照，亦復徒然。他們不祇把大清帝國致各國使署的照會，交給值崗的傳遞進去。許侍郎推說還有要公待辦，忍氣吞聲地回家去了。堂官便乘了轎子直奔端王府復命。這照會的內容極其簡短，其實就是哀的美敦書：

「……大沽礮台已爲各國水師所奪，現因中外戰衅已開，各使臣例應下旂歸國，限於二十四鐘點內一律離京……」

一〇 悲劇的掀起

端王府裏這時候權貴雲集，正在爭議着宣戰之後的機要。好些人都在廳上侍候着。端王載漪在自
己的書房裏和幾位重臣密議着，送照會到東交民巷的那位堂官被領了進去，他一眼看見徐桐四仰八叉

地躺在坑上看書，深知這徐老先生連太后都裏讓三分的，所以先叩拜了他，再拜載漪，又對榮祿下了一個跪。還有一個黑胖子，將帥打扮，料定是軍福祥，沒有敢隨便招呼，祇是胡亂地拜了。室內靜悄悄地，有一個京官，正伏在案上寫着什麼，認識是軍機章京連文冲。堂官把剛才遞送照會到使館區的詳情述了一遍，載漪把手微擺了一擺，他便退了出去。

「洋鬼子竟如此無禮！他們今日還在我們的京城裏，胆敢拒見我們的差官！」載漪在房裏來回地踱着。「好，我一定要殺得他們一個個的死無葬身之地。不然，我也算不得是載漪了。」

「王爺，這是我的事！」董福祥粗野地咳了一聲，望了榮祿一眼，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口。在這當兒，徐桐放下了「太上感應篇」，爬了起來，一面揉眼睛，一面問董福祥需要幾天工夫才能把京裏的洋人都殺盡。董福祥這一向深蒙徐老在太后跟前說了不少好話，難得他的青睞，加以榮相也在座，便絲毫不加思索地說，「不出三天功夫，準可以把洋鬼子殺得一乾二淨。……」

「大砲，你少吹吹，吹得太厲害了終有爆炸的一天！」榮祿聲色俱厲地開口了，「你的土匪隊伍，這幾天來把京城裏的富戶都搶遍了，也許這就是他們的本領，難道你隊伍還能夠趕得上聶士成的精銳，天津的消息，閣下必毫無所聞吧？……」

「是的，榮相國的教訓是對的。」董福祥忍了一肚子的委屈，但又那裏敢頂撞榮祿？

「你老是愛當面揭開人家的底子！」徐桐袒着董提督道：「我活了這八十歲了，還沒有淌見過草莽間能得如次的勇將！董大砲雖然是西北的攢匪，可是立的大功也不少了，其實兵匪何異？全在善用之耳，左文襄到底是有眼識的，你要知道軍隊不會搶劫便算不得是好隊伍，而且這兩天城裏被搶的都是教民，爲什麼不搶？」

榮祿沒有再說什麼，這時啓秀闖了進來，傳報太后的懿旨：問董福祥要是圍攻使館，他的實力究竟足夠不夠？

「老佛爺，已經下了決心，這事就好辦了。對了，我得想法子提拔苦幹了多年編修的王龍文。就是王龍文的摺子，才打動老佛爺的心的。」載漪說着從懷裏掏出王編修的摺子，翻了一翻，翻到那緊要的一段讀到：「『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與觀何異？……』打，打，打，打死那羣目無華人的使節；殺，殺，殺，殺盡中國境內的洋鬼子。沒有錯，董福祥你就去辦；你還有什麼不夠的沒有？快開口。」

「別的軍備都足夠了，」董福祥說到這裏，偷偷瞥了榮祿一眼道：「不過大砲太少了。這事祇有榮相國幫得了我的忙。……」

「哦，原來你連老佛爺自己的大砲都看中了麼？武衛軍才有幾尊大砲？你都不肯放鬆呀！」榮祿說到這裏，暴躁了起來，手指董福祥道：「好，你要武衛軍的大砲，董福祥，我告訴你一個辦法：你索性奏明老佛爺，連我的頭顱一同拿去！哼，要是榮祿不死，大砲你且拿不去的！」

榮祿氣呼呼地站起來就走了，誰也不敢留他，載漪惟恐董提督下不了台，祇得拍了拍董福祥的肩膀，低低的說，「他老了，明兒我去奏明了老佛爺，把武衛軍的大砲拿來就是了。」

「我也要走了，」徐桐四下裏找自己的拐杖。

「詔書已經擬就了，」連文冲聽到徐桐說要走，便趕緊把擬就的詔書捧了過來。「蔭老，請慢走一步，」讓晚生讀一遍，看有什麼地方要修正的：

「我朝兩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政府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

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論，原爲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往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被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利器，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敦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尙詐謀，我恃大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過智，助益鑲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卽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

「最後再加上『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可以用得不？剛才王爺說，等那大人來了妥慎地修正一下，他們怎麼還沒有來？」

「不用等他了，我覺得這詔擬得已是很妥當了，」徐桐很不自在地說：「王爺，我看那桐很靠不住呢。他對今次的大事，口頭上雖沒有什麼違叛的表示，可是最近他對你的吩咐亦復是陰陽怪氣，不知他心裏在想什麼呢？」

「我早已差了董福祥的兵勇去監視他。那桐果真靠不住的話，待我查真確之後，奏明老佛爺再給他顏色看！」載漪很氣憤地說着，並親自打起帘子讓徐桐往外走，這時廳上的大小臣工都肅然地站了起來，讓出一條很寬的道兒。

「不過你要預先籌劃一下，」徐桐穿過了大廳，正在下階的時候，忽然站住了對載漪道：「我們的正式照會既然已經送到了各國使館去，鬼子一定不肯罷休，他們會得趕到總理衙門去死纏的。」

「是的，這是我要跟董福祥計議的。」

「這時京裏缺乏一個人，要是袁世凱在北京的話，真要比董某有辦法得多！」徐桐說着，便上轎走了。

載漪回到書房裏，便囑咐董福祥，先暗派勁旅把使館區團團圍困起來。禁止洋人教民出入。並表示如果甘軍不够調度，虎神營也可以歸他節制指揮。

就在第二天的早上，德國使臣克林德男爵（Baron von Krefeler）在騷亂中的北京城裏被害了。中國在十九世紀最末一年裏，最可怕的悲劇！這悲劇的演成，跡近荒唐。義和團的動機雖然幼稚無稽，但我們在今日不可忽畧的，就是他們乃是中國民衆運動的萌芽，這萌芽却被無情的砲灰掩蓋了。當時的政府並不是真正信任義和團，而完全想利用他們作孤注一擲的強弩之末的鞏固清朝的統治，並妄想藉此擺脫外來的束縛！還有一點是我們今日不可疏忽的，各國政府在當時對義和團勢力的蔓延，早有所聞，早有準備。爲什麼當北京城裏的使臣僑民，已經遭遇到極大的危機時，却仍按兵在天津不動，好似漠不關心呢？事後我們才明白這原來是各國共同的陰謀。就是甯可犧牲當時北京城裏少數被圍被害的使臣和僑民的生命財產，而要藉此以逞他們國家演此更加强有力地宰割中國卑賤命運的野心。我們能說當時他們落空了麼？失敗了麼？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最末這一年裏最大的一場悲劇，給予二十世紀的中國，不少的警惕，無數的教訓，和很多的覺悟。

關於德使克林德男爵的死，傳說不一，至今有很多的紀載，各執一詞，據羅惇衍的筆記說是：

「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面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於道，殺之。後至

者皆折回。」

據託名「日本橫濱吉田良大郎」的紀載謂：

「德使臣克林德之被戕也，爲五月二十三日（註：陰曆五月二十三日爲西曆六月十九日）。
「先是總理衙門……照會至各使時，……限於二十四點鐘內一律離京。……各使……深爲詫異，特聯名繕就公函，送呈總署，請見王大臣面議此事，王大臣辭之，各公使無奈，乃復請展限於四十八點鐘內起程，一面整束行裝，作出京計。」

「德使素性急躁，定欲一見王大人以辯是非。遂於是日帶同繙譯官某君乘轎前往。復恐途中或有不虞，特置手槍於轎內以圖自保。詎行至東單牌樓時，不知如何，誤將槍上機括觸動，致忽轟然作聲，該處爲比國使署，署中守兵聞有槍聲，疑官兵來攻，即蜂擁趕出，開門放槍，時適有官兵在彼，亦疑其擊己也，頓即還槍轟擊，槍彈橫飛之際，轎中人已中其一，蓋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繙譯官某見之恐甚，急即捨轎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暫避，所有隨帶護兵，因見華兵及旁觀者愈聚愈多，遂亦不敢前進，告之各隨員，分告各國使署，此爲決裂之始。」

據當時中國政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的紀載說：

「直到六月十九日爲止，我們所要應付的祇不過是拳民的騷擾。可是到了二十日，忽然接到總理衙門的一份通知：說是各國海軍佔據了大沽砲台，命令各國使署上下人員統限於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北京。我們因此全驚訝起來，大家便趕緊商妥覆文，送到總理衙門。說大沽的情形絲毫未有所聞，對於任何的誤會深致歉意。同時如此倉促的通知，實在是不可能在限期之內離去，甚至於連收拾行李都來不及。建議派人去拜會總理衙門被拒絕了。而在二十日的早上，克林德男爵，德國公使借了他的繙譯官，珂德斯（Cordas），決定單獨到總理衙門去一趟。他的同僚會勸他不必去，可是他覺得既然事先約了對方，就得去，在他離開使署的十分鐘之後，他的中國籍的跟

班沒命地奔逃了回來，說公使才到哈德門（註：崇文門）大街上，便被飛來的槍彈打死了，他的翻譯官負了重傷，逃到教會裏去（註：美以美教會在船板胡同內），事後才被抬回到德國使署的。德使被戕之後的沒一會兒功夫，北京城裏的甘軍和拳兵，便從四下裏開始總攻使署了，這時四面八方受擊的東交民巷使館區裏總共擠滿了四·五三八人，其中大多數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國難民。各國海軍陸戰隊足以保護他們的合起來也不過四百零九人。所有的人都武裝了起來，婦女們便幫着裝彈藥縫沙袋。」

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的緊隔壁，有一片很小的兼賣古董的雜貨店。這店有一個古董，是西元一八六〇（咸豐庚申）年英法聯軍，攻打北京時遺留下來的一尊古老的舊砲，也就被重行搬了出來，再打一次中國人。

祇不過是四十年前，被外國軍隊做過一次戰場的中國京城，這時候被所謂文明的外國人再一度當作戰場了！

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人當真是「野蠻」的麼？我們希望公正的客觀的史家悉心追究一下：中國人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累年累月不斷地嘗受着「文明」人的砲火的滋味，爲什麼還會發生這一次「野蠻」的動亂？況這一次動亂爲什麼萌發自民間，真正愚魯的民間呢？

寫到這裏，我有些兒惶惑，惶惑的是在今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之後的今天，在所謂科學進入原子時代的今天，在人類現實中依舊有兩大思想相互火併的今天，殊引以爲不解的，現代人所謂的「野蠻」和文明的分野究竟何在？

一一 閏八月的不祥

這時候北京城裏，有一位年已七十八歲耳朶聾了的旗人，他跟清末一般的衰弱腐敗，但是他還能安分守己；他跟朝廷裏別的大臣是一樣的信天任運，可是他並不是暗無所知者流；庚子時他已經退休了，倒很有再出來幹一番，作東山再起之企圖，然而他總算正經，他並不趨炎附勢，這位老者便是以理學著名於當時的滿洲正白旗的景善。

景善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清朝的滿漢臣工就無不佩服他的學問，道光帝旻甯曾一再稱讚過他，並御書了一軸「朱子語類」賞賜給他，到了同治帝載淳的手裏，因為景善家跟葉赫那拉氏有沾親搭故的情誼，所以到了同治八（西元一八六九）年便升任他做內務副大臣，很得慈禧的歡心。光緒年間，朝中紅人左宗棠跟景善相處得極為密切，曾在太后召見時，提到景善的老太爺在道光朝曾當過都統；由於左宗棠的這一句話，景善升任了內務正大臣，這是光緒四（西元一八七九）年的事。他又曾充當道端王，瀾公和惇王子的師傅。現在呢，這麼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偏偏生的兒孫一個個都是忤逆不孝的。

這年陰曆五月底六月初的北京城裏，雖然畧有夏意，並不燥熱，可是京城裏充滿了火藥氣息，人們都感覺心煩；氣候儘管不熱，人們却顯得熱悶異常。宣戰詔下了之後，北京城裏所有的臣民都似成了熱鍋裏的螞蟻，年老的長者在暗忖着四十年前的庚申（西元一八六〇年英法兩軍破天津入北京，咸豐慈禧逃難熱河）事變，恐怕又要在北京演出了吧？

就是德使克林德被害的當天黃昏時份，北京城裏用不着點燈，到處是一片冲天的火光；北京人逢有喜慶或過新年的時候，喜歡放鞭炮，天地響，飛魚，鐵樹開花……，此刻京城裏倒是到處響亮，可是這響亮中，却充滿了悲慘，屠殺，淒涼，野蠻，痛苦，流血……

景善老先生正由着他的老僕劉順，在昏暗的室堂裏替他剃頭。景善爲甚麼趕在這當兒剃頭？何不待到明兒早上，做亮得多，免得在黃昏裏刮破了腦袋？這就是景善這古怪老頭兒的迷信吧！四十年前的庚申年，他在英法兩國洋兵打進北京的那一天，也會匆匆忙忙地剃過一次頭。結果洋兵進城了，他

却沒有遭受到災難。他相信這當中很有一些冥冥的玄妙；剃一次頭相當於被砍一次腦袋，腦袋既砍了，洋兵的洋刀就再也不會架到沒有了腦袋的頸子上。今天既已又向洋鬼子下了宣戰詔，洋兵這一次難保不再衝到北京城裏來；易言之，北京城裏的每一隻腦袋都有搬家的危險性，與其等洋鬼子來砍，遠不如自己先剃，當時的人因為都有這種迷信的心理，以為既捱過剃刀，就不至於挨槍刀。

正當景善的乾癟腦袋，被劉順捏在手裏，沿着蒼白了的辮髮的邊緣，一刀一刀剃的時候，他那性情悖逆的大少爺恩珠闖了進來。

「你剃完了頭，拿五十兩銀子給我。」這不像是兒子對老子說的話，而這確正是恩珠在客堂裏對景善說的，「你不要老糊塗哪，洋兵就要闖來了，你一生刮來的錢還不趁早給我化，難道等洋鬼子來搶？糊塗，糊塗，越老越糊塗——」

這一頓話，景善一句都沒有聽到，還是劉順在他的耳邊提高了喉嚨，嚷了一陣，才知道兒子又來要錢。他不像平時聽見兒子要錢，便要火冒，臭罵一頓，噴得一下子的吐沫。

「錢？那裏來的？」景善剃好了頭，摸了摸自己的腦壳，和那條細而又曲，灰裏帶白的辮子，老花了的眼睛看見廊下剛巧走進來的一個人，以為就是自己的兒子，便用那枯老了的手指往空指戳了一陣，嘆了一口長氣道：「滿洲人的氣數，到了你們這一代算是完啦！……」

「大人，大爺，已經走了。」劉順雖老，在昏暗中還看得出來的是誰，便搶着先對來的人叩了一頭，接着對他的主人說，「那大人來了。」

「什麼？是琴軒弟台麼？我真該死，老了，不中用了。」景善的心目中，那桐雖是個後輩，却很看得起他，所以忙舉手讓他坐，並吩咐着，「快掌燈！弟台，你這個時候趕來，必有見教。」

「老世翁，這一向宮裏宮外的事情，諒來恩明世兄必定隨時奉稟……」那桐緊靠在景善下首的一張椅上坐着，提高了喉嚨，猶恐景善聽不清楚。

「哎呀，千萬別提那羣畜生，」景善把劉順端來一盞雪亮的保險燈的燈芯捻小了不少，這才狠狠地嘆一聲道：「倒是文年常來告訴我一些內情：聽說太后已經著李鴻章來京……」

五月十九日（西曆六月十五日）的上諭總共下了五道，其中有一道是：

李鴻章着迅速來京。兩廣總督着德壽兼署。袁世凱着酌帶所部迅來京。如膠粵地方緊要，該撫不克分身，着揀派得力將領統帶來京。此旨着裕祿分別轉電李鴻章，袁世凱，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

「要是太后着李鴻章來京的話，我看這一次的事情就不會鬧大了。」景善說着，兩隻無光的老眼凝視着堂外的一片黑暗。

「老世翁，你聽不見吧，現在在外面還在不斷地開砲放槍呢，你聽，」那桐吸了一口水烟袋，咳出一口痰，喉嚨更響了些兒，「我看此次的中外不和，一定要鬧得不可收拾，您老還不知道吧，宣戰詔已經在今天早上送到各國使署去了。」

「琴軒你現在是在總理衙上行走的呀，你怎麼不阻攔着他們？」

「您老該是明白人，目下端王爺的氣餒，誰敢違拗一下子？我把那詔書稍微壓了一下，他們都恨得直咬牙，恨不得砍掉我哩！」

「唉，氣數，真是氣數，現在這一場亂子，簡直可算兵載漪一個人闖下的。就憑那一付沒出息的鬼樣子，性情那麼暴躁，舉止那麼粗鄙，也居然想日後做太上皇的夢！這不真是皇家的氣數完了麼？去年洋人不贊成他的兒子當大阿哥，他恨煞了外國人，可是也不能拿國家的命運來爲自己報仇恨呀。我至今還記得，是去年臘月廿四日，就是京裏大家送完灶的第二天，太后召見大家商討廢今上，立新帝的時候，我就看明白了全朝文武的誰是誰非……」

當時慈禧問大家：假使把光緒廢了，應該加什麼樣的封號，才算合適。她是早已胸有成竹的了，

記得在四百四十一年前（西元一四五六年），明朝景泰帝朱祈鈺，當他的兄長朱祈鎮復位之後，降封爲王的故事，她很想援以爲例。當時誰也不敢開口，獨有倚老賣老的徐桐，大言不慚地說，可封做「昏德公」！這不是沒有出典的：當年金封宋帝，就是用的這「昏德公」三個字。因爲這麼一句話，徐蔭軒這老頭子很使好多人看不起他，景善也就因此不再跟他切磋學問了。可是當時在場的王公大臣誰敢反駁他？

「他看到敢怒敢言的倒是今上的師傅，當時的軍機大臣孫家鼐，他就當太后的面說，廢立一定要等到今上萬歲之後，你猜，太后說什麼？所以我說這是清朝的氣數，太后氣呼呼地說：『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會議，所以兼召漢大臣，不過是給你們一個體面』。唉，氣數！」景善嘆息着，「好，現在洋兵又殺到北京了，這大概是洋人給中國皇家的體面！」

「您老還不知道吧，」那桐說着，向四下裏張望一陣，接着就在景善耳邊說，「孫大臣的家裏被拳勇們搶空了——」

「嘿，不用追究；這都是載漪一個人的鬼，這一次的亂子完全是他一個人闖的，什麼也不爲，祇爲報仇，報私仇。」

「老世翁，我今天特地來請教你；京城還住得不？舍間女眷多，不走，恐怕吃眼前虧；走吧，往那裏去吓？」

景善和其他的親貴臣工一樣，是很講究流年的；他說閏八月是滿清入關以來最不祥的預兆，從前每逢閏八月那一年的前後，總是要發生許多的變故。庚子年是閏八月的，所以他早料定了這一年的不幸，前一個閏八月的年份是同治壬戌（西元一八六二）年。壬戌前的兩年，英法洋兵打進北京；壬戌的後兩年，北方鬧捻匪，眼前這閏八月的年份裏，所預料的不幸已經發生了。

他主張即使洋兵攻入京城，也不逃難到別的地方去的，在他的腦子裏，並沒有洋鬼子比中國人文

明多的念頭，倒是覺得「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乃是顛撲不破的至理。所以不打算離開京城，事實上他耳聾眼花，風燭殘年，要走也休想走得了；何況他深知道他的這個家，要是他走了，也就完了，現在他還住在宅子裏，兒子們已經是偷偷地在賣東賣西，他一走，就更可以明目張胆的胡作非爲，不待洋兵來搶，大約他們早就敗蕩完事了。

清末的門戶之見最深，政界裏的派別也最多，甚至於一個候補知縣也自有其鷄羣狗黨，他們相互勾結，相互傾軋，排除異己，團聚親信，國事其次，人事第一，甚至於因人事而牽涉到大局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在所不惜，那桐想先把家眷送出京城，所以特來請教景善。景善覺得滿洲人最好回到滿洲去，可是京津鐵路已斷，奔熱河又未必能平安，往山西去吧，晉撫毓賢是端王的爪牙，是附和義和團的有力者，恐怕山西這一次也不能夠靖靜。

「你要送家眷出京，祇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得——陝西。」景善玄妙地屈弄着手指頭道：「端方也是我們正白旗的人，我料他是不會妄動的。陝西方面很有些學者，致力於理學的人也着實不少。……」劉順這時提了一小塊豬肉，笑迷迷地走了進來，說是這塊肉是北洋陸軍統領榮祿榮大人適才派人送了來的。

「剛送到門上，就被大少奶奶攔住割去一大塊，祇剩下這麼一點兒。燉既燉不成，紅燒又犯不上，……」

景善氣得直瞪眼，但當着那桐的面，又不便過分發作，祇得惡狠狠地說：「叫她們不必太性急了，等洋鬼子來把我宰了，任她們清燉紅燒吧！」

一二 假造的外交團照會

「現在各國業經開釁，京師戒嚴，所有城守事宜，即應妥爲籌備。着派載勛，載濂；督飭八旗滿蒙漢驍騎營官兵嚴密防守。並派都統裕德，廣忠，符珍，敬信，恩佑，貴恒；副都統芬車，希郎阿等八員，各按段落，晝夜梭巡，均歸載勛節制。勿得稍有疎虞。欽此。」

天色還沒有亮，禁宮的朝房裏已經擠滿了人。那桐緊皺着雙眉，剛踏進門，便先碰到榮祿。他向榮大人拱了拱手，榮祿便把這道上諭往他的手裏一塞。他就着燈光看了一遍，長嘆了一聲。冷不防有人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下。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大學士剛毅。那桐忙堆下一臉的苦笑。

「琴軒，你過來，」剛毅說着，引那桐到朝房的角落裏，說話的聲音是低沉的，却充滿了暴戾，「你跟他（指榮祿）很不錯，該勸勸他，要不是他在端午的時候，把天津開來的三百洋兵放進城，現在義和神兵早已把使館區攻下了。義和團實在是有本領的，這是中國從此翻身的機會，連李總管都熱心贊助了，他就不該在老佛爺面前搗蛋！其實搗義和團的蛋，就是搗整個朝廷的蛋，也好似搗老佛爺的蛋。他豈不是成了……」

「混蛋！」那桐接着剛毅的口氣，點明了他的內心，但也不敢太違拗他們，祇佯作附和地答應着，「您這話是對的，連李總管都說義和神拳的是，誰還敢說半個『不是』，他長有幾隻腦袋！前兩天把徐蔭老白受了一頓委曲……」

「徐老頭兒受了什麼委曲？我怎沒有聽到說起，什麼委曲？」剛毅好奇地追問着。

「也算不得是一件委曲，」那桐沉吟了一下道，「太后把蔭老召去訓斥了一頓。」

「爲什麼？偌大的年紀，那裏還再受得委曲。」

「正是呢，說他不用心教導大阿哥。」

「總要有所爲呀？」

「爲了大防哥同了幾個太監，在宮裏穿了義和神拳的衣服，練習拳術，大阿哥也練神拳，不正是

再好不過的爲民表率的行爲麼？偏偏被老佛爺撞着了，當時把大阿哥罵了一陣，又訓斥了徐蔭老。」

「本來這是大阿哥的，不是，一個才十四歲的人，打什麼神拳呀？」

「不是小孩子也都要練神拳麼？大阿哥已經十四歲，還嫌小？」

剛毅被那桐這句話逼得閉口無言，哭笑不得，忽見李蓮英李總管太監到了朝房裏，大家都蜂擁了上去，好多一品大員竟俯屈了自己的身份，向這四品的太監叩安問好。中國的官場一向如此，今日不是如此，做官的人們自己心裏明白，這亦復算得是中國傳統的心理：「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官不在大，有權則行！像李蓮英殘缺不全，沒有用的傢伙，既蠢且賤，既卑且鄙，但因爲慈禧的恩寵而有權，這就行啦。他一眼瞥見剛毅，便直呼他的名字。

「剛毅，我特地抽出空來關照你們一聲。」李太監傲慢地視了大臣們一眼道，「等一下召對的時候，你們千萬不要在老佛爺面前把義和團吹捧得煞似天將天兵一樣；你們越吹得厲害，老佛爺越是懷疑得兇，小心些兒，再吹就炸啦！」

李總管才要回身就走，瞥見榮祿在門角落裏無言地呆立着，他趕緊堆着滿臉的笑，拱着手，走近他的旁邊。

「老佛爺快下來了吧？」榮祿冷冷地問他。

「還有一下子呢，這兩天住到甯壽宮去啦，要下來得晚些。」

「什麼時候由西苑移駐到那去的？甯壽宮的陳設太差呀！」

「有什麼辦法呢，這兩天槍砲子彈滿天飛，人聲的喧囂，通宵達旦。」李蓮英把上身微躬一下，兩眼望着外面快亮的天色，不勝煩燥地道：「老佛爺在西苑已有好幾夜不能安睡，這才搬到甯壽宮去的。哦，步兵統領崇禮來了嗎？」

「九千歲，崇禮在這裏，」滿臉孔文質彬彬的容表，却幹着武差事的崇禮，忙從人叢裏擠了出

來，到李總管的跟前，很謙卑地打了一個千，候着他的吩咐。

「你是幹什麼的？」李總管似還禮非還禮地把腿畧微地蹲了一蹲，却板起了面孔，提高了嗓子嚷了起來，他不祇是嚷給崇禮一個人聽，乃是要大家都聆聽着：「京城裏燒殺了這麼多天，據說滿街都是死屍，你怎麼不派一部份人去辦這收斂的事，你沒有打過仗麼？」

「是，是，我隨即派人去辦。」崇禮低下頭。

「大概你不再派人去辦，恐怕馬上就要派人來辦你嘍，」李蓮英說着，把頭轉過來對榮祿很嚴肅地道，「昨天下午，老佛爺臨幸南海西小山頂上，望見京城裏到處是火光冲天，已經有些兒不痛快，忽然一陣風，吹來了一陣難聞的臭味，老佛爺把鼻子掩了，問是什麼臭氣？我心裏明白，是滿街屍首的腐臭，不敢奏聞，偏偏繆供奉一言道破了，老佛爺很不高興，當即問我：『這該是誰管的』……」

「老佛爺面前還要請九千歲多關照，」崇禮在一旁聆聽到這裏，立刻跪了下來。

「我聽說，你……」榮祿的一句話到了嘴邊上，呻味了一陣，這才放低了聲音道，「李總管也蠻欽佩義和神拳哩。」

「你，你，你不能這樣說，」李總管向榮祿的面前邁了一步，正其容，厲其聲地說，「凡是老佛有說是的，我李蓮英不敢哼半個『不是』；我李蓮英是沒有主意的，要是說我也有主意的話，那完全是老佛爺的旨意。老佛爺說義和神拳可用，事實上義和團的人儘管都是草包惡棍，我也祇有說他們是可用的份兒！」

李蓮英這時見到端王已經進了宮門，遙遠地走了過來。他敷衍了榮祿一陣，便撇下了衆大臣，走向端王的來路，迎了上去。他們來不及寒暄，李總管也沒有向端王叩安，端王便一把拉了他靠着自己右首，並肩而行。

「總管，你來的正好，大沽真的失守啦！二十一日失守的，守砲台的提督羅榮光已經在天津吞鴉

片烟死了——」載漪說話的聲音越說越低，臉上充滿了拿不定主意的神色。這是顯而易見的；他惟恐這麼一來失去了慈禧的寵信，他也深知道李總管是很有把握左右朝廷大事的一位極有力的份子，怎得不仰這太監總管的鼻息？

「事到如今，也祇有一不做，二不休了！」李蓮英自己心裏忖度了好一會兒，他們二人並沒有一直往宮裏走，却在甬道上來往地徘徊着。等到遠處的鐘聲傳進了他們的耳鼓裏，李總管驚覺了過來，知道快是朝見的時候，他便毅然地問載漪道：「王爺，您難道不明白這一次對洋鬼子的宣戰，老佛爺爲什麼不顧好多重臣的反對，竟下了詔書的麼？」

「我很明白，完全是我吩咐啓秀假造了奏聞的那一件外交團照會的力量。」這時載漪謙卑地對着李蓮英苦笑了一下，又呵了呵腰道，「這都是總管的妙計，將來事成了，總管，不是我載漪當面恭維您老人家，您才是大清國真正的復興之主……」

「王爺，你太言重了，可是你更該明白那假照會怎麼就能打動老佛爺的心，那一點是動了她老人家的呀？指明一地，給中國皇帝居住，這失了皇上的尊嚴，却沒有直接損害到皇太后，她老人家滿不在乎；假造的照會裏說，代收各省錢糧，也算不了什麼，可以把膠州灣白送給德意志，把台灣割讓給日本，香港給英吉利佔據了，我們有的地方，能割的就割些去，能讓的都讓了，這等於在老牛身上去一根毛，無關痛癢！再說代收錢糧，祇不過是代收而已，使用的權還在我們手裏，老佛爺也不會放在心上，當做一件了不起的事；至於說代掌天下兵權，在我看來，真是求之不得，省掉你我的許多麻煩，又省得太后操許多的心……」

「我知道了，知道了，假照會裏最使太后寒心，而她決心下詔宣戰的，是假照會裏請太后歸政，把大權讓給今上，廢掉小犬！妙呀，總管，我記得這一條是剛毅想出來，您還記得？那天太后一看到照會，先還心平氣和，後來臉色都變了，竟大怒了起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老佛爺發那麼大的脾氣。」

前次爲了康有爲那小子，她老人家也沒有發怒到這般地步。當時老佛爺看到照會裏這一款，立即惡狠狠地罵了起來：「他們怎麼竟敢干涉我的大權！此能忍孰不能忍！」……現在真的宣戰詔是下了，大沽口也真的失守了，仗能打得勝打不勝，還是問題。天呀，我也得喊你一聲九千歲爺爺了，怎麼辦呢？怎麼先瞞住老佛爺，我們再下來商量應付的辦法？」載漪急得兩眼都紅了。

「我不是已經說了麼，一不做，二不休，」李蓮英很安詳地指點着載漪道：「我們既已把老佛爺哄住了，不如把大沽的敗績，反過來改成捷報，先安住她老人家的的心，然後我們想怎麼辦，便可以怎麼辦。」

「對，對，對！這真是上天佑我啊！要是老佛爺跟前沒有你九千歲……」

「王爺，一清早上，你跟我少灌些迷湯，我受不了。」李蓮英臉上充滿了得意的獰笑。「祇要一旦當了太上皇，不把我李蓮英打進冷宮裏就够啦。上去吧，別誤了。」

「好總管，你去接鑾駕，」載漪向那往甯壽宮一條甬道上走去李九千歲，把兩手舉得高高的拱了一下。「等一下在太后面前奏聞了大沽口的捷報，不是又是挑了裕祿那小子，白受一場犒賞，真是便宜他這吃敗仗的直隸總督嘍。」

載漪往內廷走時，比剛才進宮來的當兒，要氣壯得多，臉上是一團高興的氣色。

一二三 勝利的希望

慈禧聽到直隸總督裕祿捷報，真是高興極了，當時就發帑金十萬兩，犒賞戰守大沽口有功的羅榮光和他的將卒。這被蒙在鼓裏的野心勃勃的老太婆，又那裏想到非但羅榮光已經自殺了，大沽一帶早已飄起洋人的國旗，天津亦復岌岌可危，朝夕難保。

附和拳衆的京朝大夫王公大臣，更是樂不可支。當散朝的時候，剛毅走下丹墀，便追到載漪的跟前，一面替他道喜祝捷，一面深怪他，爲什麼不乘這機會除掉幾個異己。本來走在載漪左首的那桐，亦很以剛毅之見爲然。

「時候到了，」徐老頭子一步一擺地說：「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之流，乘今勝夷之日，以其貳於夷，不奉朝命，可以請斬矣！王爺，此時不戮彼輩，更待何時？」

「不忙，不忙！」載漪自己心裏明白，但不能不敷衍這羣很爲他出力的滿臣，而滿腔的心事，又不便對他們明言，祇得含糊地說：「等到全盤大捷，再辦那班老狗囊也來得及。」

「王爺的高見也對。把洋鬼子都殺光了，再跟假洋鬼子算帳。」剛毅說了便匆匆忙忙地先走了。

剛毅才走出午門，碰到了趙舒翹趙尙書，便拉了他一道兒上城樓裏去看義和神拳擊打洋鬼子，圍殺使館區，趙某本是廉明正直的好好先生，也很有見識，他的一生祇犯了一樁毛病，這毛病亦復是過去二三百年以來，和近代的一般中國人所犯的通病：官癮很大！爲了做官不惜犧牲一切，人格可以不，官却捨不得不做；以財貨聲色的諂媚，而趨炎附勢，則爲有官癮者，更所不惜的了。趙舒翹便是一個眼前很好的例子。他明知剛毅兵部曹外任巡撫，內召爲尙書，入樞府，攬大權，官高爵厚。事實上他是一無所能，除了會寫自己的名字「剛毅」二字外，所識的字是可以升子量的。可是他精究了做官之道，到今日，滿朝文武誰不知道剛子良的后脊極隆！

趙舒翹在庚子年間，官至刑部尙書，也算得是摸到鑽營訣竅的一個。他的所以能顯貴起來，完全是剛毅的力量，剛毅以清正是詡，趙某也就以廉明爲標榜；子良在一兩年由江南携歸梁啓超的清議報，呈獻給太后；舒翹儘管內心仰佩康梁，憐惜德宗，但爲了做官，他也祇得昧了良心，在召見時痛罵洋鬼子的庇護康梁，影影約約地附和着立載漪的兒子溥儀當大阿哥；所以在城樓的樓梯上，剛毅回過身來對趙尙書說：

「展如，你看，老佛爺現在再也不疑慮義和拳不中用了吧，裕壽泉在天津已經打了勝仗，祇要天津能擋住洋兵，京城裏的鬼子就祇有死路一條，使館區那裏禁得起天兵神將的吹灰之力，一兩天工夫就可以把他們殺光了。等到那時候，天下不太平也就太平了。」

「良翁，您才是國家的棟梁哩，」趙舒翹扶了剛子良一把，他們一起走到城樓邊上，嚇得禁衛軍趕緊讓出了一條道兒。他們這兩個老頭兒聽到隆隆的砲聲，便不敢再往外走。趙尚書手指着遠處，嚷了起來，「哎呀良翁，您看，那一股烟，那是甚麼地方？多大的火呀！」

「那是北御河橋一帶，快了，就快打下奧國使館了。……你看，你看，那兒不又是一簇火麼？」

「那不是俄國道勝銀行麼？好，好，燒得好，燒得好，他們答應送給我一筆銀子，後來居然賴掉了，燒得好！」趙尚書的臉上充滿了幸災樂禍的揶揄神態。冷不防一顆流彈直向城樓上飛了過來，嚇得他連忙往地上一蹲，就一蹲一蹲地溜下了樓。

剛毅也嚇得面色慘白，闖到樓下，發現趙展如躲在牆角落裏索索地抖。他倒反而故作鎮靜。

「這就是你我未曾學習神拳的吃虧了。要是會得一兩手的話，刀槍不入，那還怕什麼烏流彈。」

「良翁」趙尚書從牆角落裏黏了一身灰土，走了出來，驚色未定地反駁了剛毅一句，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反駁朝中有權有勢的人物，道：「這幾天我看義和拳也着實死了不少呢！」

「那是冒充的，現在冒充義和拳的多啦！真正的神兵是決不會死的，」剛毅跟趙尚書臨別時又叮囑了他一聲：「展如，你千萬不可挑義和拳的眼兒呀，反對義和拳便是違叛懿旨……」

「良翁，你放心，你怎麼吩咐，我怎麼辦！我趙舒翹惟良翁是瞻。」

趙尚書從此死心塌地附和義和團，成了端王一派的死黨，他有時候覺得不妥，可是爲了自己的地位和既已形成的權勢，也無可奈何。他除了硬着頭皮一味地希望義和拳勝利而外，別無他路可走！

過了一天，使館區非但依然沒有攻破，翰林院却被燒得一乾二淨。趙尚書心裏開始懷疑義和團的

不可靠。等到他知道放火燒翰林院，是爲了想把火勢蔓延到使館區裏去，才稍微感到一點兒安慰。結果也祇不過僅僅乎連累了奧大利使館。其實這時外僑集中在英國使署，使館區外圍的各國使館，都早已剩得一幢幢的空房子而已。

記得是陽歷六月廿四日（陰曆五月廿八日），北京的天氣已經相當熱了。義和拳和董軍曾在慈禧太后前面誇口說：天兵天將已由天上趕到，陰曆五月底洋人必定被剿滅得不剩一個，並約定六月初一日全國上下慶祝勝利，恭佑皇太后萬壽無疆。目下距離約定勝利的日子，祇剩下兩三天，而使館區咫尺之地依然安如泰山。端王，剛毅，趙舒翹，啓秀，徐桐，董福祥這一千人着了急，因此，從廿四這一天的黎明時份，下了總攻擊令，不斷的砲聲，把北京的人都從夢裏嚇醒了。

這天早上的第一砲，擊中了英使署頭等參贊的住宅，把屋頂打塌了，其實由早到晚，發了無數的砲彈，砲彈都是十五磅重的，大砲安置在前門樓子上，砲位裝置得這麼高，而攻擊的目標却又如此的近，結果一天的砲火祇是那第一砲中了英參贊的屋頂，却沒有傷一人一畜。其餘的不是落在空地上，便是反而打傷了中國的軍民。

肅王府也是義和拳攻取使館區的目的物之一，出動這一處攻勢的義和拳約七八百人，甘軍五百名，他們這一千多人祇有六枝毛瑟槍，把守這一帶的法國和日本的水兵，不足三十人，相持到晚上，洋兵沒有傷亡一名，一千多的隊伍反而懸起了白旗子，派了人到北橋來請降。

下午，英使署的西北角起了大火，沒有一會兒工夫，燒延到使館區的南北馬號，義和拳在外圍堆積了引火易燃的東西使火勢擴大，董軍便乘着迷漫的火勢，衝進了洋兵的防綫。這是義和團在北京圍攻使館區唯一勝利的場面，可是這勝利的場面，維持不到半小時，衝進防綫去的一兩千人被聯軍和各國義勇隊密密的排槍攔住了去路，大刀失去了作用，神拳也根本毫無神通可言，他們前進不得祇好往後退，後面是火，滔天的大火；退，退，一個個退到火裏去！這一場血戰，一直支持到第二天早上。

一兩千的甘軍和義和拳都被燒死在大火裏，沒有一個活命的。
義和團勝利的希望隨着黑夜消逝了。
天又亮了！

一四 黑暗中的北京

拳衆已經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勢，全北京城裏充滿了恐怖和驚慌。恐怖的不是連天的砲火，而是兵勇的蠻橫；驚慌的不是戰事的失利，而是拳衆的搶劫。

端王近來一手掩天下，蒙蔽着一切，朝廷根本得不到一絲一毫的真情實報。裕祿在天津自交戰以來，節節失敗，而對京裏的奏報，却是天天勝利，日日成功？不是今日奏報擊沉幾十艘洋船，便是明天又斃了上千上萬的洋兵。全國的民心已失，他還要誑說衆志成城，臨陣的士兵無不潰逃，載漪也始終誇耀裕祿的部隊士氣昂揚。至於提到義和團，附和這一次動亂的全朝文武，更莫不是異口同聲地在慈禧太后面前感讚他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髻齡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此皆仰託祖宗之昭鑒，神聖之護持，使義和拳萬衆一心」的？慈禧一生的聰明機警，到這時候也竟失却了主動的本能，一味聽信讒言。在她的內心唯一的企圖，就是祇要把洋鬼子趕跑了，從此不再要忍受蠻夷的閑氣，眼前的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慈禧雖是一個女人，却不是一個庸者，她很有見識，祇是她的見識在當時她自己的環境裏可算得是超羣的，但在整個的時代裏，她還是一個落伍者。她本想利用中國民間掀起的這一種民衆運動，一面鉗制列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囂張；一面鞏固滿清皇室在國內日見消沉的統治。可是她失了一着，這一着就是她限於滿清的家法，她沒有把握住時代，也可以說她根本不敢正視現實。因爲她沒有把握得

住時代，她才會存心利用這不適合時代的義和團！因為她晚年的不敢正視現實，所以她受了一羣昏憤無能而領袖慾極高的王公大臣的擺佈，結果上了他們的當，一敗塗地。

那拉氏雖是一個女人，却絕對不是一個懦者。她有的是果斷的勇氣和毅然的決心。然而她犯了每一個人都容易犯的毛病，這毛病就是偏私；一般人的偏私，其影響所及，往往小而不可見，多半被視為人之恒情；但到了像慈禧的地位，稍涉偏私，其影響真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她的一生就是由於偏私而形成的「毫釐之差」，造成了清室最後的「千里之失」。

直到庚子的夏天，慈禧對義和團始終抱着猶豫兩可的態度。天津一再傳來的謠報，以及端王李蓮英等始終的欺騙，她下了決心。等到下了宣戰詔以後，看到義和團屢攻使館區不下，她急了！那麼，她該懸崖勒馬。

慈禧這女人的成就和失敗，並不是由於她那強硬的個性所致。在她的一生中，就從來沒有一次「懸崖勒馬」的事跡；她如果肯「懸崖勒馬」的話，西元一八七〇（同治九）年天津決不會發生放火燒教堂殺法國傳教士的事；幸而她個性強硬，否則西元一八七一（同治一〇）年被帝俄佔據了的伊犁，也決不會收回。同是要不是她的不甘示弱，西元一八九四（光緒二〇）年的中日戰爭或不致於發生。她忍受列國的欺凌，到了庚子年間，當然不亞於全國各地人民內心的抑鬱。所以她隨時隨地尋覓報復的機會，而康梁的變法和革命的萌芽，成了她急切尋覓報復的催速劑。這催速劑使得她疏忽了報復應取的手段和政治上當顧及到的考慮。

當時王公大臣中未必沒有知明之士，慈禧何嘗不知載漪一派，多庸俗之輩，她為什麼居然信任他們縱容義和團呢？這是慈禧對各國的欺凌，急切地企圖報復，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的表現。再說義和團這類民間組織，醞釀仇視外人的意識，這完全是迎合當時中國朝野的心理，乘機而起，未及一年，居然蓬蓬勃勃，到處焚香，立壇設教，朝廷先欲剿之，繼則撫之，最後竟敢用之。這可見當時的

政府已失去了一定的方針，又可想統治者的方寸已亂，更足以斷定慈禧太后事前事後都沒有稍加深刻縝密的考慮。

慈禧的聽信載漪，重用董福祥，和縱容義和團，完全是在無可奈何，一籌莫展。岌岌可危的局勢下，一種「狗急跳牆」，「飢不擇食」的政治行爲！這種政治行爲在一部人類史實中是屢見不鮮的。陷此覆轍的，慈禧固然是其中的一個，其實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這三十年間，何乏其人？所以這是整個人類進化的問題，而決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也決不是慈禧太后個人所有的獨特的個性表現。每一位個性強的人，他的自信心也是強的。慈禧的一生中曾經不少次的失敗，可是她在失敗之前，或猶在失敗的過程中，她是決不肯承認過失的。

自從發動包圍使館區的攻擊以來，她雖然沒有聽到過絲毫不利的戰訊，但是使館區始終還沒有被攻下來，北京城裏的洋人還未曾被殺盡，却是事實，否則王公大臣會得視爲極大的喜訊，趕來奏聞的，何況慈禧是個最機警的人，她心裏很明白，果真京城裏不再砲彈滿天飛，滿街人聲不再鼎沸的話，李蓮英早就獻殷勤，請太后移駕西苑，不必要仍舊住在陳設簡陋的甯壽宮。

她想事到如今，沒有別的法子，祇有加強力量，挽回危機，第一是人事的配備，第二是費用的着落，是必定先要解決的。

到了六月初一日，慈禧眼看使館區未必能及時攻克，而京城裏的動亂很有逐漸擴大的可能。同時耳聞甘軍和義和拳近日來很有些越軌行徑，除了面諭董福祥切實管束他的隊伍外，至於拳衆，由她派莊王載勳，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並且派左翼總兵英軍，右翼總兵英耆，署右翼總兵載瀾，會同辦理，又派即補參領文瑞充當翼長，無非希望一鼓作氣，先把京城裏洋兵洋人掃蕩乾淨了再說。

這時爲了北方的亂事，海道已經被外國軍艦阻擾了，不克直通京津；各地的票號又紛紛地停歇，而每日需用浩繁，庫儲支絀。慈禧隨即下一道緊急諭旨，通曉各省：所有應解各項京餉，迅速籌撥解

京，海道既已不通，着揀派幹員，由陸路專程趕解。

端王等已不得慈禧如此做去，才遂他們的心意；可是慶王突動，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曾任內務府大臣現任戶部尚書立山，對於催解京餉，未有所言；說是派了莊王和剛毅堂而皇之的統率義和團，却大不爲然，力諫太后，收回成命，事實上那裏可能！榮祿是深知太后的個性的，明知勸諫徒然，祇得任其自然，自己却拿定了主意，決不過問義和團的事。那桐的處境更難，端王對他已經一再表示不滿，甚至於想要他的命，他那裏還敢把自己內心的正義吐露絲毫。

等到劉坤一陰曆五月二十六日發自南方，極力攻擊義民的電奏，輾轉到京，而太后的決策已定，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程度。儘管劉坤一另有一私電致榮祿，勸他千萬不可妄從，並說：「苟禦外侮，則弟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作此用也。」其時張之洞也有電奏到京，張之洞一向是看風轉舵，善觀時勢的一流政客，所以在他的電奏裏根本不提義和團，祇問應否帶兵北上禦敵，恭候朝命。

榮祿致南方各總督的回電，惟恐在京城裏被人暗中扣壓，是送到保定去發的：「尊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狃衆。……慶邸仁和，尙有同心，亦無濟於事。……尙希密爲佈置，各盡全心。祿泣電復。」

莊王載勳本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皇族，他連自己都管束不住，更那裏統率得了別人，要他統率義和團，正是同流合污，上下齊手地在京城裏胡作非爲，最先還真的拚命圍攻使館，後來連攻了幾天，屍積如山，逐漸氣餒，這一氣餒，京畿塗炭。

黑暗籠罩着整個北京城，莊邸的廣場上，每天要被殺死好幾百無辜的人民，甚至於被害者家屬連屍首都不敢去認領，因爲前去領屍首的，十九被誣做二毛子，二毛子落在義和團的手裏殺無赦，遇到

了甘軍亦復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先往監牢裏送。

當時的北京乃是無可理喻的野蠻世界，人民遭殃且不去說他，甚至於朝廷的官吏也奈何他們不得，吏部侍郎陳學棻和部郎丁衡甫有一天正在辦公，義和團蜂擁了進去。

「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們胡鬧麼？滾……」陳侍郎還沒有呵叱完，他本人已經被義和團七手八脚地提了起來便從窗子口摔了出去，丁部郎看見不是路道，嚇得亂鑽，鑽到拳衆袴襠裏往外溜，屁股上着了一刀，總算保住了一條性命。

講學黃慎之黃老先生是京城裏有好些人仰佩的一位學者。在圍攻使館最緊張的時候，出了一趟城。回來進城時被義和團一口咬定了說他是奸細，非殺他不可，他急了，祇得道出自己的官階。義和團還不肯放他，把他押到莊王府去，莊王認識他，爲他說情也不中用。義和團衆一定要逼他焚香升表，就由駐在莊邸的大師兄登壇祈叩，瞑目問天。

到了晚上，黃慎之終於被送到刑部的監牢裏幽禁了起來。這完全是替天行道，公正無私的。因爲莊邸的大師兄問天之後說：「適在叩南天門，面奏玉皇，黃慎之應該定什麼罪的時候，天上星君力保黃講學的很多很多，因爲他是文曲星下凡，點過狀元。玉皇就命令太白李金星批斷。太白金星把黃講學的八字細算了一番，說文曲星應有牢獄之災……關起來，關起來，關到那部大牢裏去吧！」

當時北京被誣，被侮，被害的官員真是數不勝數，書不勝書。這時無論官民莫不想携家挈眷逃出京城。單身漢子好辦，滿洲人也好辦，因爲他們的女眷都是天足，惟獨有家眷的漢人最苦，他們的女眷都是小脚，寸步難行，兵荒馬亂中，心裏早着了慌，更是一步也走不得，所以非套車不可。但軍事既興，六師雲集，北京全城裏，公私車輛，除了少數王公大臣家裏的，早被順天府官車局勒索了去，支應義和團衆的軍用。

義和團大大小小都有車輛可用。他們當真是用於軍運麼？事實上大部份的車輛都忙着老百姓搬家

，爲官員們逃難。打算搬家逃難的多半出很多的銀兩先向義和團租車子，既租妥車輛，用一筆銀子雇一兩名團勇保押。如此一來，一路上非但無人過問，而且平安穩妥，萬無一失。因此上，北京城裏搬家逃難的一天多似一天。

義和團的軍車不止做這麼一筆押運的買賣。他們的車子回京時，原先是空放回城的，後來戰事拖延得日子久了，城裏的糧價飛漲，他們見到了這一着，所以每輛大車回城時，必定繞馬家堡一帶的糧棧上去搶劫滿車的糧食回來，出售給官員百姓，每石才賣一兩銀子。算是平抑了糧價，弭救了飢荒，便宜了拳衆，却苦了馬家堡所有的糧商。被搶得最慘，損失最大的是合成糧棧。這糧棧的大東家是戶部尙書立山的寵妓秋紅的老子；何況他女兒跟載勳也有很厚的交情，所以他敢控告，分遞了狀子到莊王府，到順天府，到都察院，却一處也沒有得到下文，把個烏龜老頭子活活地氣死。後來有人說他死在義和團的手裏，就算得是幸運了。

董福祥的甘軍起先看到城裏的車輛，都插着義和團的小旂子，並不介意，慢慢地聞風到內中有這麼一宗來去不空無需本錢的好買賣，也就學樣，都紛紛地趕到順天府官車局去要車，所有的車輛早被義和團先領了去，剩下一些破爛的，那裏做得成大買賣呢？

街上來去的車輛着實不少，可是沒有一輛不是打着義和團的旂號。甘軍們未便抓用，祇得忍氣吞聲。他們對於使館的久攻無效，沒有想出辦法，對於車輛的抓用，却有了急智的妙策。

甘軍在路上一遇到車輛，便喝令停下，押車的拳民就跳下車，說是義和團的軍車。

「是團車，好極了，那麼你一定是團民嘍！」攔車的甘軍不動聲色地說着：「你們義和團是不怕槍彈的，請你試試我的子彈！」說着便是一槍。

車上裝的是米糧，他們就此去賣；要是裝載的是逃難的官民眷屬，甘軍倒也不難爲人家，把那被擊斃的拳勇身上的車租運費銀子搜了，往自己懷裏一塞，問明了車上人們的去路，便繼續前進，毫不

留難地一直送到目的地，這並不是說甘軍異乎義和團，實際上他們無非是爲了維持他們的買賣，所以才這麼做的。

一五 貴山和尚

義和團聚集到北京來的，一天多似一天，南苑的董軍也全部開拔到京城裏來了。所以北京在這兒成了這兩種人的天下。

他們一再圍攻使館失敗之餘，洋人洋婆子差不多全躲在使館裏，所謂二毛子該殺的也殺了，富戶大家該搶的也搶了。搶劫格殺，姦淫侮凌，無不用其極。在這個時期，他們把人類有所的獸性，全部暴露出來。

前門外煤市街王皮胡同一帶的土娼家裏，如今成了義和團甘軍發洩獸性的第二戰場。這時龜頭和老鴉怕的不是他們沒有銀子，倒是惟恐他們一個個的懷裏滿是銀子，反而容易鬧事。事實上沒有一天不鬧事，祇要爭風吃醋鬧事，而不鬧得太大的話，窩子裏也早巴不得的，爲妓院裏生意興隆了才鬧得起來，要是不鬧的話，姑娘也紅不起來。

王皮胡同的萬隆店裏，很有幾個出色的娘兒們，所以這家店裏，由早至夜不斷地有人串出串進。在這一向，出出入入的不是乾字號坎字號的義和團，便是土氣橫秋的甘肅軍人。他們近來身邊有的是銀子，也有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氣餒。

義和團坎字大師兄貴山和尚，率領人衆進京，搶殺了一陣，發了一筆意外的大財，很想乘此機會聲色愉樂一番。因爲他是和尚開戒，所以要物色到一個滿意的女色，才肯同牀。不知怎的他闖到萬隆店來，一見到這店裏的春紅姑娘，貴山和尚便一下子看中了。和尚後來爲了公私兩便，竟把神壇也設

在萬隆店，每天除了發號司令，焚香升表，他祇是躲在春紅的房裏鬼混。

春紅跟貴山相處久了，也就深知義和團的內幕，她是水性楊花慣了的，如今一天到晚跟這麼一個乾癟了的寡禿驢厮守在一塊兒，她那裏耐得住？她雖知義和團根本沒有法術和神通，可是權勢是有的，命令是嚴的，她不敢違拗或觸犯他們，祇得想盡了方法，在貴山和尚的身上下工夫。

春紅原是跟萬隆店的「大茶壺」小六子，有着多年的交情。這是店裏人都知道的，春紅往往爲了小六子而不留客住宿，但自從貴山和尚來了之後，春紅和小六子之間的情愛被就攔了，始終找不到一個空隙兒，容他們稍溫一溫舊夢。倒是小六子深知義和拳的厲害，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但又爲了消解春紅的那耐不住的騷勁兒，他倒爲他們想了個辦法。

「春紅，你看你這一向小臉上，老是紅漲得像開足的挑花，哈哈。」小六子乘貴山不在房裏的時候，溜進來一把摟住她的胖腰，沒命地親了一陣子嘴道：「莫不是……。」

「我原以爲這禿驢熬了一輩子，有的是火氣，……誰知……。」春紅撇開了小六子往坑上一坐，狠狠地咬着牙，含着無限的春意，亦復無可奈何地說，「人家都說義和拳的神通廣大，那曉得他這活死人夜裏到了坑上，什麼法術都沒啦，真像他媽害了軟癱似的，才叫人着急哩。」

「心焦不得，你得好好的哄着他，打開窗子說亮話：你並不是爲了和尚的勁兒，才敷衍他的；更不是爲了義和團的法術，才侍候他的；還不是看中那白花花的銀子，老實話，現在北京城裏他們的錢來得最容易，也最捨得花費。」小六子向門外張了一下，然後走近春紅，咬着耳朵低低地說：「等機會到……。」他的聲音越說越低，結果祇有春紅一個人聽得清楚。

「這一夜夜的捱下去……。」春紅含着一種惑人的媚笑，緊鎖着雙眉。

「你到了夜裏拿出烟燈烟槍來，勸大師兄抽上幾筒洋烟，包你管用。」小六子浮着臉孔尷尬的

笑。

「小六子，你這沒良心的，殺千刀的，你存心摔了我，沒有關係，我們倆的關係原不是明媒正娶的，」說到這裏，春紅氣呼呼地從炕上跳了下來，用手指着小六子的鼻子，罵着道：「黑了心的，死不了的冤家，你也該積積陰德，你要害我，也犯不上借刀殺人！……」

「你這是怎麼說的？毒辣辣地罵我這一頓，算什麼？」小六子莫明其妙地瞪着兩隻眼：「我爲你出主意，出錯了嗎？」

「你那裏替我出什麼主意，明明是要大師兄殺了我！你稱願？」她說着把頭一昂，眼睛裏的一腔熱淚直沖了出來。

「這是什麼說！」

「什麼話？你心裏明白，還發什麼傻！」春紅嗚咽了起來，小六子趕緊把手巾遞給她，等她擦乾了眼淚，才聽到春紅繼續說道：「誰不知道義和拳最忌禁的就是『洋』，犯這禁忌的殺無赦。小子，你真好心眼兒，你唆使我拿出洋烟來犯大師兄的忌，他殺了我，你稱心！你會再跟別的爛貨去姘……」

「哎呀，你們娘兒們真不懂事——你真把我冤枉死啦。」小六子這才明白過來，淺笑了一下道，「義和拳和兵老爺那一個不抽洋烟？祇不過在他們面前祇能說是抽鴉片煙，要說是抽洋煙才算是犯了他們的諱。他們何嘗不用洋火，就是我們這店裏起先也是怕出事，不用洋火，改用火刀火石，如今跟他們處久了，看見他們也一樣的用洋火，我們也仍舊用着洋火，不過把名字改了，不叫洋火而叫取燈兒吧了。再說各房的姑娘們那一天會斷了用洋胰子？也祇不過改個口，不叫洋胰子，把牠叫做香肥皂不就沒有出岔子。其實像您，即使在大師兄面前，就是把鴉片煙說成了洋煙，他還能把你怎麼樣？」

「你別在這裏嚼舌頭，鬼靈精！」春紅說着笑了。

「誰不知道，您還瞞得了誰呀？」小六子說着又把春紅往懷裏一摟，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了下去，道：「大師兄對您真是恩深情重，那一椿不是依了您，除了有一椿，他老了，乾了，沒有辦法，抽夢

筒鴉片或許濟事了——他對您愛還愛不過來呢，那裏捨得殺您……」

「你這爛了舌頭的，別纏人，纏得人的混身癢癢的，鬆手！」春紅推開那毛手毛脚的小六子，吩咐他趕快出去，不要逗留久了，被大師兄碰上。小六子才走到門口，她却喊住了他，關照他道：「那麼，你今天晚上替我把煙傢伙收拾乾淨了預備着。」

當女性感覺得心滿意足時，男性的內心往往就在這當兒起了變化。每天晚上春紅服侍着貴山和尚對躺在坑上，抽着洋煙，調着情；真是人間的樂事，外面大砲儘管不斷地響，滿天是火光，到處是喧囂，像他們倆這樣的人並不是不關心，事實上即使關心亦復徒然，遠不如用鴉片提足了精神，全部消磨在女人的身上，合算得多。

「你們店裏一共有幾房姑娘？」當春紅把烟槍從貴山和尚枯黑了的唇間抽出來的當兒，貴山瞟着一對花子的老眼，呷了一口濃茶問着。

「你問他幹嗎？」春紅一面打着烟泡，一面把他手裏的小茶壺接過來，自己也就着壺嘴子呷了一口，瞇了貴山和尚一眼。

「你也太會撒嬌了，我問都問不得？」

「誰說你問不得，」春紅把剛裝好的一筒鴉片往貴山的嘴裏一塞，嗤地一聲笑了起來：「她們倒蠻想侍候您呢，我祇怕你沒得那麼付精力，要是您招架得了，我就叫她們別的客人一個也不接……」

「你這人真難說話，其實除了你，天下的女人沒有一個上得了我的眼，中得了我的意，又要多什麼心？」貴山吸了幾筒烟，屋子裏烏烟瘴氣的，他這時擺下一付嚴肅而正經的神色接着道：「本來你們店裏有多少姑娘，不干我的事呢。爲了剛才焚了一次香，升了一表，玉皇大帝跟我說完了國家大事，順便提到你跟我事，玉皇很高興，他已吩咐了觀音大士，不久要賜給我們一個兒子……」

「玉皇大帝，他老人家真是太操心了，還望念着我們？」春紅半信半疑地說道：「哎呀，你趕緊

告訴他老人家一聲，還是賜給我們一個女兒吧，兒子要不得！窰子裏生的都是雜種，龜兒子，要不得！」

「現在你我日夜地守在一起，你又不留別的男人住宿，怎會是雜種？」

「儘管不是雜種，可是在窰子裏生的，不是雜種也是雜種！」春紅說着，用纖細的小腳踢着對面躺着的貴山道：「玉皇大帝還問什麼啦？」

「就是問你們店裏有多少姑娘，並且要我查探一下其中是不是有女二毛子？」

「怎會有女二毛子吓？」春紅打了個呵欠道，「有辦法去做女二毛子，我們老早不當婊子，賣……」

「你幸虧是在我面前說的，要是二師兄聽到了又是麻煩，難道做女二毛子倒反而是有辦法的？昨天你沒有看見那被我們挖去了奶子的女二毛子麼？這就難怪玉皇大帝要查探了。」

「我的說話是沒關礙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春紅想到昨兒那被他們挖去乳房，死在鮮血淋淋的大刀片子下的年青女人，連打了好幾個寒噤，「說正經的，這萬隆店裡一共九家樂戶，我們這一家有四個姑娘，我是老大——我去叫她們都到這房裏來。」

「不用一下子全叫了來，」貴山閉着眼睛說：「且先請你家的其餘三位來坐坐。」

春紅提高了喉嚨，對外面招呼了一聲，小六子掛了帘子跨了進來。春紅吩咐了幾句，小六子答應着下去了。沒有一會兒工夫，先進來了一個雛妓，一雙小腳扭扭捏捏移到貴山和春紅對躺着的烟坑前，貴山凝神一看，這小婊子還留着兩根烏黑雪亮的大辮子，圓圓的臉蛋兒蠻討人喜歡，而又怪可憐相的。

「替姊夫請安」那小姑娘說着，就在坑前福了一福。

「好捷靈的小嘴，」貴山祇是把手擺了一擺道，「坐吧，就在坑沿上坐吧。」

「老四，就着你替姊夫捶捶腿。」春紅摺了摺零亂了的鬢髮，撇着嘴，笑道：「她叫冬紅，還是

滑官人哩，等你那一天鴉片抽足了，替她點紅蠟燭。」

「你不吃醋？」貴山拿起了一根烟籤子，自己燒着鴉片在烟燈上燒着頭，忽然咳了一聲，把小姑娘冬紅死命地打量了一下道：「就是你不吃醋，我也得請玉皇大帝的示，這男女之間的大事，都要神仙作主，我們自己胡亂不得的。」

「算了吧，這點子事情，姊夫你自己就作一次主吧，那裏犯得上又要焚香拜表，鬧得上天入地的！」大家冷不防有人嬌滴滴地插了那麼一句，大家抬頭看見有一個女人站在春紅身子的後面，不知是什麼時候進來的，一付輕俏的打扮，不胖也不瘦，天生一付彎眉，兩片薄薄的嘴唇，有點兒微微的翹起。這姑娘向貴山打了一個招呼，接着說，「大姊把姊夫一天到晚的守在房裏，不讓別人見一見面，瞻仰瞻仰光彩，今天怎麼捨得吓？」

「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鬼鬼祟祟的，夏紅，你真把我嚇了一跳哩。」春紅說着便拉夏紅在自己的屁股後面坐下。

「有他這上得了天，見得着玉皇的人在你的旁邊，放心吧，嚇不死。」夏紅一面用手指着貴山，做了一個媚眼，鬧得和尚心裏癢癢地，她却滿不放在心上的，若無其事地捏了春紅一把，笑道：「做了押壇夫人，越是發福了，這一身的肉！」

「我們那裏趕得上你又年青又窈窕。」夏紅可把春紅說惱了，春紅推開她那放在自己腿上的手，很氣憤地說：「別一天到晚，吃着碗裏，瞪着鍋裏的，我守着這麼一位你都看不得。」

「誰看不得你？不過是說你……」

「別鬥嘴，大家和和氣氣的多好！」貴山看着眼前的三個娼妓，一個比一個可愛，一個個都出落得一朶鮮花似的，那一個他也有點兒捨不得，祇是春紅頑久了，被夏紅無意地說了這麼一句，他也就覺得春紅胖得令人感到膩味，便乘勢兒打了個圓場說：「夏紅，你姊姊侍候我這半天，也累了，你躺

下來替我再燒幾筒烟，讓我把精神提提了，別再讓你姊姊笑話我這老和尚沒得用。」

貴山的這幾句話，可把春紅逗笑了。她便爬起來往貴山身子後面一躺，兩條胖腿往貴山的身上攔攔，讓出對面的空坑，容夏紅躺下來燒烟。冬紅把小茶壺裏沖上了滾開的熱水，大家說着笑着打着鬧着，不知不覺地過度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又等候了好久，萬隆店裏的嫖客逐漸地散了，外面的人聲已不再像剛才那麼嘈雜熱鬧，慢慢地靜了下來。冬紅小姑娘先還勉強地打幾個呵欠，跟着大家有說有笑的，後來實在是持支不住了直打盹。

「小姑娘，你倦了，先去睡吧，」貴山抽好了一筒烟，睜開眼來看見冬紅垂着頭，兩條大辮子拖在胸前，嘴裏掛着很長的垂涎，便用腳推推她道，「去吧，檢個好日子，我替你點大蠟燭。」

「這話那裏像是個做姊夫說的？」夏紅正在把一隻很大的烟泡往烟斗上裝，烟籤子剛抓了出來，便對着貴山指了指，眇了一眼，望着驚醒了的冬紅道，「去吧。——咦，怎麼秋紅還不來？」

「不要是出堂差去了，」貴山看看冬紅走了出去，翻過身來把春紅一把抱住，親了一嘴，笑道：「我們再頑些時候，反正還早哩，等等她。」

「嘿，我看算了罷。等她？那簡直是等老媽媽的週年，才難呢！」春紅說着一隻手順勢兒往和尚的小衣裏一塞：「秋紅不會來的，人家有的是靠山，才不把你這大師兄放在眼裏哩！」

「誰是她的靠山？」貴山爲此睜大了眼睛。

「反正你再能耐，也管不着她的靠山，」夏紅插了一句：「不是皇親，就是國戚。」

「究竟是誰呢？」和尚急了。

「誰？」夏紅把嘴一撇：「說出來，你也不能把人家怎麼樣！——第一個是當過內務府大臣，現任戶部書的立山，立大人！」

「噢，她居然敢跟反叛混在一塊兒，」貴山說着，額上的青筋一根根暴了起來：「什麼？立山是

反對義和拳的，我們正要捉他的短處，殺他，那丫頭跟他好，就先殺了這瘟婊子再說！」

「嘴裏放乾淨些，」春紅說着，壓住了要爬了坐起來的貴山，夏紅也瞧出了這不妙的路數，便把一筒裝好了的烟槍遞了過去，貴山一面吸着烟，一面聽着春紅接着往下說道：「秋紅是瘟婊子，我們兩人是什麼，你發她的脾氣，何苦把我們一起打在裏頭？何況她現在跟立尙書已經分開了手，如今的這位熟客正是你的頂頭上司……」

「我的頂頭上司？他媽的，我們義和拳，大家都是平吃平坐的，沒有什麼上司不上司！」貴山抽了半筒，把烟槍從嘴裏拿了出來，說着。

「義和拳沒有上司？皇太后不是已經派人統率着你們麼？」夏紅冷言冷語的。

「你們說的是誰？是莊親王麼？」貴山說着放下了烟槍，跳了起來嚷着：「他是莊親王的相好的，我也要殺這小娼婦，反正她會被立山老不死的狗造過……」

貴山正在提高了嗓子鬧嚷着，冷不防門外帘子一掛，一位俊媚的人兒，扶着一個丫頭的肩膀，堆着滿臉的笑，含着一對酒窩，慢慢地踱了進來。一步一步地走到貴山和尙的跟前，連福了幾福，一股股女人身上的肉香直往貴山的鼻孔沖。這可把他楞住了。

一六 清末一佳人

「我來晚了，對不起，」這走進來的的女人，不用說，誰也會猜就是大家議論了半天，害得貴山和尙等候急了，大發氣脾的秋紅姑娘。她清脆地說着，便一把抓住貴山的手，撫摩了一陣，撫摩得貴山忘其所以，剛才的那股烏氣早被摩得散掉了；她便把貴山仍往坑上一推，讓他躺着，自己用兩條腿，不輕不重地，頂着貴山的兩個膝蓋，似撒嬌又似獻媚，並接着說：「嬌夫是天天要上天見玉皇大帝的

入，對待凡人是最仁慈的；尤其像我們這吃把式飯的苦命鬼，全仗着您照應……。」

貴山有點兒被迷惑住了，開不得口，又不知說什麼才好，祇是迷着眼打量着秋紅的混身上下；秋紅身上穿的是一套穿舊了的紗衫褲，紗質不算精，色澤也不見得麗，却顯得雅潔自然，她的打扮似乎跟孃子的身份不相稱，然而對她的像貌很相宜。

她這一身極薄的衣褲；在透明的保險燈下，混身的膚肉看得清清楚楚。誠如當時文人筆下所形容的「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手指勻稱，十竹萌削，蹀躞豐妍，底平指斂。無黑子瘡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何況秋紅姑娘的眉目口齒，般般入畫；嫵媚多端，膚色素白，她站在烟坑前先有一種嬌羞無邪之致，現於身外，使得躺着的貴山和尚從心眼裏愛她憐她，那裏再會生她的氣！

她戴了幾件首飾，却到好處，正是以珠翠寶玉飾人，而不是以人飾珠翠寶玉，根本不因此而抹殺了秋紅的天然美麗，微微地抹了些粉，畧畧地搽了點胭脂，更增加了她那不然而然的嬌媚情態，貴山和尚把秋紅姑娘混身上下打量了一陣，似癡似醉地用腳往她的腰裏一鈎，把她鈎了坐在坑沿上，然後一把拉倒了她，緊摟在自己的懷裏，捧起了秋紅的左脚不斷地撫摩頑弄。

秋紅在北京城裏當孃子之所以能紅得許多王公大臣趨之若鶩，固然由於她的美豔，她的嫵媚，她的文才，她的機靈，也因爲她那一對香蓮的既肥且軟而秀，凡都下文人雅士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滿漢臣工，誰不想把秋紅的小腳撫一下，摩一下。

貴山一面抽鴉片，一面閉上兩眼緊抱着秋紅的大腿，頑弄着她的小腳。秋紅的金蓮的肥不在肉，而是肥得腴潤；軟不在纏，而是軟得柔媚；秀不在履，而是秀得幽雅。這一雙小腳確實是穠纖得中。脩短合度，真算得是「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的了。

「好一對小腳！」貴山笑迷迷地仍舊閉着眼睛，輕讚了一句；大概他這時想起躺在自己背後的

春紅，惟恐因此奚落了她，便也把她的一隻肥俗得像秋水紅菱，尖窄得似米家研山，煞賽「婢學夫人」的左脚拉了攔在自己的肩上；幸而鴉片烟的氣味醇厚，和尚也就聞不到一陣陣的脚臭。秋紅却微蹙着眉梢，強忍着滿腔的惡腥；而春紅高興得擡起了碩大的屁股，把頭攢貼在和尙的背脊上，咯咯地笑個不休。和尚却把全付的精神凝視着秋紅道：「我在天上看見王母娘娘的一對小脚，也趕不上你的好看。秋紅，我要是冤你，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媽！……」

「姊夫，你太言重了，」秋紅說着似乎要用自己的手去捂貴山的嘴，却沒有真的去捂，可是已經有一陣沁人心腑的清香，直往和尚的臉壳裏沖。他這時才辨出春紅的小脚臭不可耐，便乘勢放掉了，抓住秋紅舉起來的手，放在自己的鼻頭上聞了又聞。迷迷胡胡地聽見秋紅接着道：「你不是奉承我，却是當面挖苦人！」

「冤枉，冤枉，你把人冤枉透底了，」貴山說着，傾着腦袋跟秋紅香了一個面孔道，「我又要發誓了：我要是存有一點點挖苦你的心，我是狗××入的！……」

「哎呀，你還是免開口吧，我要是頂你一句，你又要賭氣了。」秋紅兩眼望着燈烟，笑，笑得那麼甜甜的。

「你頂，你頂，我沒有說錯呀。」

「你那裏是發誓，簡直是罵人，」秋紅微微地抬起頭來，眇了和尚一眼，抿嘴一笑，說道：「你說你要是挖苦我，你是……」

「我是狗××入的。」

「剛才你先說，你要是冤我，你是……」

「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媽——哦，你的心眼兒真多，那麼，我不是狗××入的，重行賭咒，先前這一句算我發誓發錯了，罰我！」貴山說着，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大家都笑了，他却把烟槍拿

在手裡，指着天道，「我要是挖你苦秋紅姑娘，我貴山和尚是你跟驢養的，好不好？」

「好了，好了，越發不成話了。」秋紅的臉上泛起了微紅。

「那麼你自己說，像你的這對金蓮，普天之下還能有不？」貴山顯出一付急色像。

「你過獎了，我自己明白我的脚是有弊病的，太難看了。」秋紅把自己的左腿掙脫了貴山的掌握，攔在坑沿上說道：「行翹指；立企踵；坐蕩裙，臥顛足，瘦寒強矯，俗難神遇。」

「你念了些什麼咒語，我怎麼一個字也聽不懂！」貴山楞了，眼睛睜得圓圓的。

「不懂？就算啦，我們聊別的，」秋紅知道貴山是個蠢和尚，支吾着道，「不管小脚好不好，其實我們當姨子的又何必纏上一雙小脚。」

「爲什麼？難道姨子不是人？那麼，我先要罵嫖客不是人。」

「這或許聽得懂吧，女兒經上不是有麼？」爲甚事，裏了足？不因好看如弓細；恐她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你說姨子還有什麼「恐她輕走出房門」吓？……」

「好，好，好，不說這個，不說這個，我的這張×嘴也說你不過。」貴山乘勢要摩秋紅的奶子，被秋紅自己用手護住了。「秋紅，你講個笑話替我解悶。」

「好的，讓我想想，」秋紅那黑白分明的媚眼睜了兩睜，先自己笑了，然後強忍住笑，說：「吃得肚皮撐，尋思纜柱行；空中設羅網，祇得殺蟲生！」

「這那裏是笑話，你看你的兩位姊姊都沒有笑，我也不大懂，倒有點像和尚唸經哩。——不行，重說，重說一個可笑的，不要文縷縷的。」

「祇能怪你們不懂，却不能說不是笑話，」秋紅自笑了一陣之後道，「好，我再講一隻，不論你們笑不笑，時候也不早了，姊夫也要安寢了，我說了這個笑話，可要少陪了。——」

「不，一定要把大家逗笑了，纔許你走。」春紅說。

「這笑話已有兩大忌諱，我不敢講。」秋紅說着，從貴山的懷裏，爬了坐起來。

「不要緊，你儘管講。」貴山仍抓着她的手，摩着他的膀子。

「從前，朝廷派了一個使臣到外國去，不是到洋鬼子的國度裏，是到高麗去的，高麗不在「滅洋」之列吧？」秋紅看見貴山和尚點着頭，便指着講下去道：「他到了高麗國的京城，高麗皇上派了欽差大臣，把他安頓在一座和尚廟裏，……」

「哈哈，什麼地方不好住，偏偏住在和尚廟裏，這就有笑話了。」夏紅用烟槍往貴山的懷裏亂戳道：「和尚？誰是和尙，誰就凝神聽下去吧。」

「老二這樣說，我可不敢再往下說了。」秋紅像煞是一面孔的正經。

「不要理睬她，好人兒，你儘管往下說，」貴山抓住夏紅戳來戳去的烟槍，挪求着秋紅道：「天下和尚多了，你說，你儘管說，——高麗國把使臣安頓在和尚廟裏，這廟裏一定有的是和尚？」

「對啦，當天晚上廟裏的大和尚就擺酒設宴招待使臣；」

「胡說，誰見過和尚喝酒的？」夏紅又插嘴了。

「你這人也真是少見多怪，」春紅爬了起來，倚在貴山的身子，指戳他的鼻子道：「和尚嫖婬子都有，喝酒又算得了什麼？何況秋紅，說的是外國和尚，更那裏懂得守戒呵。——好，擺酒設宴之後，怎麼樣？」

「酒過三巡，高麗國的這位大和尚說，要行掛搭兒的酒令，湊湊熱鬧，中國的使臣當然是無可無不可，就請和尚先說。」秋紅說到這裏，自己淺笑了一笑道：「那和尚就先說嘍：」

——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

「嗯，良，涼，羽，雨。」貴山沉吟了一下道：「使臣怎麼接的詞兒？」

「使臣呀，他傻啦，接不下去呀，」秋紅說着笑着，兩隻媚眼不斷地打量着貴山的光郎頭，然後

忍住了笑，說道：「使臣想了半天，居然被他想出來了。我先不說，你得答應我：我說完了，你放我走，你跟春紅姊也該休息了，我們有笑話明天再說。」

「好，你且先說出來。」貴山說着，却沒有鬆掉秋紅的手。

「使臣說的是：

——許由晁錯爭一瓢。你先放了我的手，我才往下說哩。」貴山果然把秋紅的手放了，她便從坑上跳了起來，笑着溜到房門，站在門檻上，扶着門帘子說：

「……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秋紅說到這裏，一溜烟地跑了。

一七 私情私恨

這七八天裏，每天晚上的砲火總是比白天的緊張，燒得最厲害的是東城，到了夜裏，更顯得冲天的火光，紅得可怕，大街上明目張胆地搶掠，小巷裏不住地傳出聲聲的慘叫，家家戶戶的大門在這個時候固然都是關得鐵桶似的，也免不了有人衝破了往裏闖。到了六月初二日（陽曆八月廿六日）的晚上，禁城裏的大砲就沒有響過，前門樓子上的大砲到了二更時分也就停了。這一夜裏沒有發生新的大火。全城昏暗中，東城一帶搶劫得更厲害，西城西單附近也不見得甯靖，但西四牌樓以北相當沉寂，甚至沉寂的可怕，有時遠遠地傳來一下槍聲，分外響亮，嚇得人格外地胆寒。

已經是夜靜更深，約莫三更更多的光景，一乘官轎，打了四盞宮燈，由半付儀仗領着路，匆匆地由順承王府一直往西南角飛趕過去。拳勇和甘軍佈在街上的崗位，都顯得雄糾糾地要上去查問，但一看到宮燈老大的紅字：「一品大員徐」；「大學士徐」……都知道徐蔭軒徐老大人的大駕，驚動不

得，可是走得這麼急促，不無可疑，然而誰敢冒冒失失地莽撞到徐桐這老頭子的頭上。所以連往轎子裏張望一下的胆量都沒有，而這一堆人早已擁護着轎子飛奔地走遠了。

轎子走進了口袋底胡同，這才緩了下來，走向胡同當中左首的一個大門。門是早已做開了，宮燈在門樓子裏高舉着，照耀着轎子一直抬了進去，門便霍地關上了。漆黑的一條冷靜胡同，仍舊歸於漆黑冷靜！

這是一幢雙四合的房子，轎子在前廳上息了下來，踱出一位四十上下，嚴肅中顯得瀟灑的大員，退下了那付擋住視綫的黑眼鏡，一面把眼鏡往眼鏡盒子裏裝，一面匆匆地往裏面走去。穿過了種有兩排梧桐的院子時，從上房碧綠的紗窗上透出來的明亮的燈光，顯出這位大員滿臉輕鬆愉快的神色。

兩個丫頭趕緊打起了素青色的湘簾，把他讓了進去，內室裏早有一位打扮得極其素淨的麗人兒笑迎了出來。

「今天來晚了些兒，秋紅，害你等久了。」

「沒有什麼，也不算晚呀。」秋紅把他讓進了內室，回過頭來向跟着進來侍候的丫頭道：「立大人剛才怎麼來的？」

「我看見打的是徐大人府上的宮燈，……」

「這老不死的儀仗真有用，剛才來的時便一路上都沒有人敢盤問。」立山脫了袍套，接着秋紅遞給他的一盞杭菊雨前茶，立山呷紅一口，往涼榻上一躺。丫頭送上來手巾，讓他自己抹着汗，便站在涼榻的後面爲他掌扇，另一個丫頭立在旁邊裝水烟，他吸了一口，把一股白烟直噴到秋紅的臉，急得她忙用手擋住了自己的臉，也乘勢往立山的身旁一坐。他又吸了兩口烟道：「徐老頭子大概早忘記了這麼一付儀仗存擱在我的家裏，現在可被我用着了。」

「你也不要太大意，假使被他們看出轎子裏不是個老頭子，那才糟糕哩。」秋紅說着，臉上頓時

浮起了憂悒的神情。

「不要緊，以後再也用不着了，他們都垮了！……」

「真的？」秋紅抱住立山的膀臂追問道：「大局會突乎其然的變化得這麼快？」

「千真萬確！老佛爺已經下諭：停止圍攻使館了。你聽，這半天不是已經沒有放過一聲砲麼？」立山自己也凝神再聽了聽外面確實是鴉鵲無聲。在前兩天這半夜裏正是砲火最猛烈的時候。

「阿彌陀佛，謝天謝地，從此太平了吧。本來哩，洋鬼子就決不是什麼和尚，什麼流氓殺得盡的！……」

「你怎麼腦子裏祇記得和尚？你也是被那昏和尚駭破了胆。」立山說着笑了起來，「你可會知道不？自從你躲到這裏來之後，貴山和尚大概是玩膩了春紅，在你走後的第三天上吧，他又跟着春紅弄翻了。倒底有過一番交情，沒有殺她，却也給她吃了不少的苦——後來他大概是煩厭女人了，便下了一道鬼命令，還叫義和拳的人在街上到處唱哩！」

「什麼鬼命令？」

「這命令是從今天起，全北京城裏的女人在七天之內：不許梳頭洗臉裹腳，不許出大門，要在坑上默坐七天之後。」立山看見秋紅鬢上有一枝翠花快要墜了下來，便索性取了放在她的手裏道：「唱得才有趣呢，連我都學會了：

——七天不梳頭，

斫下洋人頭。

七天不洗臉，

能把洋人攆。

七天不洗脚（北平音，讀「脚」如「絞」），

天下洋人殺盡了。——你說，這成何體統？成何話說？真是「創古今未有之奇聞」，荒謬無倫到極度了！偏偏有人相信他們，甚之於……：哦，秋紅，你還得小心呵！雖然太后不再信任義和拳，貴山那昏和尚當然也無可奈你呵，不過我們那窮凶極惡的王爺却也派了人在四下裏捉你哩。」

「莊王爺要是這樣胡鬧下去，恐怕也未必有好的收場。」秋紅長嘆了一聲，熱淚直滾了下來，抽噎着道：「你並不怎麼駭怕，我父親已經被他們磨劫死了。他就是把我捉去了，又能怎麼樣？頂多也不過是一死！……」

「你快別這麼想，義和團既已失了勢，載勳載漪這一羣國家的敗類，必定跟着垮台，你放心吧，」立山替秋紅擦了眼淚道：「一切有我哩，你我來日方長！」

「太后怎麼忽地又變了卦的？」她把餘淚擦乾了，仰着頭，望着立山。

「哦，這是今天早上才發生的事，」立山脫了一隻靴子，揉着自己的脚道：「這是內務府大臣文年告訴我的。今天卻巧是他值日。一早六點鐘光景，有六七十個義和團，由端王，莊王，濂貝勒和瀛貝勒帶領着進了宮……」

「他們居然胆敢往宮闈裏闖？」秋紅插了一句。

「嗨，這羣犯上的傢伙，豈但胆敢直闖宮闈，據文年說，他們居然口口聲聲毫無忌憚地高喊着：『尋捉二毛子』！他們到了甯壽宮，那時老佛爺還沒有起身。這一羣該殺的傢伙便狂聲呼嘯了起來。把太后呼嘯醒了，清晰地聽見大家在外面直嚷着：

——請皇帝出來！請二毛子頭腦出來！……接着是端王說了這麼一句：

——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

「皇帝真的出來了沒有？」秋紅急切地問。

「皇帝果真的不成其為皇帝了麼？會得聽這羣亂民的擺佈！」立山說着穿上靴子，立了起來，讓

丫頭門替他取下辮子上的髮飾道：「老佛爺可真火透了，跳了起來，把剛捧上來的早茶潑了一地，推開衆人往外就走，站在階台上，手指着在人堆裏跪着的端王，痛罵了一頓：

——你自己覺得是皇帝嗎？敢這樣胡鬧？你要知道：直到今天仍是祇有我一個人有廢立的權柄！你不要以爲你的兒子現在雖然是被立繼大阿哥，我立刻可以廢掉他！你以爲乘今國事紛亂，社稷危亡的當兒，可以乘火打劫，隨便胡鬧嗎？這就打錯主意了，趕快把人帶出去，沒有奉旨召見，不許隨便進來」。

「端王爺怎麼辦的？」秋紅聽得很興奮，她一心一意地要知道下文。

「這沒種的王爺他還能有什麼辦法。文年說，當時他除了畏懼得滿頭大汗，叩頭如搗蒜，此外連屁也沒有放一個，便帶了大家溜了。」

慈禧等端王，莊王出宮之後，隨即下了一通懿旨：端、莊二王和濂、瀛二目勒，各罰俸一年，以示薄懲。義和拳首領胆敢在禁宮之內叫囂，立即斬首。行刑的正是駐紮在外宮門，榮祿的隊伍。

榮祿得到了這消息，便乘此進宮，力勸慈禧治端王的罪；勒令董軍即刻開回南苑待命；邀請各國使臣商議善後。當時太后未置可否。這一場虛驚可把光緒載恬嚇得魂不附體。端王和義和團進宮的時候，正是他赴甯壽宮叩安的當兒，一聽到拳勇在宮外的呼嘯，神經衰弱的光緒頓時臉色蠟白，索索地顫抖，兩目失神，呆若木鷄，幸而慈禧把他往幃幕裏一推。

事後，光緒從幃幕裏踱了出來，跪在地上，一面叩謝太后仁慈，一面號啕大哭。這一哭，哭得年老的慈禧眼看到局勢的頻危，前途未可樂觀，也就傷心了起來。

慈禧想到端王的無禮，義和團的欺人，越想越氣，終於下諭：停止圍攻使館。晚飯後還召見榮祿，立山，王文韶等一次。太后問李鴻章什麼時候可以到京？這句話她連問了三次，由此也可見她當時的心境和情緒了。

立山由宮裏出來，又到榮相國府去坐了半天，所以他直到三更時份，才趕到秋紅的這裏來。因爲停止圍攻使館的消息，使得大家興奮極了，他們也竟忘了疲倦，還在談說得高興，殊不知天已經快明了。

立山這時發現案上，一塊和闐墨綠色的「哈拉哈什」玉尺下，壓有雲箋一紙，筆還擱在瑪瑙的筆架上，料定是秋紅在他回來之前寫的，猶未寫完。

「寫的些什麼？」立山拿起了那張雲箋，迎着燈光，細起了眼睛讀道，「庚子之夏難中辭戰神。——好，這一定是一篇奇文。這題目就好，真是新穎別緻，也虧你想的。」

戰神，戰神，我中國與你有何親？

興騰騰，洋人的門兒你不去尋，

偏把我們這破落戶的門兒進。

難道說，這北京城是你們的衙門，

竟然長久居住不動身？

你即使是世襲在此，

也該到洋人的國度裏去權權印。

中國人就是你的貼身家丁，護駕將軍，

你老也該放假寬限施施恩，

你爲什麼步步把中國人跟？

時時不離身，鏢粘膠合，

却像個纏熱了的情人。

戰神，自從你進了中國人家的門，

我們受盡了無限驚，無窮怨；

萬般不如意，百事不趁心，

上下不甯，一切停頓，

砲火裏暴尸露骨，無人問。

中國縱有通天的人才，滿腹經綸；

廣蘊的資藏，遍山遍谷；

豐富的財源，車載斗量；

經不起一聲大砲響，到處流亡！

戰神，你看庚申年殺得到處無秋毫；（西元一八六〇年）

你看左宗棠打浙江，石達開到四川，遍地遭殃；（西元一八六三年）

你看洪秀全死南京，偏偏伊犁又吃緊；（西元一八六四——六六年）

你看東捻平，西捻息，又傷了多少人命；（西元一八六七，八年）

你看天津焚教堂，俄兵占伊犁；（西元一八七〇，一年）

你看貴州打苗子，雲南又搗蛋；（西元一八七二，三年）

你看日本人索性用武力拿去台灣；（西元一八七四年）

你看左文襄走新疆，日本取琉球；（西元一八七八，九年）

你看法國人打到安南；又占湄公河岸；（西元一八八二——一八九三年）

你看六年前（甲午），你更明目張胆；

攪得我們時刻不安，提心吊胆！

國際上邦交人情往往就誤，

假裝不知不曉，不聞不問。

明知乞和討饒是苦海，

無奈何上門打戶去求人。

開口不是割地，就是賠款，

割了地，自撤兵，下了旗；

還要受人揶揄。

說什麼，中國不在乎，地廣人稀。

賠了款，寫借據，背利錢，

不怕到限不還錢，

如果欠下半文，又將兵馬奔騰。

無奈何，忍氣吞聲，背地裏恨！

自沉吟：

可恨我中國這酸了，

受盡了您的磨折，嘗够了你的纏。

難道說，你今年真的是：

奉了玉帝的勅旨，佛爺的牒文，

擺下了義和團陣，一定要把中國困？

若不然，東洋有日本。西洋不列敦，

他們國內有的是高粱子弟，富貴兒孫，

你怎麼不敢去近？

和平之神與中國人民何仇？

中國人民與足下又有何親？

恁二位易地皆然，我全不信。

莫嗔我冒昧相惹，戰神；

央求您離了這北京城。

請恕我娼妓口吻，戰神，

決不怪您棄舊迎新！

「好，好文章，一氣呵成，痛快淋漓；妙，妙筆生花，妙就妙在坦白爽直，無所隱諱！」立山把站在椅子後面的秋紅，拉了往自己的腿上一坐，放下了雲箋，端詳着她那未施脂粉的容顏，忽然看到她的頸下頸上有一塊紅斑，立山用手去摩了一摩道：「這是怎麼弄的？」

「什麼是怎麼弄的？」秋紅自己用手摸了摸他摩着的滑潤的頸頭。

「一塊紅斑。」立山把手攔在秋紅的肩上說。

「呸，——」秋紅想了一想，便含羞地淺笑着，往立山的懷裏鑽着道：「虧你好意思問！也真虧你這好記性！……」

他們倆心照不宣地笑了。秋紅是最怕熱的，便從立山的懷裏站了起來，替他把辮子盤在頭上，收拾了案上的筆硯，立山連打了幾個呵欠。

「天快亮了，我們睡吧。」秋紅拿了把宮扇替立山搗了幾下，自己也抹了抹鼻子尖上的幾粒細汗珠兒。

「好，是你催我的，可以，我們就睡，」立山抓住秋紅柔細的汗澤潤潤的兩隻手，笑道：「但是你唱支曲兒我聽聽。」

「笑話，你睡不睡，不干我的事，」秋紅說着掙脫了自己的手，往幃幕裏走去。「上朝辦事，起早捱夜的並不是我，我才懶得管你的事哩。」

「別走，別走，我央你唱一支，你總該賞我個臉吧？」

「誰說不唱的，祇要你樂意聽，不嫌污了耳朵，我巴不得唱哩。」秋紅把銀白色的絲幕拉張了開來，遮住了屋子的深處。

「那麼，你且不要走吓」立山抬頭一望，秋紅在幃幕的後面，還隱隱約約地看見她扶着一張琴几正在脫鞋。他嗤的一聲笑道：「怎麼？怕難爲情呀？一定要藏起來唱？」

「對嘍，我怕你笑話，」這時丫頭提了溫湯，取了浴具，往幃幕裏走去，秋紅一面讓丫頭爲她寬衣解帶，一面笑對着燈下坐的立山道：「你先去睡，我還得沐一次浴。」

「我聽你唱完了就去睡，」立山說着向幃前走去道，「你再不唱，我可要闖進來了。」

「你敢，你進來，我就用水潑你！你來……」秋紅頓了一頓，凝神地聽了一回兒說，「豫甫，你聽，好像有人在胡同裏吵鬧，是誰叫門？」

「你要是不願意唱，就不必唱，別儘打岔，想懶掉。」立山也聽到了前面的人聲，便說道：「諒來是叩錯了門的。不相干，你唱，等你唱完，我可真的要睡了。」

「唱一支什麼？」秋紅遍體脫光了，祇剩有一隻刺綉了鮮豔色彩「鴛鴦戲水」的粉紅肚兜兒，往浴盆裏跨進了去。嘴裏細聲細氣的沉吟着：「讓我想一支有趣的——好，想着了，豫甫，這一支小調兒唱給你聽，很配你的味道，你一定高興。是一支每句裏邊潛隱一句西廂的「閨怨詞」，調寄黃鶯兒。你聽着：

跌綻鳳頭鞋（脚跟無線），

捲珠簾（罷了牽掛），

收鏡台（只少一個圓光），

懶拈針綫懨懨待（指頭兒告了消乏）；

把象棋下來（安排着車兒馬兒），

把雙陸打來（又在巫山那廂），

怎奈寸情遠逐征輪邁（小則小心腸兒轉關）。

酒醒哉（改變了朱顏），

蒼天叫破（直恁響喉嚨），

哭倒在塵埃（也有些土氣息）。——豫甫，豫甫，你聽聽，外面鬧得很厲害哩，我正在澡盆裏，

你到前面去看一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立豫甫一面聆聽着秋紅的「閨怨」，一面欣賞着幃幕裏的肉體。他沒有留神秋紅說了些什麼，却看見她快洗罷了，將要站起來，便捏手捏脚地走近前去，把幃幕一掀。

「哈哈，我看你將往那裏躲，」外面人聲的鼎沸，立山沒有放在心上；前院爭執的兇猛，他也沒有介意；却一心一意地凝視着羞羞捏捏，滿面飛光的秋紅的混身上下，搭訕着笑道：「甜人兒，我也唱一支曲兒，你聽：

溫湯起來忙護體，

帶濕了的紅兒兒拖地：

反嫌燈光明，

偷向彩幃立。

俏東風，

俏東風，

有心兒揭起！……」

「反了麼！反了麼！我們大人也是朝裏的大臣，你們怎麼能够這樣莽撞，隨隨便便地往上房裏闖，行麼？行……」一片爭鬥的喧囂，已經湧進了二門，到了後院子裏。立山在房裏聽得清清楚楚，心裏有些兒着了慌，却竭力地持着鎮靜，竟忘記放下掀起來的幃幕。這時，闖進來的人已經到了窗外的階前，火把燈籠照耀得院子裏通明透亮，秋紅到底是個女孩子家，嚇得軟癱了似的蹲在浴盆裏直抖索，隨手檢了一件衣裳往身上套，套了半天也沒有套上，再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褲子。

「真是的，你快放下幃幕，先到外間裏去吓！」秋紅提醒了立山。他口裏「呀」了一聲，拔上蹣着的淺靴，便往外走，齊巧碰着衝進來的家丁。

「大人，不好了。說是奉了懿旨來拿……」家丁說到這裏頓了頓，「衝進來的都是莊王爺派來的兵丁……」

家丁的話還沒有說完，載勳的爪牙已經闖了進來，要抓立山。

「你們敢無禮！」立山的臉色蠟白，怒瞪着眼睛，喝了一聲。闖進來的人到底會見過勢派，駭得畏畏縮縮倒退了幾步，不敢過份莽撞。這時立山往前邁了幾步。

「你們是來幹什麼的？」立山問着來人。

「欽命義和團王大臣奉懿旨，」這時來人當中的一個，展開一幅黃卷，恭恭敬敬地一字一句地念道：「聞戶部尙書立山，藏匿洋人，行蹤詭祕，着該王大臣將該尙書提拏審訊。並革職交刑部牢圈監禁。倘有疏虞，定惟該王大臣是問。」

「好，我就跟你們走，」立山說着強笑了一下，本想再回到內室去叮囑秋紅一番，但那裏由他做得着主，他祇得吩咐家丁一聲，「天一亮，你們便趕緊把她護送到聶軍門府上去，告訴聶老太太，費心照應着再說吧。」

在晨光矇矓中，戶部尙書立豫甫被押着走出了口袋胡同。原來慈禧停止圍攻使館的諭令，維持了不足五小時，便又撤消了，砲槍又響了，到處又在火燒了，拳民兵勇趁勢搶劫得越發忘形，蠻橫得越發厲害。

一八 聶士成之死

吃早飯的當兒，在立豫甫被亂兵押走的一個鐘點之後，一大隊的拳民和兵勇，簇擁着兩乘官轎直奔口袋胡同底，在立山的這秘密藏嬌的寓所門前停了下來。

大門早已被敲得敞了開來。前面一乘轎子裏步出來的是貝子銜鎮國將軍載震，打扮得十分瀟灑，含着一臉的笑，可算得是滿面春風。

「吩咐他們不要瞎闖，不要驚動了裏面的人，」載震一面關照自己的長班，一面跟後面轎子裏走出來的一位官員打着招呼：「到了，我們進去吧。」

後面轎子裏躡出來的不是別人，原來是當時京城裏最有權勢的莊王爺。他沒有說什麼，祇是對載震心照不宣地微笑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整了整自己的衣冠，便跨上了階台，往那門裏走了進去。載震緊尾着他。

「聽說老佛爺不主張停還洋款？」載震走在穿堂上，問着莊王。

「是呀，其實並不是老佛爺的主意，都是李鴻章那老狗攪的？」莊王提到李鴻章，牙齒咬得緊緊地，恨不得吃了他似的道：「我真不明白，老佛爺既重用義和拳驅逐洋人，却又左一個電報，右一道六百里諭令，催促那跟洋人通同一氣的李老頭兒進京……」

「莫不是真的要停戰了？」

「不會吧，」莊王一邊往上房走，一邊踟躕不定地說，「天津已經失了。」

「什麼？天津已經被洋兵佔了麼？」天津的失陷，對載震簡直似一個晴天霹靂，因為他父親慶親王的大買賣和大莊號多半開設在天津。所以他急了，着急的不是爲了津沽的淪陷，而是掛慮着自家買賣的損失。剛才來時的一團高興，因此低落了不少，然而並未整個兒的掃興。「管牠呢，反正一下子決不會打到北京來。——」

「你這話對極了：老實說，就是洋鬼子再打到北京來，與我們也不相干，祇要保佑老佛爺千秋萬歲萬萬歲；祇要天不掉下來，我們怕什麼？」莊王狂妄地擺晃着腦袋道：「這院子很精緻呀。秋紅以爲別人再也不會找到這裏來，却偏偏被我找着了。哈哈，秋紅，秋紅——」

屋子裏沒有走出人來，也沒有人答應着莊王的呼喚。

「她剛才也許嚇着了，」載震鬼靈精似的挾着莊王的膀臂走進上房說：「其實人家怎麼會想到，你會到這地方來的。這一定是她的臥室，我們就一直進去吧，秋紅，秋紅，秋紅呀，你的老相好的莊王爺來嘍！……」

這兩位「載」字輩的滿清末世的活寶，便一直闖進了秋紅的這臥室。

咦！人呢！房裏一個人也沒有！夜裏點的燈，到此刻還沒有熄掉，生了一下子的燈花。載震一口吹熄了，立刻隆起了一股白烟，從燈蕊上往外冒。水烟袋擱在案上，放在案角上的一根紙帽子，大約人走時忘了熄掉，燒得案上一條細長的烟斑，紙帽子早已變成了灰燼。衣架上還掛着立山的眼鏡盒和一串朝珠。

「哦，秋紅許是睡着，您進去喊她吧。」載震一眼瞥見掠在屏風上好些女人家的衣飾，便用手一指，招呼莊王到屏風後面去找秋紅。

莊王一頭興緻地走了進去，裏面是一隻浴盆，浴水還沒有倒掉，可是已經涼了。這裏有一隻很精

綴的臥坑，坑上很零亂，亂七八糟地堆着衫裙褲襪，好像剛洗完了澡，換下來的。也許就是秋紅換下來的，可是秋紅呢？

「來人呀！」莊王從屏風後面走了出來，往涼椅上一坐，臉上先充滿了不豫的神色，吼了一聲，跟着進來了一個人，不是這宅子裏的下人，却是莊邸的侍衛。

「王爺，端王爺差了三發人來，請王爺就到那邊王府裏去。說是有要緊的事等着商量……」

「有什麼要緊事？這麼急？」莊王沒想到來找秋紅，撲了一場空，正是滿腔的委曲。「下去吧，叫這裏的人滾一個進來！」——今天要是找不着秋紅這丫頭，我是她養的。」

秋紅在立山被捕之後沒有一會兒，也就離開了這裏，誰也不知道她往那裏去了。宅子裏的下人被莊王逼得緊了，便說出立大人臨走時關照的話。

「好，那丫頭一定投奔到聶軍門家去了。」莊王在失望之餘，發現了這一綫希望，高興了不少，便站了起來，拍了拍載震的肩膀：「走，我們趕快走，別再讓她漏了網。」

「再往那兒去？」載震連打了兩個呵欠，揉着眼睛。

「我們追到無量大人胡同聶家去。」莊王惟恐他不肯同去，便有力地加了一句道：「秋紅定在聶家。」

「聶功亭的家裏？——我不去！」

「爲什麼？」

「你不知道，功亭的老太太是一隻合肥雌老虎！爲了秋紅，你我去上她的門，才是找釘子碰哩！」載震很不願意去，可是拗不過載勳，他一面被拉着出了房門，一面說：「你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再陪你去走這一趟，可是由這裏到無量大人胡同，一路上多危險呀，槍砲是不長眼睛的呵，要是飛一粒到腦袋上，爲了什麼，爲了秋紅！合算不？」

「合算！祇要能把秋紅弄到手，什麼都合算！走吧，別纏啦。我們從小道兒繞過去，保險不會中到流彈，改天你抓我什麼差，我一定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載勳央求着：「快點兒走吧，辦完這件事，我還要到端王爺那兒去哩。」

他們上了轎，便吩咐加緊地往無量大人胡同趕，轎子跑得飛快，一路上最使他們兩人狐疑不定的就是並沒有聽到一聲槍或一響砲，街上的兵勇在敲門打戶地搶擄，見到莊王爺的儀仗走過，也竟不迴避一下。

過了北池子箭桿胡同，莊王瞥見有一乘官轎老遠地在路旁停着。走近了，才看清楚，原來是總理衙門章京文瑞恭恭敬敬地侍立着，等到莊王的轎子到了他的身旁，文瑞霍地跪了下去。

「你上那兒去呀？」莊王昂着頭，揚着眼，隨便地問了這麼一句，却也似乎很謙遜地說，「有話站起來回，不必跪着。」

「稟王爺，」文瑞從地上爬了起來，低着嗓子，往前移了一步道，「到各國使署去。——」

「什麼？」莊王覺得這回答出乎他的意料，瞪了文瑞一眼，終於沉不住氣地打斷了文瑞的話頭，提高了嗓子，擺下十足的官腔，直嚷了起來，「文瑞，你反了麼？你竟敢堂而皇之的勾通洋鬼子？」

「王爺，」文瑞說着又跪了下去，稟道，「奴才是奉了老佛爺的懿旨去的。」

「夫幹麼？」載勳聽到「老佛爺」三個字，頓時轉變了如狼似虎的氣派，竟溫和得像一隻綿羊似的，對跪着的文瑞微微地擺手道：「你有話還是站起來說吧。我深知道你是總理衙門裏第一個奉公守法的章京——」

「太后備了西瓜四百五十隻，鮮果兩担，各色蔬菜四担，雞蛋八百枚。命令奴才即刻送給各國使臣。……」

「和了麼？」載勳的兩眼睜得圓溜溜的，也許是天氣太熱，不過北京夏天的上午是不算得熱的，

胡同裏有的是一陣陣的串風，然而莊王爺的腦殼上却堆滿汗了。

「稟王爺：奴才不知道！」

「不打了麼？」

「稟王爺：奴才更不知道。」文瑞的聲音放低了道：「這半晌倒是沒再聽到槍聲。」

「知道了，」莊王好不耐煩地對跟隨的人們擺了擺手勢，轎子便繼續前進，走過一担担的西瓜和蔬菜時，他狠狠地釘了幾眼。

載勳這幾天來，受了貴山和尚和義和團幾個首領的縱容，又爲了思念妓女秋紅的性情和嬌媚，慾火中燒，使用盡了心思，先陷害了立山；想再一心一意地取媚于秋紅。他早已把國家大事，儘管在這緊要關頭，竟擱在一邊，暫且不聞不問。

剛才遇到文瑞，知道大局又變了，他坐在轎子裏苦思了一陣，竟揣測不出：皇太后怎麼會在這個當兒，賞賜食物給各國使臣的道理來？

「王爺，」載震在後面的轎子裏喊了一聲，轎夫趕緊湊上幾步跟前面的一乘轎子靠得攏了些兒。載震這才接着說：「我們回去吧，我看……」

「不行，就是天掉下來，我也要先把秋紅找着，不然的話，貴山和尚他們還以爲我這點兒用都沒有，叫我的面子……」載勳說到這裏，轎子出了煤渣胡同轉了灣，走向崇文門大街；載震的轎子在後面跟着，落後了幾步，所以沒有聽到他更說了些什麼。

轎子經過金魚胡同口，才穿過了大街，要往無量大人胡同裏走，載勳看見有兩乘轎子，沒有儀仗，却有三班轎夫跟着，匆匆忙忙地直往南去。

「上去看看，」莊王對扶着轎槓的長隨吩咐着，「前面的轎子裏是誰？叫他們過來回話。」兩位官員下了轎，走了過來。一位是曾經出使過歐洲各國，精通外國語文的吏部侍郎許景澄。另

一位是正直有爲的太常寺卿袁昶。他們走到莊王的轎前，叩拜問安之後，載勳堆下一付官場的淡笑，對他二人着實客氣地寒暄了一番。

「竹筴兄爽秋兄行色匆匆，幹嗎去呀？」莊王仰着頸子問，臉上始終浮着一絲兒笑。

「稟王爺：適才朝議決定，英國西摩爾提督已經帶領了大軍往京城裏來……。」

「是謠傳吧？聽信不得哩！」

「不，王爺，裕壽帥已經離開了天津，如今正一路上往下退。……。」心直口快的袁京卿搶着說。

「壽泉的用兵，我是深知的：他的退，並不是敗。他一向是以退爲進的。就拿他上次在天津討那女戲子來說吧，他家裏的一定不答應，他表面上就不討，退掉她，哈哈，結果呢，把那女戲子算是自己的兒媳婦又接了回來。壽泉有的是辦法，洋鬼子那裏鬥得過他？何況聶功亭也到了天津。」

「功亭也敗下來啦。」許侍郎顯出一付焦慮不安的神態。

「聽你們二位的口氣，好像巴不得中國兵隊吃敗仗？」莊王臉上的笑，飛了。

「王爺，未免言重，我們都是據實稟報，此刻出城也不過奉旨從事。要是裕壽帥和聶軍門能够擋得住洋兵的話，豈不是國家的造化？求之不得。適才朝議的決定也不過是藉防萬一！」袁京卿說着，看見後面轎子裏坐着的是載震，便打了一恭。

「我看，你們二位還是回衙門去吧，」載震也很不以他二人爲然的說：「不要沒有能够擋攔住洋兵，倒反而把鬼子引了進來。」

「貝子說的也是，」許侍郎忍了一肚皮的氣。「我們還是回去吧。——可是回去了怎麼覆命呢？」

「就說是在路上遇了莊王爺……。」

「不，不，不，」莊王爺在轎子裏連說了幾個「不」，因爲他這幾天來，對局勢的演變，相當模

糊。不知究竟，他儘管天不怕，地不怕，却惟恐重行失去了慈禧太后。寵信。所以他連忙對袁許二人說：「二位回去可以這麼說，其實也是事實：就說走到崇文門口，被義和團擋住了不許出城，不就完了麼？」

「我們也會想到這一點；那麼遵王爺的命，我們就回衙門銷差去。」

載勳載震別了袁許二人，便進了無量大人胡同，左首第三個大門便是聶家，沒想到聶士成家的大門洞開，裏裏外外糊了白，上上下下帶着孝，裏面傳出一片哭聲。

轎子在外停了下來。聶家門上的執事見是王爺貝子駕到，慎重其事地播鼓三通，二門內接着舉哀樂，他二人莫明是怎麼回事，但也祇得硬着頭皮走了進去，胡亂地升堂致禮，肅然辭退。

直到轎子重行抬出了無量大人胡同，纔聽到自己的長隨說起，適才打聽來的消息：聶軍門已於六月十三日（西曆七月九日）下午七時十分在天津八里台前綫身中砲彈，腹裂腸出殉了職。天津是在聶士成陣亡的第三天上失陷的。聶軍門的妻女一向住在天津，早已被拳民劫殺了。可是住在北京的聶老太太到這時候祇知道兒子的陣亡，還沒有曉得媳婦和孫女的遭殃。

誰料到這一位安徽合肥的直隸提督聶士成，淮軍的宿將，不死於髮捻諸役，不亡於甲午之戰，竟死在這一次的義和團掀起的愚昧的戰役裏！

聶士成是深恨義和團的一位有力的軍人，所以他這一次的參加戰役，並不是助拳民，而是一心爲國。他的軍隊自從參戰以來，絲毫得不着後援，而端王剛毅裕祿還在戰鬥中一再跟他爲難。他的軍隊，穿的是西式制服，練的是洋操，甚至於有人還不斷地詆毀聶軍「通夷」。

功亭之死，死於「上不諒於朝廷，下見逼於拳民」。

他的「上不諒於朝廷」，讀六月二十一日（西曆七月十七日）上諭，字裏行間可見梗概：

統帶武衛前軍直隸提督聶士成，從前著有戰功，訓練士卒，亦尙有方。乃此次辦理防剿，種

種失宜，屢被參劾，實屬有負委任。昨降旨將該提督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圖振作，藉續前愆，詎竟於本月十三日督戰陣亡。多年講求洋操，原期殺敵致果，乃竟不堪一試，言之殊堪痛恨！姑念該提督親臨前敵爲國捐軀，尙非退蕙者比。着開復處分照提督陣亡例賜卹，用示朝廷格外施恩，策勵戎行之至意。

認爲這一道「上諭」，可以作爲示範的「官樣文章」：蓋垂至現在官樣文章非但沒有絕跡，反而花樣百出，變本加厲！這也許是時代進步了，官樣文章也跟着進步了。

聶士成的「下見逼於拳民」，可以由他本人五月十二日（西曆六月八日）致榮祿復信中的一段看出來：

拳匪害民，必貽禍國家。某爲直隸提督，境內有匪，不能剿，如職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辭。

軍人的慷慨激昂，深明大義，不爲任何一二人之爪牙，不作任何活動之工具，如聶功亭軍門者，自古以來，直到現在，還不多見哩！

一九 吳縣洪第

「阿福，」這位少年笑迷迷地重行戴上帽子，一面掃了這家門上的下人們一眼，瞥見了四十歲上下，生得健壯魁偉，落在衆人背後站着的阿福。一面輕拭着袖口在車子上沾的灰土，慢吞吞地往院子裏走，有意無心地說：「在這兵荒馬亂的當兒，還是早些兒上了門的好。」

「是的，二爺也是這樣吩咐過的，」阿福搶上一步，緊跟在這少年的背後往裏走着，說道：「自從城裏響了砲，有人來鬧過事，前面的大門便閉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做過。前面的人都調到這後門上

來照應着，免得常來的大人們，爺兒們摸不着道兒，更免得……」

「最要小心的是義和拳，他們連皇宮都敢闖……」

「二爺也早想到了這一着。」阿福雖然跟着主人，久住在北方，儘管說的是官話，却始終擺脫不掉南方的音。「央了端王爺和莊王爺都頒了告示。貼在大門口了。」

「二爺在家不？」

「在家。」阿福搶上兩步，趕在前面，打起了過廳上通到後裏院去的一扇圓月門上的湘簾，穿過了這一洞門，似乎踏進了另一清涼境地。滿院的古木參天，綠蔭籠蓋，時花曲徑，色調香勻，獨沒有北京城裏夏天裏家家戶戶院子裏空地上免不了要栽的晚香玉，足見這人家的不俗，但亦未竟能免俗：簷下在一個月前端午節掛的昌蒲艾草還是掛着。就是這廊簷上同時吊掛着四盆花草，碧綠；階前左右的大瓷花架上，是珠蘭，清香。

「有客人在裏面不？」

阿福還沒有來得及答話，架上的一隻鸚鵡，鼓起了翅膀，提高了喉嚨，一口道地的京白，叫了起來。——傅彩雲，傅彩雲，有客來了，有客來了！

「噢，又少不掉你多嘴。」阿福吆喝着鸚鵡，回過身來讓那少年先跨上廊沿道：「沒有別人，適才莊王爺來了。二爺招呼了廚子備菜，許是王爺要在此地吃晚飯，沒有別人，您請吧。」

「不，阿福，不。我不想見到他，你還領我到別的房裏去避一避吧。」

阿福便領着他，出了這邊子左角上的一個便門，把他安頓在側院東上房的一間小客座子裏，等阿福由側院裏出來的時候，隨手帶上了便門，發現自己的女主人和莊王爺，正站在廊簷上說笑，他便小心翼翼地屏息着氣，側着身子，墊着脚尖兒往外走。

「阿福，」這是他的女主人的聲音，阿福答應着站住了，聽見她問道：「剛才有人來了麼？」

「沒有。」阿福的兩隻眼睛，神凝視地傳着他的女主人，不緩不急，若無其事的說：「誰來啦？
喂，我怎樣沒有見到。」

「怎樣鸚鵡叫了的呢？」——有客來了，有客來了！」

「哦，那是我。」阿福瞪了鸚鵡一眼，便冷笑了一聲道：「牠把我當做了客。」

載勳正在玩弄着架上的珠蘭，聽到阿福的這句話，也笑了起來，跟女主人做了一個迷眼，便乘勢把自己的右手往她的肩上一攔。阿福覺得沒有再追問他什麼，便緊了兩步，退了出去。

「這背時的雀兒，不三不四的，快跟牠的主人一樣地背時，再也不會得交好運。——除了會說：有客來了，有客來了，便什麼也不會……」

「牠還會喊你的名子呢。」載勳哈哈地笑了一陣道：「怎麼會喊你這久不用了的名字的？」

「所以我說這雀兒的主人促狹得不會再交好運吓，連教出來的鸚哥兒都是瘋瘋癲癲。不大不小，呼名叱姓——我早就發過願：等牠的主人有朝一日仰了頸子：呵，我便剝了牠的皮，燉燉吃，看牠還

「傅彩雲，博彩雲」地亂叫不？偏偏牠的主人在馬關沒有被刺死……」

「這鸚鵡是少荃送你的？」莊王爺嘴裏一提到李鴻章，臉上便立刻呈現出一付極其不豫的神色。

「原是的哩，」傅彩雲早就看出了載勳的神情，便嬌媚地緊湊起眉梢來，道：「我也看透了少荃的前程，前兩年裏就失去了老佛爺的寵信，恐怕官止於兩廣總督，別再夢想重行回到北京來。嘿，我不能看到他這促狹鬼在南方的下場，但他送給我的這隻鸚哥兒的下場，我終是見得到的……」

「你不要把話說早了，也許他就要到北京來。」載勳說着，臉上浮起了一陣愁雲，但一下子就消失了，眼望着那縮起頭來的鸚鵡，堆下了一臉的笑，拍着傅彩雲的肩膀道：「我覺得現在你的這大號，賽金花，比從前的傅彩雲好，格外顯得富麗堂皇！彩雲，天上的一朵彩雲，美是美了，到底是彩雲，是渺茫的雲彩；而且空際的變化萬千，即便彩雲，也難得常在，叫人有捉摸不定的感觸，更令人

有可望而不可及的苦楚。事實上，洪文卿在時，我們這一羣俗骨，你那裏會……」

「哎呀，我的王爺呀，」傅彩雲嬌聲嬌氣地往載勳的懷裏一倒。「你不多多地照應我們些兒，反而挖苦捏弄我們，犯得着麼？」

「你別在我面前耍骨頭，賣弄玄虛，就謝天謝地，算是你把我當做人，沒有把我當做木瓜，我已經是高興得了不得。要是說我挖苦捏弄你，這就顯得你是倒砍我一斧頭！——我也知道，全朝文武照應你的人有的是，那裏用得着我這蔥頭來裝什麼蒜？」

「這是怎麼說的，王爺難道真的惱我不成？幹麼來了這一回兒，說了這一下子的傷氣話？」

「你看，祇有你說的話，就不容別人有分辯半句的份兒。」載勳看到月亮透過了院子裏的林木，洒射得遍地全是疏疏密密的碎影。屋子裏已經掌了燈，下人們忙着預備開飯。

當他們正要回到屋子裏去用膳時，甬道上出現了兩盞宮燈，照耀着一位肥胖的武官直闖了進來，把大家嚇了一跳，傅彩雲在這種場合之下，極其鎮靜，等到看清楚了來的人是誰，她嫣然地笑了起來。

「董大砲，你這麼匆匆地，是從那裏來的？」載勳說着，迎下階去。

「賽二爺這裏，你來得，我就來不得麼？」董福祥對賽金花打了個哈哈，又對莊王爺做了一個鬼臉道：「我是奉旨來捉你的！我就知道，祇有這些地方才安葬得住你的身。有人說你在煤市街的窩子裏，我想那裏現在是義和拳的天下，你不會攪在裏面，剛才我先到楊翠喜家，你不在就一脚到這裏，被我算着了，居然就一捉一個準。——還不快點兒跟我走？」

「有什麼事？」載勳的左臂攔攔着賽金花的腰，嬉皮笑臉的。

「我的爺爺，洋鬼子兵已經過了天津往京裏開了來，你還色迷迷地躲在這裏，老佛爺召見你召了兩三個時辰，派人到處找你。」董胖子的腦壳上冒出了一球球的汗。「走吧，快！」

「好，我拿了大帽子就走。」載勳這一驚，臉色都變了。才要回到屋子裏去，早已有下人把他的雙花翎大帽遞了出來，他戴上了便要走。「老佛爺在什麼地方召見我們？」

「甯壽宮，你先走。」冷不防董福祥跨上台階，偷親了賽金花一個嘴巴，才嘻嘻哈哈地往外溜，氣得她直瞪眼，却又不好奚落他，深知他是個無賴。

載勳跟着董提督走了幾步，便又站住了，似乎有什麼話要對賽金花說，又好像是不便當着董福祥的面說。她當然已經料透了王爺的內心，竚立在階台上，咬着嘴唇兒對着回過頭來的載勳笑了一下。「誤已經誤了，王爺和董大人還是吃了便飯再去吧，已經擺上了呀。」賽金花嘴裏說得這麼熱絡絡的，臉上却没有絲毫表示歡迎的意色。

「飯是不吃了，」董胖子嘻嘻哈哈地對她說：「不見到你倒也罷了。現在我的魂靈兒已早出了竅，鑽到你的肚皮裏去了——二爺，陰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送我一程吓，把我們送到二門上。我想，除了我們這位王爺，再沒有別的孤老躲在你的牀底下吧。」

「董大人，你瞧你的這張嘴，」賽金花走下了階台，來送他們。「要是你的兵隊像你的嘴這樣可怕，我想洋鬼子們早垮了。」

「這個麼？我覺得倒還是賽二爺厲害，扣住了我們的王爺，讓我們打不成仗。」董福祥說着，回過身子來想去抓賽金花的大腿，她嚇得倒退了兩步，同時莊王也擋住了他的來勢，董胖子哈哈大笑，道：「二爺，你覺得我的嘴可怕？不見得。我的嘴不及你的，你看，王爺替你護着哩！……」

「放正經些，別瞎扯。」他們一齊到了二門上，載勳打斷了董福祥的話頭，對賽金花笑道：「剛才我拜託你的事，可別忘了。」

「這件事，我絕對不能受你的託。」賽金花站在門洞子裏說：「你想想，你們抓立豫甫的時候放了她的，現在連你們各處找了一天也沒有找到她。要我這沒腳蟹，在這燒殺連天的城裏，到那裏去找

她？」

「我知道了，好，好，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不肯爲我把秋紅找出來，你莫不是願意孽她的缺？也好，等一下我被召見過了，就去打榮祿榮大人一個招呼，我就說是賽二爺自己樂意的，他可別以爲我載勳割他的靴子。」

「王爺，你也該放正經些兒才好，」他們二人走遠了，賽金花仍立在一門上，提高了喉嚨道：「別儘嘔我們娘兒們，要是等一下子敢在皇太后的面前，也這樣放肆，才算是育種的！」

賽金花的這幾句話，這兩個當時北京城裏的活鬼，不知聽清楚了沒有，也許是惟恐趕到甯壽宮太晚了誤了大事，所以再沒有聽到他們回說什麼，便匆匆出了「吳縣洪第」的後門，上了車子走了。

賽金花竚立在院子裏，下意識地仰望着天上的明月，一朵烏雲直對着月亮奔了過來，引起了她的回憶，大有往事如烟，不勝今昔之感。想起上一次京城裏發生動亂時，她正隨着丈夫洪鈞出使在歐洲，未曾受到絲毫的虛驚。如今呢，幸而洪狀元早就過世了，自己雖還打着「洪第」的旗號，京城裏的王公大臣們，却竟知道她已經下了洪家的堂；否則在這一次也許會被視做假洋婆子提了起來，她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寒噤。

忽然想起晚飯已經開在桌上，她便加緊了脚步，往自己住的院子裏走，鸚鵡又叫了起來：

——傅彩雲，傅彩雲，有客來了，有客來了！

「別活見你的鬼，當作不作的！」賽金花對掛在黑暗裏的鸚鵡有聲無氣的罵了一聲，便踏上階台。忽然從珠串的門簾縫裏，瞥見自己的屋子裏，倒確實是有一個人在桌子旁邊坐着。

賽金花的脚步緩了下來，輕輕悄悄地注視着，在自己的房裏的是一位年輕的公子哥兒；却看不出是誰，也想不出是誰，祇得在房門外踟躕着。打量着。她終於笑了起來，打起珠簾，踱了進去。

「秋紅，秋紅，你是甚麼時候進來的？我怎麼一點兒也不知道的呢？」

二〇 北京的另一女王

慈禧太后是滿清朝廷的「女王」；到了庚子年間的賽金花，乃是北京社會的「女王」。

賽金花爲洪文卿如夫人時，最得意的是穿了正室張夫人的皇家賞賜的章服，在倫敦跟維多利亞女王合攝了一張相片。李鴻章早年在京裏見到這張相片，會當面盛讚她似一枝霧籠的芍藥；不料他自家始終沒有忘懷了出身，常對人表示自己不過是蘇州的一個妓女，今日幸蒙都中仕官歎美，竟能不以棄妾相待，豈敢以雲艷芙蓉自居？因爲她的不會因貴而驕，她又不因風流而蕩，所以在洪侍郎溘然長逝之後，她重行回到上海賣身、易名曹夢蘭，嫵娜丰韻，惹人憐愛，人們爭着呼她幼時的小名，二寶，或鬧着喊她在蘇州當清官人時的芳名，鈺蓮，這暗暗地，表示她的丰韻並不因她的年事而衰，同時大家對她的傾慕更不因她的再度爲娼而稍弛。

她是庚子的前兩年又由南方北上的，西羅圈胡同南口的這座宅子，原先是洪文卿爲了她租賃的，洪先生關乎中國西北邊陲史地的若干著述，都是在這宅子裏完成的。直到洪狀元死了之後，她還跟原配夫人在這裏同住了半年之後，才向洪家下堂求去的。等她此番重行回到北京，洪家的人早已回到南方去了，她便索性用自己在上海賺得的一些積蓄，買下西羅圈胡同這房子，恢復洪文卿當年在世時這宅子裏的裝修和陳設。她自己說是爲了紀念文卿，一般人却說她是藉了「吳縣洪第」做變相賣淫的幌子，「賽金花」這名字也就是這一次北上才改的。

憑她過去一番令人迷醉的往事，她在這北京城裏當然站得住腳；這時候她雖然已是三十一歲的女人，可是膚質的白潤細膩，體態的輕盈嫵娜，遠非一般比她年紀小十歲的少女所能趕得上的。即使北京城裏美艷嬌媚的娘兒們有的是，但誰能有像她這樣的閱歷，更有幾個中國女人家遠涉過重洋，論

她風流而又傷心的往事，這位「狀元夫人」好比做雨打過的梨花；看她如今那不衰的丰韻，我們的「二爺」就煞似出了水的芙蓉，此番却偏偏易名賽金花，何凡俗乃爾？莫非是爲了迎合北京官宦場中人們奢、貪的風氣，和沽名釣譽的臭味？

自從賽金花重臨京城之後，好風雅，好酒色的王公大臣，富商巨賈，皇親國戚，都好像是一盤雜亂的鐵沙遇到了磁石。同時北方江湖社會裏的娼妓優伶，販夫走卒，陰陽巫卜，無不仰仗她那特殊的力量，得寄生在京城裏安逸地混碗飯吃。所以北京當時的上層社會裏都把她叫做「賽二爺」；下層社會裏竟尊稱之爲「賽娘娘」——無形中這北京城裏住在着兩位「女王」。

我們不能不佩服賽金花周旋在官宦之間的工夫，固然她會經營過外交官的太太，實際上外交官的太太未必個個都趕得上賽金花！當時清廷的權重臣工，至少可以分爲五派，差不多派派裏都有一兩位重要分子，不是現在熱戀着她，便是過去跟她相好過；換句話說，跪叩在慈禧太后面前的人們多半拜在賽金花的裙下。跪叩是限於國法，拜倒却出乎本心！

全朝大臣中有一派是個人機會主義的野心家，如載漪，載勳，剛毅，啓秀這一干人。載勳最迷戀賽金花，而她始終嫌他蠢。一派是慈禧的極端擁護者，像榮祿，那桐，王文韶，徐桐等。榮祿跟她的情愛關係發生在洪文卿逝世之前，所以有人說榮相國是最得兩位「女王」衷愛的幸運兒。一派是舉足輕重，已有國際地位的李鴻章，奕劻，伍廷芳和一些辦洋務的人們。不用說，誰都知道李鴻章是賽二爺的崇拜者，祇可惜他老了，似乎比她的爸爸還要長幾歲。一派是看風轉舵的觀望着的袁世凱，張之洞。她的「曹夢蘭」這名字便是張老頭兒在上海時爲她起的。另一派是反對政府和義和團提携政策最力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妓女秋紅便是賽金花介紹給立山的。

至於下層社會對她的愛戴很簡單，完全是爲了她平日的扶弱鋤暴，敢作敢爲，打抱不平，輕財仗義。可是她的個性很強，加之以環境的驅使，就始終沒有把正三品以下的一羣放在眼裏；反而無官無

職，沒名沒位，乏財欠勢的男女混混兒尋到了她的門上，她倒是對他們有求必應。她的脾氣很壞，這也許是境遇所造成的，三句話不投機，當着官高品極的人們她一樣的毫不留情；要是不投她的口味，或是服侍得不周到，她會拿起棍子揍折了小子們的腿，用燒紅了的針來刺了頭們的臉。懂得她的人不很多，洪鈞在世，祇要一走去書房，便成了她出氣的筒子。平心說，她倒是從來沒有當面奚落過李鴻章，她常在人面前批評少荃，說他不論對公對私，爲好爲歹，還捨得拿自己的一條性命拚一拚，在她以爲這就是李鴻章值得結交的一點。能够瞭解她的人就更少了，男女僕役見到他們的這位女主人，雖然她是堆着一臉的笑，他們儘管小心翼翼地暗咬着牙根，也還是直打抖索。所以在她的前半生中，不知喚用過，調使過多少的下人，其中忍受不了，終於溜跑的逃走的不知其數。倒是祇有一個阿福，從她在蘇州以「鈺蓮」掛牌當姑娘時，便跟着她，等她做了洪夫人傅彩雲，阿福跟進了洪府當長隨；後來回到南方，想近紅妓曹夢蘭的身的，得先打通「大茶壺」阿福的路子；如今阿福是賽金花在北京「吳縣洪第」裏的總管家；這二年來每天晚上替賽金花洗小脚的是阿福，如今阿福並不因爲當了總管家，便可以辭掉這洗脚的差事，事實上確也是不可能，世界上就再也沒有能够找出另一個人來頂替得了這一分美缺，賽金花的 Hongkong Foot 患得很重，祇有阿福把這雙小脚捉摸得年代久了，每天晚上往手上一托，就知道脚上奇癢得難受的地方在那裏，便沒命地替她搓揉。要是這雙脚，這晚上沒有搓揉得暢快，賽金花會得竟夜失眠。她之所以不在上海久住，而費了好些周折重行北上的，並不是貪戀京城裏的繁華富貴，實實在在，道道地地，是爲了她的脚，因爲南方的潮濕，使得他的 Hongkong Foot 發得更厲害，成日價奇癢難捱，就祇得帶了阿福又來到這往事耐人回味的北京。

這一向北京城裏的到處大火，槍砲子彈的滿天飛，賽金花會受了一些虛驚，但在這驚恐動亂中，却始終沒有疏弛或待慢了自己的脚，每天晚上照舊是要洗一次的。

在城裏圍攻使館最緊張的陰曆五月廿八日（西曆六月廿四日）的那天下午，「吳縣洪第」的在西

羅圈胡同的後門上，居然不問皂白地闖進來了一羣義和拳。揚言要活捉跟英吉利鬼子國女王有交情的洪二毛子的婆娘！嚇得阿福及一干下人們擋既擋不住，又來不及趕到上面去通報，義和團已經撞進了上房，賽金花當其時在花廳裏正在跟好幾位官員，耍着葉子牌。

爲首的幾個義和拳發現在廳上打牌的不是別人，正是端王，董提督，還有好些不相識的大老，祇有賽金花一個人是女的，却是男裝，這可把義和拳嚇住了，踟躕在廳堂的門口，賽金花儘管是異常的鎮靜，臉上也變了顏色，不料就在這個當兒，董提督霍地掏出了懷裏的洋槍，對準門口當頭的兩個拳民，放了兩下，隨即倒下去兩個，嚇得其餘的都奪門而逃，如鳥獸散，廳上的人，還是打他們的葉子牌，若無其事。

賽金花嘴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却惦記着這樁不大不小的禍亂，誰知第二天一早，凡是跟她有交情的王公大臣的大小文武衙門，都派人送來了禁止軍民拳勇閒雜人等，乘京城不靖時，強佔亂闖功臣宅第的告示，叫貼在門口，便不會再有人敢來鬧事；並都奉了大人的命諭慰候洪家夫人。賽金花就着阿福一一領情致謝，並厚賞來人。

官廳的告示中還有端王爺這一次又差人送來了一張義和團的神符，一起張貼了起來，貼滿了門樓子的裏裏外外。這當然是有力量的。但賽金花爲避免麻煩，便索性吩咐下人們暫時收拾起好些華貴的陳設。一些不相干的客人，一律擋駕。後門上加派長隨站班；二門上內兩廂廊房騰空了，多住小子把守着。已經閉上的大門裏，發了四支洋槍給看管的家丁。

是聶士成將軍過「頭七」的那一天，也正是天津被八國聯軍全部佔據了的第四天的早上，北京城裏已經有好幾天不聽見槍砲的響聲。這天早上是個陰天，依舊是靜悄悄的，賽金花在院子裏逗着鸚鵡，落了幾滴雨，她便往秋紅借住的一個側院裏走去。

這側院鄰近乾麵胡同，胡同裏的車馬人聲隱約可聞。秋紅正在房裏梳頭，看見賽金花走了進來，

便站起身來讓坐。

「你梳你的頭，且別管我，」賽金花說着，便走到秋紅的背後，幫着她紮辮穗子，忽然抬起頭來對鏡子裏的秋紅抿嘴一笑，道：「我看你改了男裝，更顯得標緻了。」

「倒底及不上楊翠喜，她因爲在戲台上扮演慣了，走起路來，真像是一個男人家。你我免不了有點兒扭扭捏捏的，顯得不大方。」秋紅一面說着，一面梳整着額上的劉海。

「哦，翠喜來過了吧？」賽金花正在打着穗子上的結。「你託她找人送給立大人的東西拿去了吧？」

「拿是拿去了，送到了沒有，還不得而知哩。」秋紅微嘆了一聲。

「送是一定會得送到的，你放心，昨兒榮大人不是來說起麼，這一次的仗不久就會沒事的，皇太后已經懊悔了，說不定，一兩天裏就要議和，就沒事了。等到那時候立大人也就會被放出來！」

「我不替豫甫担心別的，就怕他捱不過大牢裏的骯髒，人本來就生得單薄，天氣偏是這麼熱。」

「這些都是你多愁的，那天那桐那大人到我們這裏來，不是說了麼？他雖被關在大牢裏，老佛爺還是想念他，深知他平時有一兩口鴉片的小癮……」

「是的呀。」秋紅搶着說，「那大人不是說，老佛爺關照趙舒翹趙老頭兒送些兒福壽膏到牢裏去給豫甫。你就不想想，人在人情在，豫甫現在是被……」

「聽，莫響，是誰在敲大門，敲得這麼猛烈？」他們倆屏息地傾聽大着門外的動靜。

一一一 沐猴而冠

敲叩「吳縣洪第」乾麵胡同裏的大門的是一個由外省才趕到北京來的南方人。當即有人把他領到

後門上，阿福在裏面瞥見了來人，首先堆下一臉笑迎了出去。

「胡容哥，怪不得這兩天喜鵲老是叫個不休的，」阿福把胡容讓進了下房的客座裏，親自斟茶，裝煙，寒暄，問好。「什麼時候到的？稀客稀客！」

「各位都好？——我這一次在路上吃足了苦頭。到了上海，說是海道不通了，搭大輪船到漢口，繞着早道平添了好些周折。誰料好容易看到皇城垛子，偏偏碰到什麼坎字兵，乾字勇的一些太爺，不許進城；我們拿出蓋了兩廣總督衙門大印的路單來，還是不放，說是要焚香請示，我以為真的換了朝代，祇得耐住性子，那曉得他們這一焚香請示，就攔了三天三夜，就把于式枚于大人和我主僕二人乾泡在城外的義和團神壇裏三天三夜。結果怎麼樣？皇太后，皇上倒底不是他們的，還依舊是我們的！昨天一早，乖乖地套了車，把于大人和我直送到榮相國府，于大人被相國喚了去，問了一天的話，我就瞌睡了一天一夜，這一早才醒來，就忙着來找咱老哥兒們。」胡容接過了遞上來的手巾，抹了臉上的汗，連呷了幾口龍井茶，又冒了滿頭的汗，亂揮着一把七根骨的大摺扇接着道：「阿福哥，我們上一次見面時，大家都在上海。才幾年功夫不見，你是越發地發福了！咱胡容時時刻刻地就是惦記你，所以一來了就看你。」

「我們得先把話兒交代清楚，你這趨忽忽的來，究竟是爲了你自己時時刻刻地惦記着我，還是你們大人時時刻刻地惦記我們那個？」阿福說到這裏把話一頓，用手指了指後面，這才笑了一笑，道：「要是真的承蒙不棄，爲了看我來的，那麼我就不到上面去通報了。」

「你瞧，你這人還是那麼厲害，就讓我白佔這順水人情，也虧不了你什麼呀？」胡容說着順手取下門背後掛着的布褲子，走到院子裏去揮掉衣冠鞋襪上的灰塵。重回到客座裏問着阿福道：「我這一輩還沒有見到像這次這個樣子的北京。由西直門進來時，一路上是死屍，滿眼裏是瓦礫堆，到處亂七八糟，滿街亂哄哄。富麗堂皇的北京城這一次竟被打得像化子拾金裏的三花面，怎麼說？阿福哥，一

路上謠傳：我家大人就要到北京來？」

「原是哩，你今天這一來，我先還以為李大人已經到了的哩。」阿福又替胡容斟滿了茶說：「榮相國在我們這裏提過好幾次了，說皇太后一天要下好幾道急旨催李相國進京。聽說，你家大人已經到了上海哩。昨天晚上，我們還談起，要是你家大人在京裏，這一次立大人也不會吃這大的虧……」

「吃了什麼虧？」

「你是剛到的，難怪你還不曉得。」阿福嘆了一口氣，「立大人被抓到刑部大牢裏去啦，可憐呀，什麼也不為，祇是爲了爭一個小娘兒們。……」

「那一位立大人？」胡容用手輕敲着自己的前額。「莫不是戶部的立山立大人？……」

這時，闖進來一個眉清目秀的小姑娘，一看見客座裏有人，便又趕緊退到門外，阿福便跟了出去。待了一下子，阿福又回了進來，站在門口，含着笑，對胡容打了一躬。

「上房有請胡大人！」

「噢！——她怎麼已經知道我來了的？誰也沒有到上面去報信呀？」胡容從坑上站起來，不然而然地整了整冠，舒了舒袖子，才跨出門，忽地叫了起來：「哎呀，快，快，快，快！」

「什麼事？這麼着急？」大家爲之一驚。

「快派個人到大門口去看看，剛才我雇的乘了來的一輛馬車還在不在？車上還有好些東西，都是從南方帶來，我們大人送給你們這裏的。快，快，快……我看那趕車的不是好東西，是個匪，那相貌一看就是個匪！」

這時由阿福起，門上的人們，看到胡容滿頭滿面的大汗，都笑了起來，笑得他莫明其妙。

「車上的東西，早替你搬下來了。——你怎麼還是那麼顧前不顧後的。」阿福遞給他一條手巾，待他擦乾了汗，這才拍拍他的肩膀，走在他的前面道：「我們就上去吧。」

他們倆無言地往上房走。胡容這一次見到的北京城，甚至於見到的榮相國府都失去了舊觀，改了樣子，改成了一付淒涼沒落的樣子，此刻走進這「吳縣洪第」的重重院落，朗潔修整，不減當年，庭花牆草，更見茂盛，一切依然，祇是狀元郎，如今到了天上，但並不因此蕭條了人間！更沒有料到這動亂中的北京，還有這麼一塊幽雅安靜的世界。

——傅彩雲，傅彩雲！有客來了，有客來了！

「哈哈，你還在！」胡容對那鼓着翅膀狂呼的鸚鵡招招手，似乎有了感慨地說：「沒眼識的蠢東西，才幾年功夫沒見到你，居然忘掉了我，也把我當做客？」

一陣陣濃馥的花香，飄進了胡容的腦殼，他有點受不了，反而覺得處身在這境界裏，很不自在，前面便是階台，阿福緩下了步子，這是給予他的暗示，胡容便更加拘謹地收斂了臉上的笑容，一本正經地跟上了坡階，當阿福在掛了珠簾的門外左首站定時，他便恭恭敬敬地踱到右首站着，側着身子面對着門裏低下頭。

「李相國府的胡容來請奶奶的安。」阿福在門外嚷着。胡容隨着他的聲音跪了下去，連拜了幾拜，拜完了，仍舊低着頭站着。這時聽到房子裏吸水菸呼呼的聲響，接着珠簾上縈裊着一股煙霧，好似一朵雲彩。胡容心想：到了天上的神仙洞府，也不過是如此吧？

「是胡容麼？你消瘦了，是路上辛苦了吧。」這是珠簾裏傳出來的話，嬌聲滴滴。「李大人可安？」

「託奶奶的福。大人囑咐叩候奶奶的安。」胡容說着又跪了下去，又拜了幾拜，才重行站定了說：「大人到了廣東，每頓飯後喘得好些了。可是晚上不吞兩顆洋丸子，就睡不着覺——」

「像他有那麼一把年紀的人，天天晚上吃安眠丸藥也不是事，——等他這一次到北京來，我要告訴他：其實每晚臨睡前叫服侍的姨娘，用溫湯水替他洗一次腳，也是一樣地可以安眠的。」

「是的，小的記在心裏。」

「沒有外人，你有話進來回。」阿福聽到了這一吩咐，隨手打起了簾子，胡容忙謙讓着，自己扶着珠簾，側着身進了屋子，把頭低得更低了些兒。地上滿鋪着紫紅底子鑲織朵朵牡丹的絲絨地毯，他打了個千，往前斜移了兩步，一步留一個大脚印子，羞得他滿臉通紅，心裏在奇怪着：早上剛換的一雙新鞋，怎麼走到那地毯上，竟會帶來這麼多的土！他這時屏着氣凝着神看到遠遠的有兩對小脚，還沒有來得及欣賞，便聽見這裏的「奶奶」尖細氣地接着說：「這位是立大人，新近討的秋娘，你們大人上次在京裏也會見過的，她那時還小……」

「我家大人問候立大人，立……」胡容對着另一對小脚打了一個千，支吾了半響，不知道該稱「娘娘」，還是「奶奶」，含糊糊混了過去，因此越發抬不起頭來了。

「你是什麼時候動身進京來的？」

「二月二就預備起來了，過了三月三才上得路，」胡容打了一個啞頓，才又咕咕吧吧地說，「這一次路上就誤得太久了。」

「南方的情形怎麼樣？」

「還很好，諸位洋大人跟大人們相處得很好。」胡容想了想道：「過了漢口，進了河南，我們在路上才碰到義和團，越往北走越鬧得兇。」

「過漢口時，你去見張之洞了麼？」一個女人家直呼當朝大人們的名字，鑽進胡容這班下人的耳朵，使他們有點兒汗毛悚悚的。

「沒有，臨走時，大人再三叮囑，不許打擾張大人。所以在漢口就攔的天數倒不少，却始終沒有敢上總督衙門去。」

「你家大人跟張之洞一向是合不來的。」這句話，可以聽出是啣着水菸袋嘴子說的。接着吹來了

一陣煙，是從女人嘴裏噴出來的，聞起來似乎分外的香。

「小的在江南叩見劉大人和盛京堂了。……」胡容捷靈地稟報了這麼一句。

「劉坤一和盛宣懷麼？他們都好？」

「兩位大人都好，還叫小的給奶奶帶來了不少的蘇繡，摩本和泰西緞。都帶到了，在前面。盛京堂還說，要是奶奶嫌這次帶來的不好，可以發信去，重行辦過。」

「難爲他們都還記得我。前次我託你們大人在廣東辦的象牙的……」

「都辦齊了。祇是奶奶要的牙屏，找遍了全省沒有牙心的。大人叫小的帶來了一付雕刻好了的，四幅小屏，一共是八面，上面刻的是全部西廂。請奶奶將就先擺擺，當然算不得是好的。還帶來兩付牙屏坯子，大人的意思：京裏的刻功好，請奶奶願意刻什麼，就叫人刻上什麼。沒想到北京在一兩個月內竟鬧成這個樣子。珍珠也帶到了，奶奶要的是一百雲八顆，現在一式一樣大小，滴溜滾圓的，一般水色的帶來了一百二十一顆，再搜也搜不出了，大人怕奶奶丟了一顆兩顆的沒法配，所以多收了些兒。祇是，……祇是……」胡容說到這裏，冷不防地往地毯上一跪，苦着久經風霜的臉，吞吞吐吐地道：「要要要……請奶奶開恩，我家大人送給奶奶一件活寶貝，在一路上被糟蹋了……」

「沒有什麼了不起，那就算了，你站起來。」

「其實也怪不得小的……」

「是什麼活寶貝？」嬌笑了一陣。

「是一隻純白的獅子小洋狗。」

「哈，哈，哈，沒有什麼，你家大人就喜歡把狗兒貓兒的送人，這都是跟洋人學的。我不在乎，死了算了，他前幾年送我一隻鸚鵡已經把我煩够了。他還要再弄一隻狗來磨折我，死了好。」

「其實說起來，那狗倒是蠻討人喜歡的，都是于大人一路上灌牠不乾淨的冷水灌死的。」

「于式枚也來了麼？你們這一次是爲什麼來的？」

「是爲了送皇上今年萬歲誕辰的貢品來的。」胡容肅然地說。

「對呀，轉眼不就到六月二十六日（註：庚子年此日爲西曆七月二十二日。各國無賀，邊疆大臣除李鴻章外亦無貢。）了麼？」沉吟了一下，「你家大人備的什麼？」

「除了照例的貢品，也祇有兩件出色的稀貨，」胡容嚥了一口唾沫，接着說：「一件是一隻會耍把戲，能演上朝儀注，會得站班叩頭的小墨猴。還有一頂這小猴子戴的小金冠，全是珠寶鑽石鑲起來的，着實珍貴……」

不待他說完，賽金花和秋紅都聽得忍俊不住地笑了起來；連同立在門外廊上的阿福，也在哧笑了幾聲。

「好，你下去吧，」賽金花接着提高了喉嚨，對廊上的阿福吩咐道：「胡容要是別處不方便，就在我們這裏住。你們不是很熟的麼？叫他們好好地招呼他。」

一一一 白玉札

胡容回到下房的客座裏，似乎靈魂才歸了竅，有說有笑的，不像剛才在上房那麼咕咕吧吧的。

大家爲他忙着飯菜，還額外湊了分子，叫廚房裏辦了四隻下酒的盆菜，算是替胡爺接風。這位小老爺幾盃熱酒下肚，便又是一個人，嘻皮笑臉地打開了話匣子。

「阿福哥，我們對乾一盃，」胡爺舉起盃子，說着就喝了。等到阿福乾了盃，他問：「嘿，你們奶奶現在是個什麼模樣兒？」

「呵呀哈，」大家都笑了起來，「你回了他半天的話，竟不知道他這是個什麼模樣兒？」

「我走到她那門口，就不知是迷糊了，還是昏暈了。在上房好幾次想抬起頭來偷看她一眼，也不枉這次由南到北，吃這場辛苦，偏偏這腦袋不聽使喚，頸子裏好似灌了鉛，怎麼也昂不起來。也許我們當小爺的就是沒得這造化。她的一雙腳是我眼睛裏見熟了的，倒還是那麼尖串串，嗨，恨不得咬她下來，才遂心。」胡爺說着，挾了一塊冬筍尖子往嘴裏一塞，沒命地亂嚼了一陣。在他的意識中，或許以為嚼的不是菜；然後呷了一口酒，道：「阿福哥，到上面去把玉菱找來，我們一塊兒喝一場。」

「你倒還記得她？」

「這是什麼話？我怎麼不記得她？我手摸到自己的屁股，便想念到玉菱的好處。阿福哥，你別說話不當話，你忘記了三年前對我說的什麼？我乾耗了這三年爲的是誰？」胡爺說着對阿福作了一個揖，笑迷起醉眼，央求着，「勞你駕，去找她一趟。」

「你急什麼？等她回來，那時候再喝一場也不遲。也許她還要作個東，替我們胡爺接風哩。昨兒她就被那桐，那大人家的大小姐約了去，收拾東西去了。一兩天裏不會回來。」

「唉，我這人這輩子交的是什麼乾耗運吓？偏偏有這麼湊巧的事。」胡容又自灌了一大盃悶酒，毫不耐煩地說：「嗨，這悶酒喝得有什麼味道？」

這時候，一陣迅急的馬蹄聲在門外停下了。阿福凝了一凝神，顧不得答胡容的腔，便放了酒盃，用手抹了抹自己的嘴巴，走了出來，看見端王府畢二爺帶領了七八名虎神營的武衛中軍弁兵，已經下了馬，阿福趕緊下階迎接着。

畢二爺的態度似乎失了常，他一面跟阿福拱了拱手，一面吩咐跟來的兵弁守在門口不許隨便亂闖瞎撞！然後才跟着阿福進了門。踱進了下房，放下帘子，畢二爺把阿福拉了靠近自己，放低着聲音，態度正經，但欠嚴肅。

「今天來，有兩件事，一件是我們二爺着我來求你們奶奶討點兒東西。另一件是莊王爺吩咐我來

找阿福哥的，莊王爺說：「如果你肯幫他忙，成功了，你想幹什麼都行，莊王爺說：你就是想當九門提監，他也可以力保，一保一個准，老佛爺的天下就靠我們這兩位王爺哩，」畢二爺說着，豎起了大母指道，「到那時候，你可別忘我畢春霖！……」

「春霖，你我老哥兒們，別兜着圈子說話，好不？我看上去，兩位王爺這一次鬧得不妙得很，現在不是僵了麼？恐怕老佛爺早已不信任他們了；不然前兩天怎會要那桐那大人，辦了國書給日本皇上，第二天又給法蘭西大伯理璽天德（註：「伯理璽天德」乃當時中國政府公牘中 President 之譯音）一道十萬火急的國書，要他出來排解，端王爺莊王爺們這一次闖下的這大亂子……」

「哎呀，阿福哥，您是一天到晚躲在家裏，」畢春霖急忙打斷了阿福的話頭，搶着說，「您就不知道如今京城裏是一天一個局面，一個時辰一個變化麼？從前皇太后皇上的諭旨是金不換，現在也難保了一下子一陣風，一下子一場雨，您看，這一個月來，真是變了又變，一下子打，一下子不打，天津就這樣打而不打地丟了！是的，有意思要日本鬼子和法蘭西毛子出來打圓場，是十七那天的事，說起來話長，這件事我們王爺事前連曉得都不曉得。等到我們王爺和莊王爺曉得了，就進宮力諫，所以昨兒一個早朝發下來的上諭就有十幾道，大約皇太后也覺得到了這個時候，斷無不戰之理了。」

「我勸你趁早別湊在這熱鬧裏串。你我老把子，所以我才這麼說，我們當二爺的一輩子是個二爺，一切要見亮些兒。老實說，混在裏面有什麼意思？好，沒有你我的份；壞，吃不了，兜了走，何苦？老實告訴你吧，」阿福說到這裏，望了望門縫外面，然後拉着畢春霖一起坐在坑上，把自己的嘴湊在他的耳邊上低低地說：「昨兒申刻的上諭：直隸總督已經着李相國調補了，並且派他兼充北洋大臣。這消息你怎麼就沒有聽到的呢？我是昨兒送我們這裏的丫頭到喜鵲胡同去，在袁京卿府上聽到那大人的家人張福說的。」

「我來時，在路上也聽到說，已經下旨保護洋鬼子和吃鬼子教的，就是殺洋鬼子的，日後查明了

要抵罪。——我不相信！李老頭兒真的會重行進京麼？這一下我們王爺的風頭也許要收斂些兒了。不過河水犯不着江水，李老頭兒也礙不着兩位王爺。我們別瞎扯了誤了事，說正經的，」畢春霖從坑上站起來，一付肥頭黑腦袋逼近着阿福問：「說實話，王皮胡同的秋紅是不是躲在你們奶奶這裏？莊王爺說，要是你阿福哥肯說實話，自然少不了你的好處。」

「你就是爲這件事來的呀？」阿福也站了起來，倒退了幾步。

「怎麼，是在這裏麼？」

「好——」阿福垂着頭，兩眼望着地，霍地又昂起了頭，走近畢春霖，提高了嗓子道：「看你今天這來勢，要是我們這裏沒有什麼秋紅，紫紅的，諒來你也不會信，你們王爺和莊王爺既以爲我們這裏窩藏着人犯，而且你也帶來了這麼多的人在門口，那麼，我就去通報奶奶一聲，好讓你裏裏外外地搜索一遍……」

「阿福哥，您這話就見外了，原是不便驚動你們奶奶才來找您的呀。」

「我是要幫得上這忙，春霖哥，我早幫啦，我就是不想做莊王爺賞的九門提督，也得賣你老哥的交通情。」阿福一臉孔的尷尬樣子，但始終心平氣和地說：「可是，這忙我幫不上，有什麼辦法？所以祇得請你搜查，一則你好交代；再則顧了你我的交情，至於讓我們奶奶太難堪，這就顧不得了。——我就去通報一下，你候着。」

「既然這麼說，就算啦，」急得畢二爺一把抓住要往外走的阿福，囔了起來：「原是要你我暗地辦的，偏是碰到你這紙包不住火的脾氣。」

「唉，還說我的脾氣不好呢，誰教你捏了鷄毛，就當做令箭闖了來的？」阿福推開了他的手，鎮靜地說：「老實告訴你吧：莊王爺爲了這件事，親自到我們這裏來過十七八趟了。要是有個什麼，什麼，你剛才說是叫什麼名字的，這樣的一個人的話，他還不自己帶去，等你來？」

「算了，算了，」畢春霖深知道這「吳縣洪第」裏，不是他能够放肆的地方，便換了和柔的口氣，提着別的事情道：「我們王爺爲了義和團的大師兄，在玉皇大帝面前，乞來了一付長生不老的丹方。這方子裏要配一兩八錢二分四厘六毫二絲八忽八微九纖六沙四塵七埃五渺九漠三灰的玉。特地吩咐我到你們這裏來討些兒。」

「哈，哈！這分量虧你記得住的？」

「不瞞你說，我也配上一料，所以就記住了。」畢二爺嘻笑着道，「我剛說的分量是一料變份的。」

「王府裏有的是玉，那裏用得着巴巴地到我們這裏來討？莫不是……」

「嗨，阿福哥，你又多心了，」畢二爺掏出一張黃紙條子，讓阿福看。紙上寫的竟是些古怪的藥名字。阿福抿着嘴，笑了笑；他似乎不想長生不老，所以就根本不去看牠。畢春霖却把這細條看待得比聖旨還要重要，又摺摺疊疊地往懷裏一塞道：「這方子上不是寫着麼？不是普通的玉，是要和闐出的長得像白頭翁似的白玉杵（註：鄉覽引作「玉濃」；初學記引云「玉桃」。「杵」字疑當作「桃」字）才有用……。」

「和闐出的？」阿福似乎有點兒不耐煩，却又不得不敷衍他。「你們王爺找錯了人家了。這要到會經當過西北各省，最好是當過新疆的差事的官家去討。」

「原是哩，」畢春霖談到割配這方丹的來龍去脈，是最感興奮的。「這就是啦，我們王爺問了董福祥提督。董提督說是三年前來京陛見，經過上海的時候，曾送給這裏奶奶一大顆白玉杵。」

「春霖哥，你是極聰明的人，董大人能有送我們的，當時就必有送給各王公大臣的……」

「是的，是的，他也送給我們王爺了，」畢二爺覺得話說投了機，相當高興。「現在爲了配這料藥，所以王爺說：他願意把自己的白玉杵拿來跟你們奶奶的換。」

這當兒，門帘上有一個人影子晃了過去。「誰？」阿福的臉朝外，問着。

「是我。」一個嬌脆的聲音。接着帘門子被她掀了起來。出現在房門口的原來是一位伶俐動人的姑娘，她本是要走進來的，發現房裏有一位眉粗眼大的武弁打扮的陌生的人，跟阿福在站着講話，便又退了出來，放下帘子。

「噢，玉菱，且別走，」阿福在房裏招呼着要往上房的丫頭玉菱道：「你怎麼回來的？」

「那府上夫人大姐們離了京，我不回來幹麼？」

「她們離京？不是就要和了麼？」阿福覺得那府女眷在這時候走，走得有點兒奇怪，「那大人呢？」

「大人沒有走，祇是把女眷送出了京，在貫市一帶先住下，看動靜，要是就這樣平定了，最好，不然走起來也方便，恐怕洋兵不肯干休吧？聽說已經過了楊村。」

「倒不是洋鬼子不肯干休，恐怕皇太后這一次氣透了，一定要殺得他們一個精光。」畢春霖提高了喉嚨，似乎惟恐門外的一個小娘兒聽不到。「阿福哥，你就順便央這位姐姐到上房去，取點兒白玉杔來吧。」

「這原是不值什麼的，我奇怪爲什麼兜了這大的圈子來跟我們討？」阿福冷笑了一下。

「一點兒都沒有兜圈子，完全是爲了方子上指明的……」畢二爺下面的一句話說，到了嘴邊上，却又嚥了下去。

「方子上指明了要我們的？玉皇大帝指明的？」

「不是，」畢二爺急得直瞪眼。「是要你們奶奶戴用過的白玉杔。」

「這就更笑話了，」阿福注視着門帘上玉菱的影子，「難道你們府上福晉格格們，就沒有戴用過的？」

「有是有的，却不合方子裏的用！」

「怎麼才算合用？」阿福逼問了一句。

「這是上天求仙方的義和團大師兄一再照應的：這方子裏的白玉札，要一定是婦人家戴用過的，而且，：而且：而且：」畢春霖吞吞吐吐地，望了望帘子上的影子，又看了看阿福的臉，這才咬着阿福的耳朵，聲音低得不能再低，顫顫巍巍地吐露出，這一帖服之長生不老的仙方裏的秘密，道：「戴用過這白玉札的女人，一定是要曾經至少跟十二位正三品以上的大員睡過覺，發生過：：阿福哥，你說除了你們奶奶戴用過白玉，普天之下，全北京城，全大清帝國，全世界蠻夷諸邦裏，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二二三 掙扎在毀滅裏的生之追求

北京城裏的戰事，由激烈而消沉，眼看着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大學士榮祿在王文韶的附和之下，主張及早回頭，或許還可以避免各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的企圖和危機，偏偏執迷不悟，盼候溥儀一旦登極，自己可以做太上皇的端郡王，總覺得天無絕人之路，至少玉皇大帝不絕他，玉皇大帝頒賜給他長生不老的丹方，在他認爲這是玉皇不絕他的佐證。所以在近日來的廷議中，他拘不過事實，可是他找到了一個論據——甯玉碎，毋瓦全！

清末的滿洲貴族世襲慣了榮華富貴，權重位隆，認爲是理所當然，從小至大，不求進取，但求多福；他們永遠白喫着民脂民膏的皇糧，覺得天生就有了他們的一份，從少到老，衣足食飽，別無他求，惟求多福；他們在一切都是現成的環境裏，在一切高人一籌，先人一着的條件下，再無所求，祇求多壽多男子。因襲相沿，他們無需乎有一般人多多少少都要具備一些兒的才能、技藝、學識和品德

年代久了，這一群北京城的「皇帶子」些微的常識都沒有，甚至於有的是平生沒有出過朝陽門的，他們用不着認識這整個的社會，也就自然不必要懂得人生。在他們以爲白天照耀在北海塔頂上的陽光，黑夜灑射在昆明湖面上的月色，都祇是爲了他們。同時他們也自有其籠牢中不知黑暗的天經地義：覺得男的一出娘胎，祇要把腦殼在搖籃裏的硬木枕上，把頭睡扁了，能平平正正安掛着一條辮子，便算是盡了做人的義務。結果清末的皇族沒有一個不是後天的低能兒。至於貴族女性在前清一代將近三百年的過程中，由於開國以來，慣用以糧爲餌，以女爲酬的手段，而后妃貴族竟以爲這是天賦的本能，人生的職責，品姿作媚之習，宮闈閨閣，爭相效尤，淫放驕縱之風，司空見慣，恬不知恥，造成了中國滿洲婦女最黑暗的一段生活史實，后妃公主福晉格格無一個不是淫娃，你想，一個偌大國家的政府裏，以一羣低能兒和淫娃爲中心，自然是有權無能，有形無實，外強中乾，終於有倒塌傾覆，淪亡毀滅的一天。

庚子之亂是滿清政府的倒塌傾覆，辛亥革命乃大清帝國的流亡毀滅！

一九〇〇年北京의 戰爭，到了陰曆六月下旬，已經是勢在必敗。而統率皇家兵隊和義和拳民，指揮作戰的莊王戴勳，運籌帷幄的不是軍事，而是私事，因爲他深知道打也是必敗的。到了提督余虎恩，在朝堂上當衆揭穿董福祥的詐，感動得光緒熱淚直滾；大學士榮祿，在慈禧的面前再三道破義和團的妄，氣得她混身發抖的時候，事實上載勳亦復早灰了心。所以在庚子年間，莊王早就成了這一次動亂主力的尾巴。

人類社會裏的尾巴是有知覺的，但沒有理智；是有慾望的，但沒有意識。載勳這一干無智無識，偶伏在慈禧的旗袍邊沿下活着的低能兒，就沒有掀起旗袍來眇一眇現實的胆量，易言之，他們沒有高於旗袍邊緣的領袖慾，到達了他們這樣高的地位，無可再高，結果祇消弭掉或壓抑着此一形態的慾望而醞成或變成別一形態的慾望，來求得發洩。慾望本不是壞的，但無智無識者的慾望就很難得有好

的！當時的皇親國戚，高官貴爵的利慾以及其他其他的慾，但求之無不可能，惟獸慾雖求之，而未必不可得！載勳是在當時傷餒之餘，追求獸慾的滿足的一個典型。在節節敗績，危局越發不支之中，載勳越是把全力用在女人如秋紅之流的身上，惟恐追之不亟，求之不得。

庚子之亂是滿清政府的尾巴，藉義和團的力量搖動着，作最後一次的掙扎；兩宮西幸乃大清帝國若干擁有權勢的個人主義者，一小部份的集體的聲嘶力竭的喘息！

光緒廿六年此一動亂，也正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一切演變的總決算：葉赫那拉氏垂簾聽政以來，在國內國際所醞釀的惡瘤的破潰；太平天國退縮在地下反省中，革命勢力健全成形之先，民衆運動的發軔；戊戌政變所激起時代潮流的先頭波濤，對中國的打擊；科舉制度幽閉抵擋不住의思想和科學的猛襲。

當時被慈禧太后及其左右視爲國家棟樑之才淵博之士，以漢軍翰林，官至大學士的徐桐是清末反對科學，違拗時代，學而不用，識而不廣的代表人物。他以理學自命，一天到晚手捧「太上感應篇」，他的門人李家駒先生奉旨充任大學提調，嚴修先生奏請政府開經濟特科，他反對，氣得把李嚴二先生的名姓，寫貼在大門外，不許他們來進見，他看到洋式建築，遠而避之，見到外國官民，唾而罵之，他甚至於堂而皇之地說：「西班牙有牙，葡萄牙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此必英吉利鬼，鬼話欺人，堂堂上國，豈信洋夷，吾朝文物何不美，百事何不利，兵戎何不堅，竟敢以美利堅其鬼域，足見鬼之妄！……」

庚子之亂，北京城裏荒誕的話劇，是這一羣人演出的；十九世紀最末一年中國京城裏人間鬼域的形骸，是這一羣人和他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又上上一代，列數至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人們所扶植萌芽而收穫的惡果。如今，這惡果的根株藤蔓剷除盡了麼？

自從光緒廿六（西元一九〇〇）年，陰曆五月廿五日（西曆六月廿一日）正式發動戰爭以來，時

戰時息，這足見慈禧太后的猶豫不決，政府當軸的把握不定，最大的關鍵倒是在南方諸大臣的踟躕不前，以及袁世凱在山東的穩兵不動。

到了六月廿一日（西曆七月十七日），慈禧似乎下了停戰議和的決心，她讓李鴻章由廣東趕到北方來，接任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替她收拾這殘局，以便維持她的江山。

李鴻章這時候已經到了上海，朝廷希望他即時北上。當然王公大臣裏也有深怕李相國來的，可是京城裏盼望他來的居多。

全北京城的人多半在盼望着李少荃來，其中關心李相國最殷實的祇有一個人——追隨相國年代最久的李府家人，胡容。此刻胡容正在西羅圈胡同「吳縣洪第」，賽金花家的下房客座裏喝酒哩。他喝得滿臉通紅，一眼瞥見玉菱在門外一竄，往上房去了。他不及招呼她，便只得且喝一盃悶酒。沒有一會兒，又見玉菱手裏拿了些寶石玉器之類的東西，由上房下來了，他才想站起來，咦！她又進去了。胡容想喊她一聲，可是，舌頭總在嘴裏打滾，喊不出來，而玉菱已經不見了。他沒奈何，祇得悶着腦袋，仰着頸子灌酒！

等到阿福重回到客座裏，發現胡容已經醉倒在坑上，睡着了直打鼾息！

不知是什麼時候，胡容的酒醒了，聽到外面有斷斷續續，轟轟隆隆，砰砰邦邦的聲響。意料這是北京的臣民，在光緒皇帝整整三十歲的前三四天裏，便開始慶祝，是在燃放鞭炮吧？等到他稍清醒些兒，靜聽得緊接着砰砰邦邦的是一陣雜亂的破碎或驚恐的慘叫。他想爬了坐起來，掙扎了一會兒，始終動彈不得，混身柔軟地癱瘓在躺着的場合。

他睜開眼來一看：滿眼漆黑。心裏體會到此刻是夜裏，但摸不透是夜裏的什麼時辰。這才回想到昏睡前的一切，當即感覺到口渴，渴得要命。他的手無力地摸索着。

「水！水！」他摸索了半天，摸索不着什麼，終於喊了起來，可是喉嚨全部瘖啞了，有聲無音。

「水？」這是一個人的聲音，胡容沒有聽出是誰的聲音。接着他被扶了起來半躺著，被連灌了好幾盃有一股清香的溫騰的什麼汁，既不是水，也不是茶。這時他煞似一頭橫跨過塔克那瑪干大沙漠，到達阿克蘇河源上蘇復了過來的駱駝。

「你是誰？」胡容在黑暗裏，摸索着那端着盃子，湊在他嘴邊上的一隻手。這手的滑潤細膩，使他感覺到極度的驚奇。隨即撐持着坐了起來，一把抓住了那隻手，正要追詰時，一片閃爍，接着是一陣轟轟隆隆，跟着傳到耳朵裏來的是震顫，破碎，慘叫；但不是在眼前，也不是在附近，而是在遠處；可見這砲是在北京城裏發的，否則是不會見到砲火的閃爍。

從砲火閃爍的剎那中，胡容瞥見了站在他面前，被他抓住了手的，不是別人，正是他想念的心愛的那位姑娘。

「玉菱！」他祇喚了這一聲，便無言地沉寂在黑暗裏，却始終沒有鬆掉玉菱的手。他在追憶着往事：是李相國赴兩廣任總督，道經上海的那一年，當時國人無不指罵李老先生是辱國媚外的奸臣，因此上，氣得他不下公館，也不住行轅，就在仁壽里曹宅（當時賽金花滬寓）住下，候船南下。偏偏胡容在這時候弄碎了曹夢蘭的一隻古瓶，李相國氣上加氣，便拉開了胡容的褲子，叫人狠狠地抽了他一百大板子，後來相國乘船走了，胡容的屁股被打爛了，還不能夠行動，追隨不得，賽金花覺得過意不去，便着一個小丫頭侍候他。每日替他去腐換藥，等他瘡好了要趕到廣東去時，儘管屁股上平白地添了好些疤痕，煞似那古瓶上大一片小一塊的斑釉，可是身子長肥了，臉養白了。

他再也沒有忘記那小丫頭。此刻在暗地裏，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沒有忘記了的她。才幾年功夫，沒有見面，玉菱竟出落得似乎比一朵鮮花還要鮮艷，這少女的美艷是胡容意想得到，所以他一到北京便趕到「吳縣洪第」固然是大人關照的，但沒有關照他先私而後公。

更誰料他一到了這人家就醉了。現在他醒了他認為幸而醉，要是不醉，這黑夜裏決不會有人來照

應他，正好似當年，要不是挨打破了屁股，怎會有人侍候他？

胡容坐在坑上呆想着，忽地一響砲，一陣槍聲，驚得他直跳了起來。

「不是說和麼？」他爬下了坑，才發覺自己是和衣睡了這半晌。「怎麼又打了起來？」

「因為李大人到了，才又打的，打了這半夜了……」

「不是等我們李大人來講和，這幾天才不打的麼？」

「這剛來的李大人，不是你家由廣東來的李大人，」玉菱笑了一笑，笑他的心目中祇有一個李大人，也着實是內心感到高興才笑的，覺得胡容的腦子裏祇有一個人。「是由南京來的李大人！」

「李秉衡李大人麼？」

「噫——」這嬌聲拉得長長的，能夠有纏絆住每一個男人的心的魔力。

「我在路上遇到他的呀。他口口聲聲地說：『洋人打不得，洋人打不得！』」胡容有點兒忘其所以了。「這人變了麼？這魔鬼，這殺坯！他竟忘了我們大人提拔他的恩惠。在路上他明白是說打不得的！唉，這北京，人一到了北京就變了，就變成了鬼！……」

「你罵誰？」玉菱的嬌聲裏充滿了嗔怒。

「嗨，你又多了心，怪我，怪我，這沒關攔的嘴。」胡容抓住了玉菱的另一隻手，把她的兩手都緊抱在懷裏道：「我是罵現在這一羣做官的……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是不是你們奶奶也起來了，哎呀，這砲火倒挺猛哩，怎麼辦？我們得走呀。」

「你怕？」

「我怕？我怕天突下來！」胡容抓着玉菱的左手，拍着自己的胸脯。他的胸脯沒有覺着什麼，玉菱的手倒是有點兒感到了痛，她掙脫了，他便又捉了回來道：「我是擔心着你們女人家駭怕。」

「你看得女人都是……」玉菱想要從他的掌握裏拔出自己的手。

「不然你在這黑夜裏怎麼躲到我這裏來的呵？」

「哎呀，你這人，」玉菱說着就要走，被胡容一把抓住了，她掙扎着道，「我看不是別人變了，倒是你變了。」

「原來在這砲火連天的夜裏，你還有我，好妹妹……」胡容說着，要把她往懷裏樓。「你是爲了我？」

「還有一件事，」玉菱推開了胡容的擁抱。

「什麼事？」

「想拜託你，祇怕你不肯。」

「祇要姓胡的辦得到，你儘管說出來！」一聲猛烈的大砲，打震得門窗格格地響，嚇得玉菱直往胡容的懷裏鑽。

砲火的閃灼中，一對擁抱着的男女，相互無言地凝視着。這兩對目光裏充滿着的神情是驚，還是喜？不詳！

這兩個人的心，似乎正隨着北京城裏的動亂在動盪着！

二四 光緒皇帝三秩萬歲的前夕

六月二十六日（西曆七月廿二日）是光緒皇帝的生日，在一九〇〇年，他是三十歲的人了。

這天是六月二十五日，京城裏的戰事顯得平靜了些兒。爲了替皇帝暖壽，照例在這天全城是應該懸燈結綵的，何況欣逢皇帝三秩萬歲的大慶，但實際上，這天大街上和胡同裏，反而是分外的冷清。並不是爲了義和團斥罵皇帝是二毛子的首腦，也不是爲了戰爭，而是爲了這時候王公大臣得到通州不

保的消息，京城亟亟可危，已顧不到自身的安危，更那裏還把皇帝的生日擺在心上；至於京城裏的紳商百姓對皇家的什麼節慶，原是被動行事的，如今逃難都有點兒嫌晚，就更想不到這一着了。

滿清的家法不可犯，禮俗不可違，所以在廿五的下午，皇帝的儀仗出動，照規矩要遊行全城一周，如今怎樣能够呢？總不能把儀仗擺到戰場上去呀！

自滿清開國以來，欣逢大典，儀仗的巡行，恐怕祇有這一次，事實上也祇有這一次，可算得是極冷落淒涼之能事了。

這一次儀仗的出動既沒有人欣賞，又沒有人崇仰，更沒有巡遍全城，巡行的路線很短，出了禁宮的後門匆匆地繞東四牌樓至西四牌樓，再出西直門外兜了一個圈子便回來了，一路上助威的不是爆竹，而是由東城區戰場上飛來的槍砲。

零零落落，鬆鬆懈懈，當前六個衣綠帶黃，黑絨帽銅頂，插黃翎的太監，一個捧金漆椅，一個捧金漆杌，其餘四人各執一式蠅拂，接着是一羣穿青補褂，戴涼帽，衣綠帶黃的八個人：捧金唾盂，金壺，貯水金瓶，金盆，各一人，持香爐和香盒的各二人。後面是一批廿七人，裝束打扮和當先六人一樣，一撐曲柄繖，四撐直柄繖，二持扇，四扶節，二立瓜，二臥瓜，六黑杖，四紅杖，緊跟着是服用披領涼帽的一隊人，大刀六，長戟六，繖袋六，纛十，旂十，鞍馬十。最後是樂隊八十四人，衣綠褂黃帶紅，銅頂紅花絨帽，帽緣六瓣插黃翎：鑼二，鼓二，畫角四，簫二，架鼓四，橫笛二，檀板二，大鼓二，小鈸銅四，小銅鑼二：大銅鑼二，雲鑼二，鎖呐四。其他隨班站隊沒有名目的禁衛人役，難以數計，也沒有一定的人數。

在這儀仗的好幾百人當中，至少有一小半是臨時找來湊數的，原來的執事因為戰事緊張，都擔負別的差遣去了，所以這一幕人間活劇，這一次遠不及戲台上，排演封神榜的天門陣來得整齊。而當時在北京城裏意想封神榜現實化的義和團，爲了反對光緒皇帝，又不肯參加捧場。

皇帝的儀仗在西直門外走失了兩名。

這走失了兩名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或追究。走失者正中下懷，得其所哉，一個是秋紅改裝的，另一個便是受了玉菱的拜託，而喬裝了儀仗之一，護送秋紅出城的胡容。

傍晚時份，秋紅自以為離城很遠，已經疲憊萬分了，每走一步，腳板底上疼痛一陣，一陣緊似一陣，雖有陣陣晚風，却吹不散心頭的陣陣苦楚。走一頓，喘息一頓；步伍逐漸蹣跚，汗水仍流個不息，抬頭笑喊伴兒，他却又把自己捧下了一段很長的行程；再回過頭來眇一下，噯呀，怎麼走了這半天，北京皇城四角上的譙樓依舊在眼前？祇得咬緊了牙根，往前攢。攢一步，天色暗一層，終於昏茫，終於漆黑了。秋紅在黑暗裏掙扎着，高一步低一步地直往前闖，冷不防闖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立奶奶，你怎麼啦？……」胡容一把挾住撞倒自己懷裏的秋紅，他再要往下說什麼時，猛地一股女人的頭髮上的氣息，和混身的汗味，直往鼻孔沖，沖斷了他的話頭。

「你太不小心了，怎麼稱呼我……」秋紅苦笑了一下。嚥了一口吐沫，一隻手扶着胡容的臂膀，俯着身子，一隻手撫揉着自己的腳。頓時熱淚滾了下來，低低哽咽着道：「腳在靴子裏晃盪盪地，那裏走得成路？偏偏走了這長的路。我怕是已經走破了皮，不然，怎麼會疼到心裏去的吓？」

「您捱着些兒，我扶着您。」胡容無可奈何地安慰着她道：「不然，把袍褂的裏子撕下一塊來，裹在腳上，也許好些。」

「胡爺，我實在是受不了了。」秋紅跨了兩步，又站了下來。「我們找個人家息一下吧。哎呀，豈但再也走不動，我還餓得慌哩。」

「這是到貫市去的落荒的一條小路，你看，到處漆黑，那裏有人家呢？」胡容向黑暗的四野，張望了一陣道，「慢慢地走吧，快到八里村了，村上也許有賣吃的。」

「哎呀，我情願死在莊王爺和義和拳的手裏，諒來我是逃不掉了。」秋紅說着癱倒在路上，嗚咽

了起來。「我：真的是……拾不起腿來呀……」

在黑暗裏，胡容緊拉着秋紅的一隻手，呆立着，微嘆了一口長氣。忽地把秋紅摟抱了起來，邁開了大步，便往前走。

走了一程，秋紅在胡容的懷抱裏，朝外的半邊身子，在北國夏夜的微風裏感到了涼意，但鉤在胡容頸子上的一隻膀子，却是滲在他混身湧出來，頭上淌下來的汗水裏。秋紅很覺得過意不去，可是她有什麼辦法，從來就沒有想到自己的一雙小腳，曾經不斷地受人讚美，不斷地令人憐愛的三寸金蓮，原來是一對廢物！

這時，她遙望着烽火的北京城，細細地分析這一次烽火的遠因近果。她忽地覺得滿清政府的海陸軍也正似她的一對小腳，祇是中看而不中用。小腳自古以來，貽害着中國女性，被男人家當做玩物；滿清軍隊自鴉片戰爭以來，被拆穿西洋景，專制政府也祇用牠來做欺壓人民的幌子。

秋紅似乎從大夢裏清醒了過來，再也不覺得北京值得留戀，而覺得北京是魔鬼的世界。她這時候的心境坦然，巴不得此一趨遠走高飛，走向一個理想的境地。但，前途茫茫，何處是理想之鄉？至少，目前這黑夜已經是所向無從，那裏是投奔之門？再一想，自己是被扶抱着逃亡，扶抱着逃亡，豈能真正逃避掉毀滅和死亡？——她想到這裏，又悲楚了起來。

她悲楚着自己的身世，也悲楚着立山的冤枉；然而待她想到像立山這一羣王公大臣，其中固不乏淵博賢明之士，可是十之八九功名心重，利祿是圖，結果在上者就是迎合把握着他們的這種心理，玩弄擺佈着他們這一羣統治者，弄得一個國家不成其為國家，弄得一個政府上下交相利，是非不明，邪正不分，甚至於國家的危亡，政府的傾覆，在所不計。秋紅覺得這一羣統治者實在是昏庸無恥者流！他們之對少數專制的皇族玩弄着他們的處境，也祇不過相當於自己的一雙小腳之被狎邪者的撫摸摩揉！她開始鄙視北京城裏的所有的高官貴爵。

她也開始鄙視她自己：婊子要向嫖客獻媚，何亞于王公大臣之獻媚于皇太后和皇上？秋紅這時候心裏怨恨義和拳大師兄貴山和尚的情緒，被這一陣比較客觀的意識沖淡了不少。她反而覺得此番義和團在京津的動亂，乃是每一個被壓迫的中國人，內心抑鬱了若干年代而起的澎湃。可是這澎湃脆弱得可憐：一則因爲這澎湃起自民間地下，沒有得適應整個時代的潮流；再則澎湃算不得汹涌，固然也是無數涓涓細流的滙合，但是還沒有滙合成巨川，已經遭遇到強有力的阻撓。這是義和團的幼稚愚蠢；這是貴山和尚這一千人的不認清時代；這是整個被壓迫者的疏忽了潮流的適應。秋紅再一想：義和團這一次的動亂，在意義上，和她自己此刻改裝着男性，在纖細脆弱的小脚上，穿了一雙男人的宮靴，想跋涉長途的不可能，有什麼二樣？

她正倚躺在胡容的懷裏，因爲胡容，他想到胡容的主人。李鴻章，李相國爲了京津的一場動亂，即將應召北上，來收拾今日的局勢。李相國過去的勳功偉業，祇是救國家危亡之急，始終未得解國家危亡之圍。李鴻章之不失爲清代功臣，也祇不過類似胡容之不失爲秋紅的在艱苦中的救難者而已。李少荃沒有使清廷反弱爲強的魄力；和胡二爺決沒有一直懷抱或負背着秋紅到達安全地帶的膂力，又有什麼不同？但李氏主僕的心地是可取的。

胡容懷抱着秋紅在黑暗中向前邁進，步伍逐漸緩慢了，喘息逐漸急切了，雖然是在清涼的晚風裏，汗水浸透了胡容的衣衫。

「我累壞了您。」秋紅一面輕輕地說，一面替胡容解開領口上的鈕扣。

「算不了什麼，」胡容喘息着，說得非常急切。「記得，……當年在淮軍裏，……我會背着我們相國，……在亂軍亂竄的深山裏，……攀越過幾座山頭。……對嘍，我還是背着您走吧，……背着要比抱着省力些。……」

胡容站住了，讓秋紅鉤着他的頸子，好往地面上站穩了，再用自己的身子來背她，可是秋紅一站

下，頓時覺得好像有無數的針刺，直往她的兩隻腳裏戮。她急叫了起來，胡容便趕緊轉過身來，把她往背上一背，反過手來緊托着她的屁股。

她的一聲感覺到奇痛的慘叫，引起了遠處的犬吠。一陣陣的犬吠，沒有使他們感到煩燥，反而覺得輕鬆了不少。——諒來這犬吠必定是發自鄰近的村莊，莫不是快到八里村啦？

「難得你的好心腸，我要是還住在賽二爺的家裏，終有一天會被他們識破了，捉了去的。端王爺不大在我們身上用功夫，莊王爺才可怕哩，他的玩弄女色，簡直似水銀，有縫就鑽。所以我甯願死，也不肯跌落在他的手裏。」秋紅把臉緊貼在胡容的耳根上，訴述着。「趕明兒到了我的親戚家，您就可以回去了。辛苦您這一場，我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了你和玉菱的。」

「您別惦念這些。……玉菱關照我，……要我：把你安置妥當了，才許回！」

「要是這一兩天裏，你們大人到了北京，找不到您，怎樣辦？」

「沒有干係，賽二爺：會得告：訴我們大人：的。」胡容一脚踩在路上的一隻凹口裏，險些兒絆跌倒，嚇得秋紅一把緊揪住他的胳膊。「這路又小又不平，才難走：哩，快嘍，你看，你看：前面：不是燈光麼？」

「謝天謝地，我們趕到那人家討點吃的充充饑，待我把腳重行裹一下，裹得緊緊地，讓我自己挨着走吧。」秋紅發現走近了一處村莊，精神上高興得多，「哎呀，頂好能有一個人去向賽二爺報個信，她還是躲在家裏的好，要是城裏亂到非走不可的話，我也希望不必走，城外的這苦楚，她又那裏吃得下呀？……」

「賽二爺也要走麼？」這倒的確是出乎胡容的意料，「她那裏用得着走？……北京城：裏：誰是皇帝：也礙不着她！……」

村子裏的狗，越吠越厲害，秋紅伏在胡容的背上，對有燈光的地方，越看越入神。一隻村莊裏的

狗，兇猛地奔了過來。嚇得秋紅直把兩條腿往胡容腰的上部縮。她沒想到自己的膝蓋在別人的腰眼裏，一縮一縮地弄得人家怪癢的，搓癢得胡容要笑，却又不得不忍住笑，深怕一笑，笑鬆了勁，背不住秋紅，把她摔下來。

「哎哈，狗有什麼可怕的，牠那裏……當真會……哎你……快別動……」胡容說着，又把秋紅的屁股往上托了一托。「我的立奶奶，摔下來不是好耍的。」

「我問你，胡爺。」秋紅頓了一頓，接着問道：「你怎麼這樣好心，肯幫我的忙？你說，說良心話。」

「奶奶們有了爲難的事，小的應賣力……」

「這不是你的良心話！賽金花家的小子多啦，怎麼從夾縫裏找出你來護送我的。我很知道是玉菱託的您！——你喜歡玉菱！」

「是的，她也喜歡我。是她託我……護送奶奶您的……呀。」

「這，我是知道的。」秋紅替胡容抹掉頸子裏的汗，問道：「玉菱是怎樣託您的？」

「她說……她要是……這一趟……我護送得奶奶……妥妥……當當，她……她……奶奶，這……話，您日後可不能告訴別人……」

「你放心，你待我這一場，我怎麼會反而辜負您，你說。」秋紅取下胡容頭上的一頂大帽子，替他擱着。「您說，玉菱怎麼樣？」

「玉菱……玉菱……哈……嘿……她會嫁……給……我……」

「是的麼？我恭喜您。我沒有想到她爲了我……」秋紅說到這裏嚥住了。這時他們已經進了莊子，一羣村犬狂吠着，把他們包圍了起來。

「你可不能再說話了，」胡容低聲地囑咐着道：「露出了馬脚，可不是好耍的！」

二五 昨夜歡笑今宵悲切

胡容背着秋紅到了村子裏，因為狗吠得厲害，他們正在徘徊，忽地那門外有三棵高大榆樹的人家敞開了門。一位老者掌着一盞被風吹盪得搖搖擺擺的油燈，出現在那門口，向四下裏張望，吆喝着狗，斥止住牠們的狂吠。

「誰？——」老者把走近面前的胡容和秋紅的裝束辨清楚了之後，趕緊跨下階台堆下一臉的笑容，和靨地招呼着：「原來是兩位公公，這麼晚從那裏來？」

「從宮裏來。」胡容胡亂地答應着。

「從宮裏來？難道京城裏真的被洋人佔了麼？怪不得設在我們莊子上的神壇，今兒白天裏匆匆地搬走了的——聖駕呢？聖駕現在什麼地方？……」老者絮絮滔滔地自語着。

「北京並沒有失守，還在打着哩。」胡容打斷了老者的話語，爲自己和秋紅表白了一番道：「我們是差遣到頤和園去的。出宮晚了些，我的這位夥伴一出城忽又病了。我把他背了這一程，沒料到闖進您老的莊子裏來……」

「夜深了，二位公公不嫌小地方蝸居，權且住下，等到天亮再走也不遲。黑夜裏露水重，對病人就更不宜了。」老者說着把胡容往院子裏讓。

「請教……」胡容跟着老者往屋子裏走。

「賤姓歐陽，名大可。……」

「是莊稼人？」

「慚愧。——屢試不第，所以隱息在這荒村裏，但求脫俗。好，往這邊走，請委曲到鄙人的書齋

裏先休息一下。」歐陽大可把他們領進一間極精緻的書齋，秋紅爲之一驚，沒想到鄉野之中，竟有如此雅靜的一個去處，當胡容把秋紅放躺在一張臨窗的涼榻上的當兒，她眇了歐陽大可一眼，覺得老者舉止裝束誠然不俗。歐陽大可隨手拿來一隻涼枕，親自扶起秋紅的頭，讓她躺得更舒服些兒，又摸了摸秋紅的前額道：「還好，頭倒不怎麼熱，我看這位公公眉清目秀，還很年青哩，請教二位貴姓？」

「哦，我姓胡，」一面敞開了被汗水濕透了的袍褂，一面狂亂地揮着扇子，很從容地指着秋紅說：「他姓立。」

「姓立？百家姓那有姓立的？」歐陽大可無意中提起了兩天他遭遇到的一件事情，說道：「京裏那桐那大人，想起來，二位公公也是認得的？……」

「怎麼樣？」胡容發覺自己剛才的一句話有語柄：真的，漢人那有姓立的？可是宮廷裏的太監都是漢人當的。他頓時顯得神色慌張，但瞥見秋紅躺在榻上，毫無所動，若無其事的一付樣子才使得他泰然了不少，而不至於臉紅，所以他乘勢插問了這麼句：「那大人我們怎樣會不認識，他怎麼樣？」

「是前天吧，那大人的太太小姐從京裏逃了出來，從這莊子上過。也是在鄙人這裏打的尖，」歐陽大可摸了摸自己的鬚髯笑道：「我看她們的打扮雖然是漢裝，一舉一動倒底不似漢人家的女眷。再說，她們自稱姓那，我就有點兒懷疑，漢人在北京那有姓那的？他家大小姐自己說，名姓是那丹，二小姐叫那勻。我就料定她們是滿人，偏偏夫人一個不小心，喊出大小姐的滿洲名字，丹娃葉，二小姐勻巧娜。因此上她們曉得瞞不過我了，這才說出是那大人的家眷，逃難出京去的。」

「老先生，你以爲我這夥伴也是滿洲人麼？」胡容竭力地想彌補自家的破綻，但多少有點兒不自然，顯得窘。「你剛才聽錯了，老先生，他姓李，不是姓立，那有姓立的漢人？」

「兩位公公，姓李也吧，姓立也吧；漢人也好，滿人也好；哈哈——」歐陽大可淺笑了一陣道：「二位公公也吧，不是公公也吧。我看二位這一付狼狽的樣子，倒好像是逃難的。如果是逃難的，小

老兒倒覺得北京城裏的這一場亂，能逃還是逃避掉爲妙。我們真犯不上白死在這一場的亂事裏。他們鬧得太荒唐，太無稽了！洋人固然可惡，却不是這樣惡法；洋人近年來的無理當然有可殺的，却不是這樣殺法。堂堂大國竟如此胡爲蠻幹，成何體統？救亡圖存，是這樣子的呀？朝廷裏也未免太無人了，廣東的一場恥辱，朝鮮的一次慘敗，還不够教訓我們麼？這一次京津的亂子，亂得更是不成話說了，所以京城裏能逃的爲什麼不逃？我們白死在這場亂事裏事小，將來我們的子孫誤以爲我們也是這場亂事裏的腳色，那才是笑話，被世世代代傳流下去，才洗刷不清哩。——二位公公且坐一下，我去把拙荆喚出來，幫着我爲你們燒點水，弄些兒粗茶淡飯吃了再說。」

歐陽大可說着就走了。他二人，一個呆立着，一個臥躺着，瞠目相對，無可置辯，秋紅忘記了小脚的刺痛，混身的酸疼，從榻上爬了起來，移坐在書案旁邊的一張圈椅上。

「這位老先生是明達的人。我想，他已經看透了我們的行徑。」秋紅索性脫下緊扣在頭上的大帽子，鬆散着盤在頂上的頭髮，看見胡容那付尷尬的神情，對他苦笑了笑：「還有什麼可瞞他的？他對北京的這一團糟，比你我的見解高明得多，還用得着瞞他麼？」

「幸而這村裏義和拳的神壇，據老先生說是搬走了。」胡容也就脫下了皇家儀仗的袍套，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這是我造化。快，胡爺，」秋紅說着，把兩條腿對着胡容一翹道：「請你快替我把這一對牢什子靴脫下來吧，我實在受不了了。」

等胡容替秋紅脫下了靴子，她便盤膝坐在圈椅上，搓揉着自己的小脚。書案上堆滿了抄本。其中大半是詞文稿，諒來是歐陽老者的手筆，案前一頁素箋，是填的一首「憶秦娥」，還沒有填完，字跡挺秀，逼似右軍。秋紅把這素箋，往自己的面前移了移，讀道：

亂離別。

遙念往事心摧折，

心摧折，

夢中情慄，

衷腸淚血。

秋紅讀完了，不然而然地湧滿了兩眶熱淚。她情不自禁地拿起了案頭的一支禿筆，擠掉了眼睛裏的淚水，在那張素箋上，把那一首未曾填完的「憶秦娥」續了下去

虎狼強使魚水絕，

兩地相思共殘月。

共殘月，

昨夜歡笑，

今宵悲切！

「姑娘，你先喝點水吧。」這一聲，把哭倒在案上的秋紅驚得猛地抬起頭來，發現歐陽老先生站在自己的背後溫和地說道：「剛才我就進來過一次，看見你在用心地推敲着詞句往紙上填寫，沒有敢驚動你。快別傷心，在這樣的國家裏，比你我還要傷心痛苦的人們多着哩。我把內人的新鞋取了一雙來，也許要大些兒，你權且將就着穿。內人正在爲你們弄飯，弄好了就出來陪您。」

「哎呀，老先生，您這樣厚待我們，叫我們怎麼過意得去……」秋紅強忍着悲哀，擦掉了眼淚。

「你我都是傷心的人，說不到客氣。」歐陽大可回過頭來對胡容道：「這地方偏僻，尤其在這兵荒馬亂的當兒，沒有什麼可吃的，委曲二位了。幸而今兒有賣肉的來，內人稱了一百二十文的……」

「天氣這麼熱，你老人家稱上這麼多，幹麼？不會壞掉？」

「那裏有多少，東西貴啦，貴得不得了，錢簡直是不值錢啦，一百二十文才稱到半斤豬肉，還不

肯賣呢。……」

「什麼？豬肉漲到二百四十文一斤？天呀，這不是要大家命嗎？」

「這些家常事，你留心了麼？」歐陽老先生對着秋紅慈祥地說，「豬肉的價錢還算是漲得慢的，雞蛋才漲得嚇人哩，原是二文錢三隻，才打了一二個月的仗，竟漲到三文錢一隻。今兒早上，內人還談起，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東西會貴到這個地步。老百姓不傷在刀槍裏，餓也就把人餓死了。——沒有什麼好吃的，還要請兩位包涵些。」

「老先生，我們是逃難的人兒，你千萬不能客氣。」秋紅穿起了歐陽太太的鞋子，不嫌大，祇是有一點兒嫌肥，但算得滿意了。她想站起來走兩步，可是脚才一着地，便疼到心裏去，便仍往椅子上坐，淌了幾滴眼淚，催促着胡容道：「胡爺，你把我們的經過說給老先生知道吓。」

「實不相瞞，」胡容微嗽了一聲，很嚴肅地站立了起來，凝視着老者道：「小的姓胡名容，是李相國府的家人……」

「哦，胡爺原來是我的老友那邊來的。」歐陽大可莞爾一笑道：「據說少荃已經到了上海，就要到京裏來？」

「是的，小的也聽說了，」胡容就是站立着，也感到有些兒侷促；忽然間，他明白了過來，趕緊往地上一跪，叩了下去道：「李大人囑咐，叩候歐陽老大人的安。」

「你快起來，你們大人知道小老兒的脾氣，他是不會叫你來看我的。事實上，二位今夜也是碰巧了，偶臨寒舍的。少荃要是到了北京，他會得祇坐一乘小轎子，不帶儀仗，到我這裏來的。」歐陽大可扶起了胡容，自己點了一枝雪茄烟，慢慢吸了幾口，回想了一下道：「是兩個月頭裏吧，少荃還來信問我……Frontier和Boundary的分別何在？……」

「老先生，我家大人也真奇怪，『福祿膏』和『捧蛋麵』，一個是黑的，一個是黃的；一是煙，

一是吃食；有什麼分別不出的？還巴巴地寫信到北來問您老人家？」胡容得意地笑了一笑。

「哈：哈哈：」不料歐陽大可大笑了起來，老者笑定了，望了秋紅一眼，對胡容道：「難怪你不懂——你說你的吧。」

胡容便把自己這一趟爲什麼到北京來，又把秋紅怎麼受貴山和尚的氣，怎麼到的賽金花家，儘自己所知道的，都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歐陽大可。老者凝神地聆聽到秋紅和立山的一段遭遇，眉頭皺得緊緊地跳了起來。

「什麼？姑娘是新近嫁給豫甫的？」歐陽老者逼視着秋紅問道：「您是什麼時候和他分手的？」

「豫甫被抓起來的時候。」秋紅興奮極了。

「後來您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麼？」

「知道他是被關在刑部大牢裏。」她的聲音顫得急切而煩燥。

「後來呢？」

「後來？豫甫不是一直：在：大：牢裏……麼？」秋紅有點兒支持不住，顫抖了起來。

「姑娘，你是什麼時候出城的？」歐陽大可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

「今天下午混出城的！」

「今天上午呢？」

「今天早上，天還沒有亮，胡爺便跟我喬裝了皇家儀仗執役混在宮裏。」秋紅緊鎖着雙眉，嘴唇邊抖索個不停，她還力持着鎮靜。

「唉——」老者的視線低垂了下去，臉上充滿了憂抑。

「老先生，老先生——」秋紅無力地喚叫着。「豫甫怎麼啦？——」

「今天正午……」歐陽大可頓住了話頭，呆視着她。

「今天正午怎麼？」

「豫甫奉旨斬決啦，姑娘——」

「什麼？」秋紅的眼淚直湧了出來，接着覆倒在書案上痛哭個不休。

當歐陽太太端了飯菜走進來時，秋紅已經是哭成一個淚人兒了。

二六 國事如麻人事如烟

夜靜更深，人間的一切歸於沉寂。

北京城外，八里村上，更是沒有絲毫的聲息，但歐陽大可的書齋裏油燈還是亮着，窗子上透出來的影子，有人猶覆在案上，手不停書。

鷄鳴了，書齋裏的燈光熄滅了，大地上一切靜止着，人們似在昏睡裏，也許似在屏息着，切盼着朝暾的曙光。

偏偏這天早上，非但沒有出太陽，還正在落着不大不小的雨，歐陽老夫婦爲了昨夜的不速之客，起身得特別早，正在廚房裏預備客人路上用的乾糧，和早晨吃的點心。

「又下雨了，今天不是當今皇上三十萬壽的正日麼？」歐陽老太太烘着餡兒餅，對正在爐下拉着風箱的老伴兒說着，微微地打了一個呵欠。

「今天下雨也吧，好天也吧，干你我兩口子的屁事。」大可抹着由簷下潑濺到自己的臉上來的雨點兒，望了望那陰沉沉的天色，淡然地說道：「這就是小老兒無官一身輕的樂趣了。此刻正是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朝賀的時辰。不怕他們的官至於極品，也得冒着雨，拖泥帶水，滑滑跌跌地往宮裏趕。食君祿，就得報皇恩呀，苦呀！……」

「嗨！你算了吧，乾耗了這一輩子，此刻兒祇有在簷下拉風箱的份兒！」老婆子把餅子擰起來翻身時，狠狠地往鍋裏一擗。

「你老是覺得這一輩子沒穿過補服，恨我！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東西在盛世穿，在這亂世裏是穿不得的，你沒有補服穿，正是你的福氣哩。不然的話，你我能一天到晚，一年到節，廝守在一塊兒不？李少荃夫人，在你的心目中算得是福氣的人嘍？可是官越做越大，越發自己做不得主。——嗚，目下就有一個例子，左一道右一道的聖旨，逼得少荃祇得拋下她，沒命的由廣東往北方趕，少荃這樣大的官，那裏能得空跟夫人談談笑笑，我能幫你拉風箱才正是你的福氣……」

「好了，好了，我苦了這一輩子原來還是福氣——不要拉了，不能拉了！餅子焦得冒了烟，你怎麼就沒有看到？還拉？你真能糟蹋糧食，這兩天麵粉漲了一倍的價，你糟蹋得起，我還捨不得哩。」歐陽夫人笑着把鍋裏烘着的餅子，往鍋的邊緣上推着轉着。「我覺得當今皇上的命運真不好呢？」

「有什麼不好？」歐陽老先生說着笑了起來。「沒想到你還有這麼一手！居然還會得算命，是跟誰學的呢？」

「你別挖苦人。反正『人逢三十，天下雨』不是好兆頭。你從前在家鄉不也是聽到老年人說過。你這人呀，倒是越老越發會得裝蒜啦！」老婆子說着，狠狠瞥了老頭子一眼，又沉思了一下道：「嘿，我早就把光緒皇帝的命看透了。你還記得他過二十萬壽的那天麼？那一年不是庚寅年嗎？」

「是呀，慈禧太后歸政的第二年……」

「什麼歸政不歸政，我不懂，但記得那一年是雞年，又是閏二月，我們頂小的短命鬼不是這一年的麼？瞎子先生不是說，『人命若逢雞與閏，倉庫金銀化作塵』。我們那小子不是『化作塵』，倒是『化作鬼』！不是我還在月子裏他便死了麼？」

「我記起來了，那孩子死的第二天，便是當今皇上二十萬壽的日子。那天下午李少荃和醇賢親王

還抽空到我們這裏來安慰你我的。」歐陽大可站了起來，拍了拍衣裳上的煤灰。

「那一天也是下雨，你還記得不？」

「快不要提這一年……」

「就這一年皇上萬壽的那一天，李大人說那一國的女皇崩了駕？——你說吓，我想不起來了呀。」

「日耳曼女皇奧古斯塔（Augusta）——提這些幹麼，你真無聊。」

「爲什麼不提，就是爲了你在李少荃和醇賢親王面前，藉了外國女皇暗罵皇太后。因爲這樣，他們二位才不敢在皇上面前保薦你的。死人，你這活死人！」歐陽老太太說着又恨了起來。「害得我跟着你當了一輩子的老媽子！」

「老實告訴你吧，不是爲了這一件，倒是爲了另一句話……」

「你倒說給我聽聽，爲了什麼？老鬼！」

「爲了孫文那一年在外國創立了興中會——他們說，那是造反的鼓動；我却說是民意。」歐陽大可的態度很嚴肅，那神情始終認爲自己的觀察是正確的。

「你不提倒還罷了，提起來，我真恨你。」歐陽太太說着，咬着自已滿口殘缺零落的老牙。「人家既然說是造飯的古董，你爲什麼一口咬定了說是冥衣？你穿過，你穿過冥衣？與其老了受罪，你我還是早點兒穿上冥衣，倒也罷了。」

「算了，你不是愈說愈生氣麼？」歐陽大可撕了一塊餅吃着說道：「照這樣說起來，光緒皇帝的命固然不好，你我的運氣似乎比他的還要壞嘍？」

「當然是嘍！」

「不見得，我的太太，」歐陽老先生心平氣和地拍了拍老伴兒的肩膀道：「北京亂得實在不成話的時候，你我萬不得已還可以回老家。要是目下洋人打進京城，你不要以爲他是皇帝，他就有家歸不

得！如今俄國軍隊已經把東三省佔了。……」

「誰？誰有家歸不得？我們的立奶奶麼？」冷不防胡容闖了過來，把歐陽老兩口子嚇了一跳。

「不是，我們是在說閒話。」歐陽老先生招呼着胡容道，「時候還早哩，您怎麼不多睡一會兒。」

「老先生，不算早啦，陰天下雨，不顯。」胡容的態度似乎剛睡醒，有點兒蒙蒙恫恫，神色失措的樣子。「我們的立奶奶呢？」

「讓她多睡一會兒，她還沒有起來吧……」

「哎呀，老太太，你們也沒有發覺麼？」胡容打斷了歐陽老婆子的話，把自己手裏捏做一團的一張紙，和一封信往歐陽大可的懷裏一塞，直叫了起來：「立奶奶她在半夜裏一個人走啦！」

秋紅真的在半夜裏從八里村出走了！

歐陽大可忙不迭地展開了秋紅留下的那張紙，迷起兩隻老花了的眼睡，迎着亮，讀着那紙上寫的一字一句：

爲情之所鍾而忍辱偷生，爲愛之所繫而含辛跋涉，噩訊頓傳，乍驚折翼。但當茲午夜，反復思維，何驚之有？更無悲切可言，豫甫死於正義，死得其所！遭此不昭不彰之世，能得如此而死，誠大幸事，妾固忽失所寄，然反觀社稷尙且無可言託，况一芥如妾無足輕重之餘生乎？從此無可留戀，大可隨波逐流，恕我不告而別，但願海角天涯，各自珍重。高情厚遇，謹此言謝，誠有後報之寸忱，而恐祇能永銘五中焉。塗附六么令二闕，藉表妾懷。

生與死，情與私；

花凋月殘嘆永離。

人瘦且心灰，

最幽微，

是天機，

儂心癡，

君不知。

東與西，華與夷；

正氣綱常久擯棄。

仗拳設神壇，

最野蠻！

是天機：

國不支，

士不智。

再者：留函致繆供奉，乞胡容返城時設法轉致，並盼問好賽二爺。

歐陽大可又把那封寫得工工正正的箋函，抽出來看了一遍：

妾秋紅檢衽載拜於

素筠給事粧次：久駐風塵，素昧平生，但高風久仰，深恨無緣得親

芳澤。豫甫立大人生前，恒讚巾幗賢明在老佛爺左右仗義敢言，而今國事如麻，人事如煙，豫甫

竟獲死於麻亂煙霧之間！是非得失，姑且莫論，惟乞念生前既是大臣，不無微功，微功固不足以

贖其罪，而人已死，故不揣冒昧，敢請叩求

老佛爺格外慈悲

恩准，宥立山之既死，而保其家業，赦其子孫，此德此惠，妾當啣環圖報；此恩此情，死者亦必
感謝於地下。微賤如妾，形同罪人，從此遠離京畿，坎坷漫踏，一旦苟能走達貴邑，滇池之

水，沉清見底依然，諒係

給事賢明仗義之所致也。謹此拜託，恕不恭。

「她那麼一個脆弱的姑娘，在這個亂得一團糟的時候，孤苦零丁地，又是一雙小脚，居然就這麼一個人走了，她能走到那裏去？路上又是這樣的亂，哎呀，她這一着太危險了。」歐陽大可苦着臉，抹着鬚髯，說着，嘆了一口氣。

「虧你還說呢，都是你不好，」老婆子劈口就埋怨歐陽老先生道：「誰教你沒遮沒掩地把立大人的事告訴她的？像她這樣一個青年女人，出了門，就祇有死。都是你害的；殺立山的是野蠻不講理的皇……嗨！老鬼，殺秋紅的，就是你，就是你這一輩子沒出息的歐陽大可罕！」

歐陽大可能被罵得一言不發，歐陽老太太還要絮絮叨叨地往下罵，忽然大門外廣場上一陣鑼聲，打了岔，她才頓住嘴。胡容拔起脚來就往外走，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今天是光緒皇上萬壽的正日，皇家的儀仗隊在這一清早又遊行到西直門外這八里村上來了。

二七 陰鬱中的病態

胡容雖在儀仗隊的人堆裏又混進了城，他是相當的沮喪，因為他非但沒有能够完成玉菱的囑託，反而走失了秋紅。

這事怎麼交代呢？誠有重見玉菱不得的苦衷；再想到自己爲什麼到北京來的？這一向放了正經事不幹，竟自找了好些意料不到的麻煩。如今私情上已經出了岔，要是公事上再有什麼變故，那才真是不好交代理！所以胡容進城之後，不再投奔賽金花，而一直趕到王爺府裏去找他，一路侍候到北京來的于式枚。偏偏于大人搬了家，說是搬到內務府奉旨爲李相國預備的行台賢良寺去了。胡容着了慌，

便又連忙趕到賢良寺行台。

不料到了行台，被把守大門口的虎神營擋住了去路，足見關防森嚴，閒雜人等，敢不迴避？儘管胡容是李相國的親隨，你認識他，我認識他，可是虎神營的兵弁，那一個認識他？既是相國的親隨，又爲什麼打扮成皇上儀仗隊的模樣？當然可疑。門上非但不讓他進去，反而把他軟困在廣場上，不容他跑掉。胡容看看沒有一個相熟的，早洩了氣，足足地被困了兩三個時辰，眼看着太陽過了午，還想不出個路數，肚皮餓得緊叫喚，連一口水也撈不到喝。雨是越下越大，儀仗隊的袍套被雨淋得濕透了底。

他這時候腦子裏早忘了玉菱和秋紅，巴不得于大人能够出來解圍。等了這半天，進進出出的工匠伏役，搬東運西地，忙個不迭，却始終沒有一乘轎子從裏面抬出來，他無聊極了，感到極度無謂的愁悵。

北京的夏天，陰晴無常；下了一個上半天的雨，忽地雨止了，從白雲裏鑽出來猛熱的太陽，曝晒得胡容身上濕透的袍套，把袍套的外面曬乾了，內層的熱氣，逼得他混身皮肉又熱又癢。他是不自在極了，何況已經餓得頭昏腦脹，還渴得要命哩。

直到黃昏時份，胡容已經被軟禁在大門外狼狽得不成樣子；加以連日的疲憊，到這個時候，他還那裏提得起精神？亦復無可奈何，祇得倚靠在拴馬的石樁上聽其自然。藉着馬匹的身子遮擋住驕陽的餘威。一陣陣的晚風，吹人欲睡，胡容倚在馬樁上打起盹來了。

「胡容哥，你怎麼倚在這兒打盹？呔，我瞧你這一身的打扮。哈，是怎麼弄的？」

胡容睜開眼睛一看，跟自己打招呼的不是別人，正是端王爺府的畢春霖。急得他滿臉通紅，不知如何搪塞是好，而且這時覺得自己的身子重得動彈不了，祇得仍舊倚在馬樁上，要說些什麼，可是喉嚨竟乾得吐不出一個字來。

「倒霉，提不得！」胡容的聲音是瘖啞的。

「我勸你老哥還要仔細些兒，」畢春霖不知道他這幾天辦的什麼公事，也沒有追究他的事，便領了他，走進行台的大門，對虎神營的領帶說明了胡容的身份，這才回過頭來，拍拍他的肩膀，重行走向拴馬的石椿，並提高了喉嚨囑咐道：「爲了收拾這裏的行台，到處尋找你老哥尋不着，于大人急得罵了好幾天。等一下，于大人回來了，請你告訴他：就說李相國頂喜歡的那扇幃屏，端王爺已經着我剛才送了來，放在廳上，聽說老佛爺還頒賜了好些擺飾和陳設用品，也就在這早晚要送了來。——你千萬別再瞎跑了，京裏這一向亂得很，有什麼可耍的，再會吧，待空了，我們老哥兒們喝一頓。」

胡容送走了畢春霖，大搖大擺地穿過行台的大堂，把上房和各院察看了一遍，都已經佈置得舒舒齊齊，就等着自己的老主人來居住了。他乘着于大人不在家趕緊到下房裏找着自己由南方帶來的鋪蓋行李，換掉了身上的袍套。他這時覺得實在是該挨罵了，連自己那付梳辮髮用的油膩得發臭的梳篦等件，于大人也一概着人搬到行台裏來了。

等他把自已的身上和住的房屋收拾得齊齊整整，才打算到上房裏等待于大人時，忽然覺得混身發冷，起先還忍得住，可是冷勢越來越兇猛，情不自禁地連打了好幾個寒噤。他本來還硬支着，慢慢地眼前一陣陣的昏黑，腦袋沉重得抬不起來。

直到掌燈時份，于大人方始公畢歸來，聽說胡容病倒在坑上，有聲無氣，高一下低一陣地長哼短呻着。于式枚斂了好多天的氣忿也就消了，儘管有主僕之分，但都是依人作嫁離家背井的同病者，他反而發了慈悲心腸，吃過晚飯，踱到下房來探望胡容。他走到坑沿旁邊，俯下身子，探了一探胡容的前額，熱度高得燙手，却乾巴巴地毫無汗意。

胡容昏昏迷迷地睜開了眼睛，看見是于大人要掙扎着坐起來。于式枚一把按住了他，自己就在坑旁的一張圓椅上坐下。下人們趕緊端來了蓋碗茶，又遞給他一把雪亮的銀水煙袋子，于大人呷了幾口

濃茶，抽了幾筒水菸。一眼瞥見一個小僮垂手呆立在房門口。

「你是那裏派來的？」

「稟大人：」那小僮說着，跨進門來，遠遠地對於大人打了一個千，低着頭道：「小的是畢二爺派了來侍候相國行台裏的二爺們的。」

「鼈二爺，是那裏的鼈蛋？」于大人噴吐着嘴裏的煙霧。

「是端王爺府上的鼈蛋——」小僮隨着于大人的口氣說溜了嘴，嚇得抖抖索索地，又不由自主地改正道：「不是鼈蛋，：是：是畢：畢：春霖！」

「胡容病了。你們通知那邊府上派大夫了麼？」于大人的神氣十足。因為他深知朝廷今日惟有藉重自己的老大人，別的路途都走絕了，他那裏還把端王爺這一干人放在心上，正樂得擺一下子，反正這一向京城裏的王公大臣，都有轉過頭來仰李相國的鼻息的趨勢。「你們王爺難道祇認得李鴻……（說到嘴邊上的一個「章」字，他吃了下去，改了口氣）……就不認識李相國的人！……」

「不敢，胡二爺的病早就傳過去了，大人還沒有回來之前，就傳過去了，帶回來的話：王府裏的人說，已經通知內務府，非但要派大夫，還要派太醫院的盧院使和兩位院判來替二爺診治哩。相國的人生了病，直似相國生了病……」

「胡說，你竟敢在我的面前咒李相國！你這狗膽！」于式枚說着站了起來，嚇得那小僮直往門角落裏躲。其實于大人又何至於令人畏怕到這個程度，祇不過這一向各處對李相國的崇拜表示，大家看在心目裏，莫不凜然，何況中國的官場，一向是「老爺不狠衙爺狠」的，于大人走向房門口又頓住了脚問道：「御醫怎麼到此刻還沒有來？」

「偏偏皇帝也病了。」小僮躲在門縫裏垂着腦袋道：「要等盧院使從宮裏下來，才能到這裏來。」

「你這小子反了，北京城裏的人都是反叛！」小僮很明白于大人這句話，連他們的王爺都被罵在

裏頭了。可是他敢辯麼？即使李鴻章的人今日直指附會義和拳的王公大臣都是反叛，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爲了目下的這僵局，大家心裏都明白：就是等待着李鴻章來維持哩。小僮當然祇有連聲應「是」的份兒。而于大人却很不以爲然地說：「今天是皇上的萬壽誕辰……」

「原是哩，要不是爲了壽誕誕辰，皇上冒了雨在太廟裏多叩了些頭，恐怕還不至於病哩。大人！」小僮又微屈了屈膝，偷眇着于式枚的背影道：「皇上太虛弱了，是上半天累病了的。」

「這樣虛弱的皇帝，正配這樣脆弱的國家！」于式枚走遠了，又站住揚着臉，似乎着各處差遣了的丁役們一體知照道：「替我好好地侍候病人，我們是爲了你們這些活寶貝的沒出息，才由老遠的南方趕到京裏來的」。

胡容的惡性感冒，吃了盧院使的幾帖藥，居然慢慢地好起來。要是太醫院的醫使連這類的症候都沒有辦法，那癩全北京城裏的其他院府號處的大小官員可以一例看待；足見他們未必都是飯桶，也不盡是低能兒。如今盧院使真的把胡容的病治好了，可見他多少有些兒能耐，不過爲了侍候皇上，皇太后；別的王公大臣也爲了服從皇上，皇太后；往往小則誤事，大則誤國。幸而胡容那天發的是普通症候，要是什麼急病，幾個時辰之內便要死的急病，也許等到盧院使由宮裏下來再到賢良寺，我們的胡爺早已祇落得「音容宛在」了。

北京城裏整個的局勢，是一種內外夾攻，鬱積已深，而在庚子年劇發的時代病症，如今已經危亟萬分了，朝廷急待的太醫不是盧院使，而是李鴻章。盧院使可以「功同良相」，但良相未必是千順百從的，所以，儘管北京城裏的權貴門盼望李鴻章及早北上如盼雲霓，而李相國這時雖由廣東到了上海，他却上海觀望着北方，朝廷始終奈何他不得，這正好似于式枚祇能在端王府的小僮面前毫無忌憚，大發厥詞，他却沒有半句話遷怒到盧太醫，因爲他當時用得着盧院使亦正如朝廷之需要李鴻章。

胡容睡了兩三天工夫便復原了。七月初三（西曆七月廿八）日的早上，他在門上得到洋人對北京

已經下了總攻擊令，逼近通州的消息，便趕到上房裏去告訴于大人。

「怎麼辦呢？大人，你我這一趟要死在洋人的砲火裏了。」

「這就是你的見識不夠，這賢良寺是不會受到砲火的。你想，他們能讓李大人來了，在砲火底下替他們辦交涉麼？」于大人抽着水煙，擺動着擱在左腿上的右腿，極其鎮靜的說：「這不算是不好的消息。倒是對你我二人有利……」

「大人，砲彈是不長眼睛的。」胡容病後，神志有點兒恍惚，也許是心境不佳吧。

「一則這地方距離東城還算遠，洋兵要是攻進城，一定由東邊進城。胡容，你要知道北京城是空的，洋兵進了城，北京也就完了，我們李大人跟洋人有交情，你我怕什麼？再則，」于式枚說到這裏，淺笑了笑道：「洋兵越是攻打得急，我們相國越來得快，這不是對你我有利麼？……」

正在這當兒，忽然門上傳報進來，說是宮裏的李總管，派了黃太監來，已經在大門外下馬了。

「李總管怎麼忽然派了人來的？」于大人說着站了起來，揮了揮落在衣服上的煙灰道：「有什麼事？」

「哦，我想起來了。那天端王府的畢春霖說過，老佛爺還要頒賜給我們大人好些擺飾和陳設。」胡容噉了一聲，接着道：「黃太監這時候來，莫不是送擺飾和陳設來的。大人，你迎出去吧。」

一一八 這是什麼世界

宮裏的黃太監帶來的，不是老佛爺頒賜的擺飾和陳設；而是一通諭旨：因為李相國遲遲不來，而甘肅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勤王，不久將要經過北京，奉命赴察哈爾防俄。所以這賢良寺要先騰給岑布政使作行轅。請于大人趕緊往別處搬，一定要在七月初七之前，把全部房屋騰空，不得延誤。

于式枚和胡容主僕二人除了瞪眼，還能有什麼辦法？不往外搬！誰敢不往外搬？這是聖旨，並不是普通的什麼命令。李相國的人可以不服從任何一位大臣的命令，但違旨，似乎沒有那麼大的胆量。即使李鴻章本人儘管對朝廷的若干處置不以爲然，而對諭旨也有一陽奉陰違的魄力，可是他也不敢對皇太后的吩咐，置若罔聞。

「這年頭，是什麼鬼魅的年頭，」胡容對黃太監剛才傳來的諭旨，很不以爲然。「把我們帶來的貢品一古腦兒收下了，就着我們搬家。……」

「也許皇太后另外有了別的把洋人擋住的好辦法，用不着李相國了。識相點吧。」于大人在廳上來回地踱着，忽然站住了自言自語道：「搬是非搬不可。我們往那裏搬呢？」

「我們搬到那桐，那大人的府上去吧。」胡容又思索了一陣道：「再不然，大人就老老面皮，仍舊搬回到端王府去。小的另到別的人家去頓一下，慢慢地想辦法。」

「虧你說的，這情形之下，我回到王府裏去坐冷板凳？看臉色呀？你說琴軒那裏麼？」于式枚搖頭說道：「他的家早燬了，如今他也無可奈何地擠在袁爽秋家裏……」

「袁大人不也是跟大人很要好麼？你跟小的搬了去，他一定是不會像別的人家愛理不愛理的。沒有錯，我們就往袁府上搬吧。」

「也好，——」于式枚才說出口，忽又變了主意。「不行，胡容，不行，那地方去不得！袁大人不是住在喜鵲胡同麼？」

「是呀，那地方我去過。在東裱糊胡同的西口，西裱糊胡同的旁邊。」

「這就去不得了。」

「爲什麼去不得？」胡容追問着。

「那不是距離東交民巷很近麼？」

「不算近。」胡容的眼球動了幾下，道：「喜鵲胡同在東交民巷的東北角上，由喜鵲胡同到東交民巷，要穿過土地廟下坡，折入蘇州胡同，走到南八寶胡同，出小報房胡同，到崇文門大街，才是東交民巷的東口。……」

「那一帶不正是在砲火裏麼？要是到那一帶去送死，那才會被人笑話哩。」于式枚摸了摸自己的嘴臉，打了個呵欠。「你還是去找個客棧，我們且搬了去住下再說吧。」

「大人！客棧容易找的，你我進了北京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破過鈔，也實在應該花些銀子了。」胡容把手一伸，問着他道：「銀子拿來，我去找一個客棧。」

「胡容休得放肆，一路上的盤川銀子都是你管着的，我不問你，你倒反而問起我來了。」于式枚說到這裏，望了胡容一眼道：「我們的盤川還有多少？」

「原是嘍，要是現銀子還有富裕的話，那裏用得着問你老人家。現銀子碎的湊起來倒還有三四兩上下，大人跟小的要是搬出去在外面客棧裏吃住；這點銀子在平時也許够混過十天半月。現在京城裏在打仗，什麼都是貴的，燒餅果子已經賣到六文半錢一套了。三兩多的銀子大概祇够五六天花的。」胡容說着在懷裏摸索了一陣道：「再有就是這三百兩銀子了。」

于式枚聽到他說還有三百兩銀子，安逸了不少，仔細一看胡容拿在手裏的那張莊票，嘆了一聲。原來那莊票是動身時，打的天津官銀號的，目下天津在洋人的手裏，到那裏去兌這筆錢？隨身帶到京裏來的貢品，禮物，倒值萬兒八千的銀子，可是送的送了，獻的獻了。祇剩下主僕二人的鋪蓋行李，這又能值多少？自從發生了戰事以來，北京的典當都關了門，停了業。剩下少數吸吮貧民血汗的小押子，最值錢的東西，到了他們手裏也不值錢了。本來還有一條路，可以往天橋送。如今天橋的破爛市，也爲了義和團的不講理，早散了。何況在這當兒，誰還敢出朝陽門往那一帶可怕的地方去？

賢良寺的行台是再也住不成了；各府的供應也隨着斷絕了；巴結李相國，因巴結到胡于二人的一

羣人也就此不再見面了。于式枚到處去打聽消息，所傳所聞，着實令人頭痛。大家不再指望李相國北上，而皇太后因爲洋兵直逼通州，已下了決心：一方面把所有的禁衛部隊，開拔到前方去援助裕祿和李秉衡；另一面着董福祥和義和拳衆，在京城裏加緊攻克使館區，于大人並爲了自己和胡容的處境去找苗頭：慷慨之士，無慨可憐，心有餘而力不足，權勢之門，依權仗勢，無暇照顧落湯鷄，墜水狗。

「我們就賴在這裏不搬，」胡容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比較妥當的下場，反而自以爲理直氣壯地嚷了起來。「待岑布政使來了，不成好意思攆我們？」

「這樣做未嘗不可。就是太下作了！你可以賴在這裏，我呢，我的身份害了我，我實在賴不下這付臉。」于式枚先還苦笑着，慢慢地嚴肅起來道：「論理，岑雲階當年也會受到過李相國的恩惠，可是這位先生是反臉無情的，而且媚上壓下，脾氣之壞，不是可交的。何況他如今正在風頭上，恐怕就不會再把你我這千人放在眼下了。」

「一個布政使也算不得什麼了不起。」胡容覺得自己是相國的親隨，似乎巡撫以下的官兒都及不上他的威風。「我們就拿定主張住下去。不搬！」

「這可使不得。來的要是山東的袁世凱或是山西的毓佐臣，他們是不會讓你我難堪的。雲階雖則是一個小小的布政使，內務府爲他預備行台，甚至於把相國的行台讓給他，這就足見他今日的得寵了。你我犯不上擠在下風裏揚起灰來，迷自己的眼睛。」于式枚望了望屋簷下太陽的影子。「嗨，說說閑話，又是晌午了。吃過飯再商量吧，反正還有一二天的工夫哩。——呵，來人呀，來人呀！」

連喚了好幾聲，才喚來了一個人。既不打千，又不躬背，直挺挺地挺着肚子，昂着頭在門外站着。這付毫無禮貌的樣子，第一個看得不順眼的是胡容。他才要上去教訓他，却被于式枚擺了一個眼色。攔住了。

「吩咐他們開飯吧。」于大人溫溫和和地看那門外站着的下人關照着。

「稟大人，」那下人覺得自己的傲慢過份了些兒，便微彎了一彎腰說：「昨天廚房裏便被吩咐停伙了。廚夫以爲大人今天一定喬遷，所以一早上開完了早飯便收拾走了。」

「請問你：是那一位吩咐停伙的？」于大人這時候越發地低聲下氣。

「嗯：是派他來的人吩咐的，我想大人一定知道是什麼地方什麼人把他派了來的。」

「那麼拿點兒開水來吧。」

「是，是，是！是應該的。但是，但是；要是，要是，哈，要是灶上還生着火的話，那裏還用得着大人吩咐，早就把開水提來了。」

「今天才是初三，黃太監說得明明白白，要我們初七之前搬走……」于式枚的臉都氣黃了。

「據說在岑大人之前，還有一位鹿大人要來。」

「那一位鹿大人？」

「江蘇巡撫鹿大人。」

「你說的是鹿傳霖？他居然……也……哦……我知道了。」

胡容無可奈何地自己到廚房裏找出了一些乾饅，跑到上房，跟于大人乾嚥一頓，算是把肚皮填飽了。他便撒下于式枚在行台裏收拾東西，自己到街上去找下處。

這時街上亂極了，盛傳李秉衡的隊伍又在張家灣吃了敗仗，北京城的四門完全嚴閉了起來，謠傳有好幾萬的洋兵由通州往北京攻打，城裏的砲聲止了，但到處都是洋槍的響聲，這些槍聲並不是在打使館區，而是亂兵搶劫淫掠的示威行動。

在妄亂中，在砲火下，到處的客棧，下處，不是被兵丁和義和團佔着，便是下了招牌，走了店夥，胡容一路上好幾處被攔住了搜索，口袋裏的幾兩碎銀子早被搜得一個乾淨，甚至於那一時無用的三百兩一紙莊票，也居然有人看中，他抓住了盤詰，幸而他機敏，一味說說是端王府的家人，沒有

被人識破，可是待他重行回到賢良寺，一路上好似闖關，天色已經昏茫了。

賢良寺行台的門外，停了一乘官轎，認不出是誰的，他一脚走到上房，老遠地看到于大人坐在燈下，緊皺着雙眉正在看書哩。

「你怎麼到這時候回來的？」于式枚放下了書，不問他在外面跑了半天的結果，劈口就問他，「聽說聯仙齋被抓了起來，你在外面得到的訊息怎麼樣？」

「大人，你糊塗了，我這半天是找下處去的呀！……」胡容也感覺京裏的局勢嚴重，着了慌。

「下處不用找了。榮相國他老人家大約得到了這裏的信，剛才派了人來，接我們住到他府上去。轎子不是還停在門外候着麼？我現在就走，你今兒晚上權且再老老面皮在這裏住一夜，明兒一早就收拾了到榮相府去。這是老榮派來的師爺，捎來的銀子，好好地收着吧。這裏該打發還是要照常打發。我們不能讓人背後說李相國的人也不懂禮！」于式枚關照完了，很不自在地說：「外面的風聲不好得很，連仙齋那麼一位正直的學者都被抓了起來，足見局勢又變了。」

「大人，你說的是內閣學士聯元，聯大人麼？」

「是的，他是最佩服李相國的。……」

「爲什麼抓他？」胡容覺得聯元居然被捕，那麼自己的主人也可能被捕。

「前一兩天吧，聯大人在李秉衡面前罵義和拳是邪魔妖逆，今兒早上他奏聞了皇太后。居然爲了這點子事，就把人抓了起來。你在外面說話可要小心呀。」于式枚一面往外走，一面低低地告訴胡容道：「聽說莊王爺恨那琴軒那大人不聽他的指使，也要請皇太后下旨抓他哩。」

二九 皇帝是小偷兒

這是什麼世界？至少這天晚上，在賢良寺的行台裏，總還算是胡容的世界！

外面不時發出一兩聲亂槍，人們似乎毫不關心。因為這一向京城裏比較猛烈的砲火却經驗過了，覺得不該死的總死不了；該死的就許一顆流彈飛來，不躲閃倒也吧了，一躲閃反而正中在腦門上。

于式枚離開賢良寺的一會兒之後，便又蓬蓬鬆鬆地下起雨來，不大也不小，但連連綿綿地落着，就好像沒有停的指望。雨並沒有越下越大，但是屋子裏因此上越來越悶，人們呆在屋子裏越覺得悶，就越嫌熱。

胡容滅了燈，索性盤起辮子，赤了膊。手裏的芭蕉扇儘管揮個不停，然而身上的汗還是外流，並不見得涼爽。北方的夏天裏沒有什麼蚊子，即使有也多半是在空地裏飛；可是因為下雨，蚊子也被趕到房屋裏來，北方的蚊子不會噏，不過悶聲不響地刺在人的皮肉上，比白蛉爲厲害。胡容大概是嘗到了滋味，不然的話，爲什麼他在黑暗中左一下，右一記巴掌，胡亂地打着自己？

雨忽地止了，北方的氣候和北方人是一樣的爽快：雨止了，天也就晴了，胡容披了一件羅衫踱到院子裏乘風涼，舒適了不少，貪圖涼快，消失了睡意。

這時候月已西沉，初三四的月既已落了西，足見離天亮不遠了。胡容正在陰暗的甬道上來回地踱着。院子裏的大樹底下，一團黑影子忽地一動，把他嚇呆了，一把抓住欄干，定了定神。

「誰？」胡容問道。這從樹底下走出一個人來。他憑着暗淡的月色，仔細端詳了一陣。原來是一個派到賢良寺來執役的，已經上了年紀的內廷小監。「唷，原來是你啦，在乘涼麼？」

「是的，天氣太熱悶了，熱悶得叫人睡不下。」

「請教，」胡容和緩地說着，走下了階台，接着自報了名姓。

「做姓潘。」潘太監的口吻很捷靈。「姓潘。潘安的『潘』；也就是『潘金蓮的潘』字。」

「潘爺一向在宮裏的……」

「你問我是那一處的麼？我原是懋勤殿裏，自鳴鐘下執事的；東太后在時，把我調在景陽宮御書房的古董房裏看管古董，後來管先生（註：長於繪畫，專工臨摹，而西太后獨愛其寫生之人，管劬安）進宮，因為管先生嗜好古董，我便被派去侍候管先生。這差事倒是很安閑的。」潘太監說着自笑了起來，仰看那被烏雲遮去了一半的殘月，又淺笑了一陣道：「偏偏在皇帝開始偷東西的那一年，……。」

「什麼？」胡容一楞，因為潘太監的話出乎他的意料。他疑心自己的耳朵沒有聽清楚。「什麼？皇帝偷東西？這整個的天下都是他的，他還用得着做小偷兒？」

「就是說呢，我也不信，我在宮裏住了這些年，老早就替皇帝看過相：他長得眉清目秀，端端正正，一點兒也沒有小偷兒的賊相！可是自從他住到瀛台之後，宮裏的人，不論男女，不說皇帝是瘋子，便是說皇帝有神經病，後來越發不成話了，人人都說皇帝是小偷兒，老佛爺跟前的人說，皇帝不偷別的，專門偷宮裏女人家的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潘太監拉了胡容一起坐在一張石凳上，接着說：「他偷繆供奉的梳頭傢具。」

「繆供奉！」胡容聽到「繆供奉」三個字，凝了凝神道：「不是那位侍候皇太后畫畫兒的繆素筠，雲南人麼？」

「是的，正是她的梳頭傢具被皇帝偷了去了。老佛爺覺得皇帝能偷她的梳具，也許還要偷她的別的……不能不防，便加派四個太監給她，我便是其中的一個。直到今年三月裏，我才又調回內務府，聽候差遣的。」

「皇帝許是看中了繆供奉！」

「那小寡婦雖然生過幾個孩子，倒是長得蠻漂亮的，如今也有三十大幾了，可是甜甜地很可愛，其實那裏趕得上隆裕后的標緻。偏偏皇帝和皇后大概是前世裏的冤家，一見面就瞪眼，兩個人在一塊說不上三句話，結果不是鬧一場，便是哭一頓，如果他真的是看中了繆供奉，這就一點兒也不錯，正

是情人眼中出西施。」

「是寡婦麼？」胡容的小腿肚上一陣癢，大概是白蛉子在吮他的血。他一面用芭蕉扇拍着，一面問道：「她是誰的寡婦？」

「她那死鬼丈夫是誰？咦，倒說不上呢！也沒有打聽過。」潘太監嚥了一口吐沫道：「反正記得繆素筠是四川總督保的；王韶是浙江將軍薦的。她們倆是同時進的宮。我倒知道王韶那死去的丈夫富樂賀，是死在漳州府知府任上的，當然是繆素筠最得老佛爺寵！她非但會畫一手神妙如真的翎毛花卉，而且寫的小字，全北京的王公大臣也及不上她，何況還會得撫琴……」

「難道她畫的雀兒比皇太后的還要好？」

「你是在那裏見到過老佛爺畫的雀兒？」

「是去年。皇太后頒賜給我們李相國一幅畫，畫的是一對喜鵲。公的趕着母的。」

「哎呀，那就是繆素筠代的筆呵。她畫雀兒，就愛畫公雀兒趕着母雀兒打架！」潘太監說着，拍了拍胡容的肩膀笑道：「天地良心，繆素筠雖然遠不及老佛爺標緻，她的畫兒却比老佛爺的畫兒要出神好看得多！」

「潘爺，你是說笑話吧，皇太后今年的高壽是……」胡容頓住了，等潘太監的回答。

「皇太后今年六十五啦，要不是爲了打仗，皇帝的萬壽一過，大家便又要忙着預備老佛爺的萬壽了。」潘太監在月光下瞥了胡容一眼道：「怎麼？你以爲她老了麼？」

「六十五歲的人，不說別的，至少免不了是滿臉的皺紋，哈，難道三十幾歲的女人，反而趕不上六十五歲的標緻？」

「你以爲我是誑你？趕明兒，你去問問宮裏的別人，我這話是不是真的！」潘太監揚着頭，蹺起了腿。「真的，要是你見到老佛爺，而不知道她的年紀的話，估量她的模樣兒，至多也不過猜做三十

大幾。我把她的六十五歲估計做三十大幾，已經算是估計得高的了。」

「她的不老，據說是吃何首烏的。」胡容答着腔。

「又有人說是服了露水和珍珠粉的原故。」潘太監說着，舞弄着自己的手指道：「單是她那兩手的長指甲，寶光閃閃的，就够人愛的了。你就沒有見過蓄得尺把長的指甲，那煞似剛出水的白玉條，尖聳聳的，又好似削了皮的嫩葱。」

「世界上那有留得這麼兩手長指甲的女人？待有機會鑾駕到了街上，不用別人指點，我也就知道誰是皇太后了。」

「說得好輕鬆，會讓你在街上瞥見她？到那時候恐怕你不知道被隊伍擠到那一條胡同的角落裏去了。我在宮裏這多年頭，才看見過她幾次，倒是時常奉命朗讀背誦她的詩詞文章。」

「她還會得寫文章？」

「哎呀，你真是鄉下人，普天之下，邊疆大員，王公大臣的奏摺呈上去之後，那一件不是她親自閱看，親自硃批？寫字繪畫，吟詩填詞，無一件不在人上，誠不愧當今的人上之人！我背誦一些老佛爺的詩，給你聽聽。有一首的題目是『蘆筍生時柳絮飛』：

南浦篙三尺，

東風笛一聲；

荻聲連夜雨，

萍跡故鄉情。

「再有一首『江南江北青山多』，也是我常喜歡背誦的：

雨後蝶深淺，

風前雁往還！

舍連春泛水，

峯雜夏雲間！」

「北京城裏的人們常說：皇太后喜歡聽戲？」胡容說着拉了潘太監一把，就在他的耳邊道：「唱武生的楊月樓在她的御榻上睡過覺？」

「外面這樣傳說，宮裏誰也不敢提。老佛爺喜歡聽戲是真的；小叫天，王瑤卿，都是她賞識的。因此上，我們的李總管也學會了唱小生。……」

「唱老旦的謝寶雲，怎麼說是被御封做『謝一句』的？」胡容好奇地問。

「哦，謝寶雲麼？他本人的身態短小，面部削瘦，扮起戲來老態龍鐘，簡直似真的老太婆，他在大內裏演一次，得一次重賞。」潘太監說到這裏，輕嗽了一聲。「老佛爺封稱他『謝老旦』是有的。謝寶雲的腔調並不足取，僅僅乎扮佘太君時在『一見吾兒淚滿腮』這句詞兒裏，唱到『腮』能亢拔得妙！所以老佛爺常常說：『謝老旦的唱兒實在不好聽，一齣戲裏祇有一句半句能聽的』。大家便因此替他起了個綽號——謝一句。」

「皇太后自己也會得一手？」

「嗯，」潘太監感覺到夜氣的過份涼爽，打了一個噴嚏。「她原是靠了唱唱兒起的家。其實我們的總管，還不是靠着會梳頭，才得超羣出衆！」

三〇 蘭兒之幸

胡容活了這一輩子，跟着李鴻章也算得是見過世面的了，祇是沒有進過宮，在他的心目中，皇宮就是天堂，自從與潘太監暢談了這半夜，他方始明白：宮廷裏並不異乎民間，有的是悲歡離合，更不

乏痛辛苦酸。

李蓮英入宮，初次進闈闈房（註？宮中內監的休息待命處所，叫做「闈闈房」）時的一身衣服，還是借的內監沈蘭玉的。這足見得他當初窮困得什麼樣子了。他就是內監沈蘭玉推薦入宮的，沈太監也不過在養心露房當差，那裏有什麼了不得的地位；而李蓮英和沈蘭玉之間，更沒有特別關係，不過都是直隸河間府的人，是同鄉，從小認識而已。

「我們總管」進來，是在梳頭房當差的。才幾年工夫，東太后一死，居然當總管了。「潘太監望着空際的遊雲，意識到人事的不常，嗟嘆了一聲道：「如今做官作府的，那一個王八旦，不是走的我們總管的路子，要不是我們總管，什麼張蔭桓，陳璧，啓穎之這羣活寶，會得有今日？虧他們在我的面前還大搖大擺哩。有朝一日，老子託祖上的福，要是當了總管，不嚼爛他們，我就不是人！梳頭房當差的多啦，王四爺也是梳頭房的，誰叫他祇拍皇帝的馬屁，而忘記了皇太后的屁股，如今罰在軍台上活受罪，侍候皇帝的聞古廷呢，一肚皮的學問，誰叫他不把老佛爺擺在心上的，充軍出關，還沒到甯古塔，在半路上就被殺了。……所以當總管固然是要有命，也要有眼識。人就是個「海裏混」。要說我們李總管，從前還下過監牢哩；現在呢，除了他，誰能跟老佛爺並吃並坐？朋友，我早就發過誓了：有朝一日咱姓潘的春雷動了，寧願當沒鬚髭的太監總管，也不當那和活屍首一樣的皇帝！……」

「你竟說得皇帝不值一個本子（註：『本子』就是小錢）了。」

「一個本子？老哥，說句天地良心話，如今的皇帝連半個本子也不值！」潘太監越聊越起勁，竟聊溜了嘴，幸而是半夜裏沒有人，他又幸而遇到這位一肚皮委曲的胡容，算是遇到了發洩內心抑鬱的對象，更滔滔不絕地盡情吐露，忘懷了疲倦。「皇帝？皇帝連『趕三』兒都趕不上！……」

「這是怎麼說的？趕三不過唱戲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一個皇帝不如一個戲子！——一個戲子，在戲台上扮演皇帝還有得坐哩，我們

的傻瓜皇帝在老佛爺面前，除了朝見的一刻兒，他就永遠不要想坐下。」

「可憐，在看戲的時候呢？」

「原是哩，我不是說了麼？戲台上的皇帝有得坐，戲台下的皇帝沒得坐。」

「大內裏也有戲台？」

「連大內裏有戲台都不曉得？你這人太……」潘太監頓了一頓，接着道：「且不說那小的戲台，到處都有，皇宮裏有三大台：熱河行宮一個；北京有二個；一在頤和園，另一個就在目下老佛爺居住着的甯壽宮。這一向大概是爲打仗，有好久不唱戲了。」

「那戲台能有多大？」

「且不說別的，說了你也不會相信。每一個戲台的費用就要一百六十萬兩銀子！演斗牛宮這齣彩戲的一條紙龍裏可以吃二三十個人。」

「嘿，我們真算得是鄉下人了。」胡容說了，把舌頭伸得老長的。「皇太后愛聽戲？」

「我不是說了麼？她就是靠唱唱兒起家的？」

「誰說的？皇太后的家世我是知道的，」胡容自鳴得意地說：「她家是隣近朝鮮，長白山下，葉赫那拉，這一滿洲大族的後人。皇太后的父親惠徵，當過徽甯池太廣道，死在任上的。那時候皇太后才三歲。……」

「我說的是老佛爺入宮之後。你却扯遠了，扯到人家家譜上去了，她是咸豐初年被選入宮的。」

「初進宮時，她居何職位？」

「那裏說得上職位，」樹葉上滴下一滴雨點兒，奇巧滴在潘太監腦索背後的頸子裏，把他嚇了一跳，順手抹一抹，胡罵了一陣，這才重行繼續往下談：「剛才我們說什麼的？哦，想起來了——她進宮時，在英吉利和法蘭西的鬼子兵頭一次打到北京之前。老佛爺當時是被編在圓明園的「桐蔭深處」

當一名打雜的宮女，誰理會她？更有誰曉得深宮裏有一個她，你知道她的尊號不？」

「你瞧得我太寒傴了，這有什麼不知道的？」胡容說着，想了一想，口中念念有詞了一陣，然後放大了聲音說道：「你細聽着，看我說錯了沒有？——大清帝國當今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聖母皇太后……」

潘太監不待他說完，撲嗤一聲笑了。笑得胡容瞪了眼，他又把皇太后的尊號在嘴裏重念了一遍，覺得沒有錯，也沒有漏掉一個字。

「我錯了麼？」胡容很有把握地自以爲絲毫無錯，所以反問了這麼一句。

「我說的是她在圓明園當宮女時的尊稱，並不是問她現在的，要是現在皇太后的尊號都不知道的，這人簡直是白癡！」潘太監等着他的回話，等了一陣，沒有下文，祇見他張着嘴，又瞪起了眼，那付尷尬的神情，把潘太監逗得笑了起來道：「告訴你吧，她那個時候叫做小蘭兒。——小蘭兒這名字你沒有聽到說過吧，如今又有誰敢提這名字？」

「哦！潘爺，宮裏的差事不能不幹一下，」胡容狠狠地自怨自艾着道：「我情願割了鷄巴到宮裏去混幾年。我跟李相國跟了這一輩子，孤陋寡聞一輩子，白活了這多年！」

「老哥，我勸你趁早別這樣想，小老弟每每見到娘兒們就傷心；一摸到褲檔就懊悔。唉，我們幹了這一行，就是絕子絕孫的了！……」

「潘爺，別想這些，人就是賤的，幹一行怨一行。」胡容勾起了太監的心思，連忙打岔道：「皇太后是怎麼唱兒起的家？」

「她就是是在樹林裏唱南方小調兒，那正是洪楊亂兵在南方鬧得厲害，文宗心煩意亂，正要寄情聲色，藉澆愁惱的當兒。她的一支小調兒把文宗皇帝迷惑了，從此得寵，一步登天！」

「什麼小調兒，這樣地迷人吓？」

「你沒有聽到宮裏的人哼過麼？」潘太監說着，連嗽了兩聲，又調了調喉嚨，笑道，「好，我把那調兒哼一段你聽聽，恐怕哼得不像，不過一板一眼，一字一句，我記得清楚，是決不會錯的。」

「明月光光星欲墮，

溪邊柳間，

蹀坐郎膝邊。

鶯飛蝶散，

乍驚別；

郎無情，就此去休？

儂心碎，願作馬鞭。

嗨，且站着；且回頭；

且記住；

歸不歸來；早語我！……」

「好，好，好極了！」胡容忘情地道：「真够味兒，再來一段！」

「呸，原是讓你見識見識的，你把我當做了誰？」

「你別誤會，我也不過想學着些兒，將來回到南方，聊個天，有得聊的。」胡容笑了，笑得咯咯地。「我想皇太后年青的時候，不但會唱，也着實長得漂亮，不然……」

「她年青的時候，你我沒有見過，不能瞎說。就是現在，看上去，也不過是三十大幾的人。」潘太監說着，在胡容的肩膀上重重地抽了一下，笑道：「我想你總懂得吧，一個女人家就要到三四十歲上才敗火哩。真正講究滋味的，是不喜歡吃小洋雞子的！」——老佛爺的那付臉蛋兒，真可算是匹世無雙的了。她老人家自己也常這麼說：「英吉利的維多利亞皇后，雖然她的才幹跟我差不多；可惜她的

眼睛太凹，鼻子太高，嘴還有點兒拱」。換句話說，維多利亞皇后不及她生長得美。這也是實話，六十五歲的女人，臉上沒有一絲兒皺，還是紅是紅，白是白的。皮膚潤得發亮。她的那付神情，我們李總管背地就會說過：使人一見到了就喜歡，從心眼裏喜歡起。她就是發脾氣的時候，臉上也是浮着笑，那股勁兒，我情願犯個小過失，被罰在她的跟前，扯下褲子，固然挨打屁股是霉氣，事實上因此而得聞嗅一陣她的脚香，才是一生難得的福氣哩！」

這倒是實話，慈禧老年的風韻雖不及當年，然獨勝徐娘。美國卡爾女士在庚子拳亂之後四年許，入宮爲太后繪像，她筆下的慈禧，我們是可以相信得過的：

——予相皇太后貌，乃一極美麗，極和善之婦人，度其年事，不過四十而已，其神之佳，一見卽能使人喜悅，世人相傳其爲一殘暴不可理喻之老婦，何不相類如此……太后全身極爲相稱。面貌之佳美，適與其柔荑之手，苗條之體，黑漆之髮，相得而益彰。蓋太后廣額豐頤，明眸隆準，眉目如繪，櫻口又適稱其鼻，下頷雖極廣濶，而並無絲毫頑強態度，耳官平整，齒潔白如編貝，嫣然一笑，姿態橫生，令人自然欣悅，予若不知其已臻六十九歲之大壽者，平心揣之，爲一四十許之美婦人，太后精神煥發，光煥照人！……

一陣晨風，吹醒了閑聊了大半夜的潘太監和胡容。他們從石凳上站起來，不約而同地伸了一個懶腰，深深地打了個呵欠，連眼淚都呵欠出來了。

「潘爺，我拜託你一件事。」胡容說着揉着眼睛，「有一封給繆供奉的信，請你回大內裏去的時候，捎給她。」

「唷！」潘太監做了一個鬼臉。「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情書！吊寡婦的膀子？……」

「不是，你又誤會了。是一位太太託我轉的。奇巧碰到了潘爺，趁你的便。」

「好吧。」

「那麼，請你等一下，我去拿了來。」
窠裏的鴉鵲都睡醒了，一羣羣地飛出了林子，飛往城外去了，牠們始終就沒有體識到這北京城裏的人們正在惡鬥着，惡鬥得一團糟。

三二一 莠言亂政之罪

天色還早，胡容一夜沒有闔眼，便槓了行李，走出賢良寺，投奔到榮相國府上去。

才走了沒有多遠，一陣鑼聲，一大堆人，擋住了他的去路。原來是一羣人犯，被綁押着往菜市口解，人犯的周圍擠滿了裹束着鮮紅或鵝黃頭巾的義和拳衆，拍手的拍手，歡呼的歡呼，指手劃腳，聲不絕口地罵「奸賊」；罵「二毛子」。

究竟正送到刑場上去的一些人犯，是那一些「二毛子」，那一些「奸賊」呢？亂闐闐的人羣和那前呼後擁的劊子手擋住了胡容的視線，但街上此刻這一陣擁擠的情況，在他的心目中，覺得比較兩三天前皇帝過生日的那一天要熱鬧得多，也興奮得多。

胡容混在人堆子裏，跟着他們走，並不是忘了自己的事，也不是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裏，還有湊熱鬧的興緻，倒是爲了要探聽個明白，這一些正被押解到刑場上去砍的腦袋，究竟是誰的腦袋？至於一夜未曾闔眼的疲倦，他早已忘了。

遠遠地有一匹高大的御馬，尾隨着這一大堆的人。馬背上騎着一位英俊魁偉的官員。胡容回過頭來，睜了他一眼，那一付鐵板的面孔，嚴肅得無以復加；畢畢挺挺的跨坐在馬背上，一動也不動，倒像煞由廟宇裏抬出來的泥菩薩。胡容走了幾步，心裏捉摸了一陣，覺得那馬背上的人似乎很面熟，便站住了脚，回過頭來把那官員仔細地端詳了一陣。

「嗨，嗨，嗨，往前走吓，這個當兒怎麼在人堆子裏站住了脚！走，走，走！你是看熱鬧的，我還冇正經事哩！……」

「怎麼……？」胡容才要發作，回轉身來發現在後面推着自己往前走，白了髮花了眼的老者，不是別人，乃是會經當過內務府大臣的景善，景大人！他趕緊讓出了道兒，走在他的旁邊。看見景善那付蹣跚踉蹌的樣子，便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用一隻手扶着，騰出一隻手來攙景大人：「老大人，怎麼這一清早您也跟了來的？」

景善雖不是個板鬻，可是在這人聲嘈雜的大街上，他一面走，一面望了胡容一眼，祇迷迷胡胡地看見他的嘴張了幾張。說些什麼？他老人家沒有聽到。現在攙扶着他走的是誰？他老人家也沒有想。想也不會想得起來。反正心裏明白這是個熟人，是個什麼樣子的熟人，他也犯不着去理會，事實上，即使理會也理會不出個頭緒來。

「我原以為普天之下，祇有我的兒子兒媳婦最壞，偷我的錢用，最沒良心，拆我的台！」景善絮叨叨，有一搭沒一搭報怨着：「沒想到拾我拾了一二十年的驕夫，他們把我拾老了，他們自己也老了，老了也沒了良心了！他們兩天頭裏居然把我摔下跑了。害得我這一早上老腿都快走折了。唉，這是什麼世界！你倒是看看，你的眼睛總可以看得見吧，那後面騎在馬背上的監斬官是誰？」

「好像是徐相國的大少爺呢。」胡容緊對着景大人的耳朵，提高了嗓子說。

「是蔭軒的大兒子麼，那麼就是刑部侍郎徐承煜了。虧他忍心害理地下了這辣手，監斬自己的父輩，居然堂而皇之的高踞在馬背上，即使是王法，是聖旨，也該自己避一下，派一個別的人多好。唉，這世道，這是什麼世道，想不到今日這世界上的男女，都跟我的兒子兒媳婦是一個摸樣兒的壞料。我真不明白：是這世界變了，還是這世界上的人心變了呢？」

胡容才要說什麼，已經到了菜市口。到處都是閑雜的老百姓，就更擠得人山人海了。照應景大人

和自己的腳底下還來不及，那裏再能有說話的份兒。好容易找到一處坡階，把行李放在坡階上，讓景大人坐着，這時他才抽出空來把刑場的當中跪着的犯人看了一眼。

「哎呀，」胡容嚇了一跳，揉了揉眼睛，再仔細望了一陣。他滿嘴的牙齒開始打抖索了，混身起了一下子的疙瘩。這出乎胡容的意料，太出乎意料了！事實上，誰不是覺得出乎意料呢？哎呀！跪在刑場當中，待一下就要身首異處的兩個犯人，原來是吏部侍郎許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嘉興的許竹簣和桐廬的袁爽秋，這兩位都是江南的傑出人才，都會經跟李相國爲了國家共過大事的，怎麼在今日竟然被朝廷論斬的？

「爲什麼？」胡容緊捏着景大人枯老了的手，高聲地問了一句。

「什麼爲什麼？」景善的心緒煩惱，所以說話的態度顯得很不耐煩。

「許大人，袁大人犯了什麼罪？」

「李秉衡這傢伙真辣手，告他們是大清帝國的『趙高』。趙高之罪，應治以車裂之刑！」

「什麼？什麼『灶糕』？」胡容的不解「趙高」的出典是應該原諒的。

景善瞪了他一眼，又不好當面挖苦他連「趙高」都不懂。便把許，袁二人論斬的原委，據他所知道的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原來在李秉衡進京之後，發覺前些時候太后寄往各省殺洋人毀教堂的機密萬分的諭旨，在寄發之前，有人暗底下擅自把密旨裏的「殺」字一律改爲「保護」，「毀」字都改成「維持」。查出來說是袁昶和許景澄幹的。慈禧知道了，氣得直抖，祇狠狠地說了一句：「他們竟胆敢擅改諭旨！」隨即傳諭立斬示衆。

這時刑場的東邊，兵丁們清出了一條道，進來的不是別人，乃是京城裏有名的無賴，皇家子孫中生長得頂醜陋，生就了一臉橫肉的載瀾。他跟徐承煜拱了拱手，便親自把隨身扶捧了來的，一大幅黃絹寫的，用了玉璽的上諭，恭恭敬敬地張貼在一座高牆上，好些人便闖了去看，胡容也撇下了景善走

近去看，祇見那黃絹上的大字是：

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許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胡容一眼瞥見那桐那大人也在場，便湊合了上去，顧不得請安問好，就打聽許、袁二位大人究竟是什麼「莠言亂政」的？這「莠言」何至於落得他兩位「即行正法」的？

「照上諭來看，『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大約就是指的那一天他們二位下午被抓起來，上午那一場的大叫起，所有的王大臣六部九卿，有上百的人，都集在儀鸞殿的東堂。堂裏面被人都跪滿了，後來得祇得跪在門檻外面的石板地上。老佛爺和皇上背着窗，面朝着大家坐着。臉上的氣色都不很好。偏偏劉永亨在大家屏息無聲的當兒，第一個開了口，這可撥起了老佛爺一肚皮的火……」

「劉永亨？莫不是翰林院的侍讀劉大人？」胡容的兩隻眼睛釘住了那大人的嘴問道：「他說的什麼？」

「他請老佛爺懸崖勒馬，董福祥既打不下使館區，而今裕祿，李秉衡又一路敗了下來，明知勢不可敵，義和團決不可恃，遠不如一面及早下令董福祥驅逐亂民，一面跟洋人論和，收拾殘局。……老佛爺這時還凝神的聽，端郡王忍不住了，手對他一指，眼對他一望，這可把劉永亨的一腔話完全頓住了，而接着出班陳奏的閣學朱祖謀，大理寺少卿張亨嘉，光祿寺卿廣漢，翰林院編修譚毓鼎，莫不異口同聲地說：義和拳不可靠的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了。那桐把胡容從人堆子裏拉出來，低聲地說：「誰知道老佛爺竟不察大臣們的稟奏，正是全北京，全中國老百姓的願望。反而倔強地不顧一切的宣稱：事到如今，洋兵就是到了北京城下，我們無論如何，不得不作背城一戰之圖了。這時，聯仙衝跪在地下喊起來了。」

「誰？內閣學士聯元，聯大人麼？他說些什麼？」胡容插了這麼一句。

「他是大臣中頂慧的了，你們李相國在京常笑他是書傻子。他聽到老佛爺有背城一戰的意思，急得一頭的汗道：

——萬萬使不得，恐怕洋兵殺進了北京，一定殺得雞犬不留。

「老佛爺聽到這句話，立刻嚇得臉色都變白了。這時就有御前大臣，我記不清是那一位大臣了，叱斥他道：

——聯元！你這說的是什麼話！

「老佛爺的臉上已經是堆滿了憤怒的神色。就在這個當兒，皇上在寶座一眼瞥見了他，」那桐用手指了一指那被綁跪在刑場當中的許景澄，便嘆了一口氣說道，「皇上便離座走到他的面前，拉着竹篋的手道：

——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過多年的事，外間情勢，你通知道。如今洋兵就要到了，你說，你倒底直說，這仗我們能打不能打？

「竹篋是的確懂得洋務，辦過洋務，但眼見到端王爺，莊王爺一千人莫不是虎視眈眈逼視着他，他祇得婉婉轉轉地稟述了一些正常的道理，我還記得他是這樣對皇上稟述的：

——開教堂，傷害教士這一類的交涉，臣下倒奉旨經辦過不少。至於傷害到使臣，毀滅掉使館，這情節就異常重大了。就是在國際交涉上，也還沒有見到過這樣的成案，現在遇到這樣的交涉，辦是不能不辦，而辦起來儘管是格外審慎，分外小心，恐怕……

「恐怕什麼？他還沒有說完，皇上便握住他的手哭了起來，這一哭不要緊，引起了當時跪在竹篋旁邊的爽秋激昂悲戚，爽秋便毫不顧忌地痛詆義和拳，甚至於牽涉到兩位王爺，結果三個人哭做一團。起先皇太后似乎沒有注意，等到看見這份光景，她老人家怒了，把寶椅的把手一拍，站了起來；

我們端王爺開口了：

——老佛爺，老佛爺，你老人家看看，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們這付樣子算什麼體統！

「端王爺這句話，如今就把竹篋，爽秋，拖了跪到這菜市口來了——」胡容，遇到你正好，我有一件事要託你。」

「那大人，你儘管說，祇要小的辦得到。」

「袁家和許家的人，在這情況下是不敢來收殮的。我呢？我也是他們的眼中釘，當然也犯不上拿雞蛋硬往石頭上撞，也得避避，你，碰到你正好，這也是袁大人，許大人的造化。你在京裏誰也不識，不相干。」那桐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包碎銀子，往胡容的手裏一塞，道：「費你的心，等一下，替他們後事辦一辦；我就要回去了，我還要忙着由爽秋家往別處搬，如果再在他家住下去，恐怕腦袋也要搬家了。正法的時辰快到了，這裏耳目多，胡容，就拜託你，我走了。這是二十兩，要是不够的話，請你墊上，我再找給你。」

三三一 兩位忠良大臣之死

刑場上的第一遍驚鑼響了，菜市口在這個當兒充滿了殺氣，好些在場的人們，回憶着許景澄，袁昶這兩位一生的往事，都吊下了熱淚。

袁爽秋是清末的人物中最講究氣節，治宋學而淵博的一位。他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內轉太常卿。全朝文武提到他的名號，莫不起敬。自從拳民醞釀進京之初，他就上了一份說帖給慶清王突動，申述義和拳的邪妄，以及端莊二王，徐桐，剛毅一千人的陰謀，請保全使臣，免攻使館。在陰曆五月二十二日（西曆六月十八日）他跟許竹篋合擬一疏其中有：

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上諭：卽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項實係白蓮教餘孽，曾奉仁宗睿皇帝嚴旨密拿懲辦。……近涑水戕官尙未痛辦，遂致今次匪（拳匪）胆愈張，甚且焚毀蘆保鐵路，京津鐵路，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綫，……又焚殺教民數百處。……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甚至災及正陽門城樓。……各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鋒，情急自衛，現兵祇有四百十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五日臣偕許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國公使，十六日樞臣啓秀等傳懿旨慰問各公使館，並及公使之妻。……爲今之計，惟有先清城內之匪，……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剿且撫之法，得以便宜從事。……伏見武衛軍幕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畧，內閣學士柱春，忠勇明法，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鋆，皆素有清操，通達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旨交大學士榮祿差遣，專辦此事……

這一疏的草稿到了榮祿的手裏，因爲于係重大，便扣住了，沒有敢呈給皇太后，皇上，待至六月間，義和拳屢攻使館區不克，聶士成陣亡在八里台，天津淪陷的那一天，他們又合草一疏，痛詆義和拳衆和董福祥部隊的聲勢相倚，狼狽爲虐。當時那桐看到有一段：

拳匪既以仇教爲名，波及使館，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轂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盪決，伊古伊今，實爲罕見。當匪徒初攻使館時，莫不謂且夕間便可剷除。董福祥且屢以使館盡毀告矣。今已二十餘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於東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衆，自詡能避鎗砲之術，而今安在？

由於那琴軒對二人的苦勸，終算把這第一次的上疏壓了下來。但眼看到亂民亂軍在京城裏越鬧越猖獗，毫無體統可言，太不成話說；而洋兵由大沽陸續登岸，節節向京畿推進，勢如破竹。偏偏端莊這一夥把握機密的王公大臣，肆意橫行，恣情凌轢，袁爽秋們實在忍無可忍，便在光緒三十萬壽的第二天上疏密奏，請旨嚴懲信崇邪術，誤國殃民的禍首！

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義和團之爲匪，而今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爲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毓賢養癰於先，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狼以翼，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何從解說？……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比匪爲奸，形同寇賊。……裕祿屢任兼圻，……而竟憤憤乃爾。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啓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推原禍首，責有攸歸，應請首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啓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爲之末減。……不知這一疏忽得落在莊王爺的手裏，莊王也就不知究裏地呈獻給端郡王，從這時候起，袁、許二位的生命，已經被捏在戴漪的手裏了，直到最近的一次大叫起，才藉用了「莠言亂政」的諭旨，撲殺了他們的這兩個仇敵。

許景澄以翰林的身份，歷任外國，通知國內外大勢，是當時中國外交界出色人物之一。庚子年間，義和團謬妄而激起的大變，人們都歸罪於義和拳。事實上，這一次的慘變自有許多重大的前因：自從甲午戰爭之後，割地賠款，已是令人忍無可忍，而各國尤在這時醞釀中國的瓜分，德占膠州，俄索旅大，法攫粵土，英租威海，日襲福建。外國的藐視我們，連鄉愚戇曲都有點兒忍耐不住了。何況上昏下怨，官府腐敗，所以凡中國人莫不思圖報復，一有報復的機會，竟至不擇手段，不顧一切。庚子拳亂便是這樣爆發起來，這時候外交的難辦，令人難以下手，而許景澄處境其間，應付裕如，就無怪乎被喻爲滿清末葉出色的外交人物。

庚子之亂的前兩三年，許景澄還在歐洲當中國駐俄遙兼駐德的一等公使。在俄，法，德三國干涉，致中日問題捲進了世界漩渦，割讓台灣，收回遼東之後，帝俄顯出了一副對中國處心積慮的本來

面目；俄國打算修接西伯利亞鐵路，直通中國，乃是後來的中東鐵路。俄國想借地修路，羣議紛紛。竹實早在西元一八九五（清光緒廿一）年五月裏，便把俄國報章所載要求築路的野心，剪寄回國，促使總理衙門和朝廷的注意。這時候中國的政府可以說還在迷夢之中，在這全國上下親俄的潮流裏，竹實可算是唯一具有遠見的外交家。我們從他那一年九月十三日自俄京致總理衙門的一封信，可見他的外交遠見，憂國心切了：

月之初二日奉電旨，與俄外部，說明中國自造鐵路，與彼相接，欽繹聖意，正以借地修路爲慮，並及俄外部不得遽辦等因。弟以外部未言，則派員勘路之舉，諒據邊吏所報，非有彼國明告。我先允其自造，疑於步驟稍速，因擬探京戶部，將接路前說再與申說，俾借地之說，愈得杜遏，旋得衙門佳電，始悉爲喀使（註：「喀使」乃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Count Cassini）來文所述。凡駐使之言，卽爲交涉明文，理應與外部公言，故商探又作罷論。……竊以三國代爭遼地，卒致賠給鉅款，已非盡美而相助之國方挾以爲德，各懷伎求，在我尤不暇應接。時局日艱，弗勝憂憤！誰料如此愛國的志士，而竟獲得斬首示衆的結局！記得西元一八九六（清光緒廿二）年俄曆五月十四日（西曆五月二十六日，中國陰曆四月十四日）是俄皇尼古拉第二加冕的吉期，李鴻章在這年春天攜帶二位公子經述，經方，及兵部候補主事于式枚；分省補用道塔克什納；記名海關道羅豐祿；升用分省候補知縣聯芳；候選知府林怡游；浙江試用同知薛邦蘇；升用直隸州補用知縣柏斌；直隸試用縣丞麥信堅；河北試用縣丞張柳；和分省試用縣丞洪冀昌。還有洋參贊五員，於一月十三日由上海搭乘法蘭西郵船出洋，趕到俄國去參加典禮。當俄皇和外交大臣洛巴諾夫和俄國當時著名的「中國通」財政大臣惠特決定，準備隆重招待之後，就特派烏托莫斯科親王，專程趕到蘇彝士運河的樸塞港，迎接李欽差，搭乘專輪羅西雅號赴俄的當兒，許先生就不勝怨悵地表示：

——我們少荃先生這一次可着了俄國人的圈套。

果然那年陰曆的四月二十二日（俄曆五月二十二日；西曆六月三日）下午一時十三分，李鴻章，洛巴諾夫和惠特，在莫斯科俄國的外交部裏，簽訂下了外交史上著名的，辦理得最爲機秘，（至今對內容有人還在辨偽的，直到華盛頓會議時，才由華代表節要發表）的中俄密約！竹實灼見惡果於先，朝廷不重用他，反而置之於死地。如果這樣的政府還能存在的話，這世界也就不成其爲世界了。

等到李鴻章一離開俄國，俄國的財政副大臣羅瑪諾夫，就趕到柏林去找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簽訂中東鐵路由華俄道勝銀行（筆者書至此，記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筆者在北平道勝銀行開過幾次會；戰爭中曾在伊卑道勝銀行舊址中，盤桓過一些時日。如今思想起來，不勝感慨系之！）修築並經營的契約！這契約是西元一八九六（清光緒二十二年）年陰曆八月初二日（俄曆八月二十七日；西曆九月八日）下午五時四十五分簽訂的。下午七時正，在柏林俄國使館舉行盛大宴會。我們的許竹實是那一晚會席上貴賓的首座。駐柏林俄國公使奧司吞·沙誠伯爵，瞥見許公使坐在那裏悶悶不樂，似乎很明白他的心事，便端了一盃香檳遞給他，安慰着他道：

「反正這條鐵路在三十六年之後，貴國政府可以有權給價收回的。短短的三十六個年頭，眼一剎，就渡過去了。」

這天晚上，許竹實在柏林俄國使館裏大概是多喝了一些酒，他說：

「伯爵，三十六個年頭倒的確是眼一剎就過去了。……哈……哈……哈，眼一剎，老母鷄變成鴨！……呵……呵，眼一剎，你們變成了石頭，中國變成了雞蛋！」

如今呢，在這庚子年各國進兵北京的時候，眼一剎，俄國大兵沿着西伯利亞鐵路，順着還沒有全部完成的中東鐵路（當時獨名「東清鐵路」，全長一，〇七三哩，全部完成於一九〇三年），浩浩蕩蕩地進了山海關。

這庚子年陰曆七月初四的大清早上袁爽秋和許竹實這兩位忠良的大臣，被綁跪在北京菜市口的刑

場上，也祇要眼一剎，兩位的腦袋就搬了家。

是光緒皇帝三十萬壽的第二天晚上，全家老小圍跪在袁爽秋的面前勸他稍微忍耐些兒，犯不上拿雞蛋去撞石頭，拿自己的性命去拚，誰料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的袁大人，竟慷慨地說了這麼幾句：

「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死於亂民之手；曷若死於司寇，苟死而朝廷頓悟，吾無憾矣（摘自兩年後袁府之哀告）。」

許竹實是陰曆七月初二日（西曆七月二十七日）被捕的。這天下午的三四點鐘光景，有一小隊步軍統領衙門的弁役開到許宅的門上。說是諸大臣立候許大人到總理衙門議事云，竹實以爲是真的，隨即穿戴了出來，走到門上，還對自己的家丁說：

「莫不是拳匪敗了事，邀大家去商議善後麼？」

等到竹實上了車，弁役們又說，王大臣們都在提督署。跟了去的家人一直待到半夜裏，發現許大人由提督署往刑部解，這才知道出了事。誰料回到宅子裏，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已經有好多的兵丁把守着。

這時候刑場上的第二遍驚鑼響了。每一個人打了個寒噤，捏了一把汗；而許、袁二公的神色却很安祥甯靜，這就更令人肅然起敬而爲之傷心了。

刑部侍郎徐承煜大搖大擺地踱下了監刑台，走到袁、許二人的跟前，對他二人混身整齊的袍套衣冠斜視了一眼，把嘴一撇，怒叱着在場的兵勇們道：

「還不把囚犯的衣冠剝掉！」

「什麼？誰敢剝？」許竹實瞪起了眼睛，說話的聲音比平時還要宏亮。他轉過臉對着徐承煜冷笑了一下道：「我們是奉旨正法，並不是奉旨革職。況且犯官就刑，向來是全付衣冠的。你做了這多年的官，難道這一點兒都不懂？虧你的老子平日還專門講究這一套。」

這一些話說得徐承煜滿臉紅漲了起來，在旁的兵勇們早就呆住了，誰還敢動手？

「我們兩個人倒是死而無恨。」袁爽秋把全場望了一眼道：「究竟我們犯的是什麼罪？爲什麼受這大辟的刑？姓徐的，你既奉旨監斬，你倒是對大家說說，你說，你說！」

「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們嘵嘵麼！」徐承煜嘴裏儘管強，可是臉上的燒却沒有退掉，含糊咕咕地放低了聲音道：「你們犯的罪，你們自己心裏明白，還用得着我說麼？」

「何必裝腔作勢，呵！姓徐的小子！我們的死，我想世間自有公論。」袁爽秋緊咬着牙齒嚷了起來道：「你別神氣活現的，洋兵也就快到了，你跟你的老子能活多久？小子，我們在地下等着你！」

「爽秋，理那小子幹嗎？你我用不着告別，哈哈！」許竹篋的態度顯得分外的瀟灑，向四下裏看了一眼，似乎在尋找自己的家人，發現不少同僚都在淌着熱淚，最後他輕鬆地笑了一笑，對着袁爽秋道：「眼一剎，刀邊子往頸子上一擱，爽秋，你我不就又在地下相逢了麼？」

刑場上，行刑前最後的一遍驚鑼響了。

胡容急急忙忙地去買棺材。前門外的好多棺材舖子，早在半個月頭裏被燒得變成了瓦礫堆子。一直找到下午，好容易在後門口一家棺材店裏找到了兩具現成的薄皮棺材。付了銀子，又去找人抬到菜市口。

早有兩具棺材放在刑場上，正收殮着袁許兩大人的屍首。胡容走近一看，原來是那頭髮斑白的兵部尙書徐用儀徐大人，親自拿着斧頭在釘棺材釘呢。

等到胡容把兩口沒有用的棺材還到那棺材店裏，後門一帶忽然亂哄起來，人們都沒命地往西直門逃，胡容不知道怎麼回事，但也沒法抓一個人問一下。



慈禧西幸記之一

山雨欲來風滿樓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作人 陳澄之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

發行所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國家圖書館



000683553



7
2-4

H.K. \$ 2.00

籍